

一之本講學文範模

本讀文品川範模

113

編南蔭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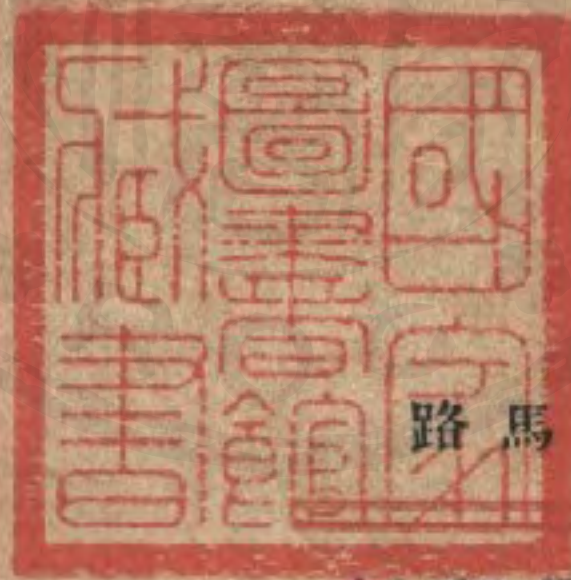
刊局書華光海上



編南蔭林

模範文學
讀本之一

模範小品文讀本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4

1934
少由購於真茹南新書社



81514
8745-2
23

編輯例言

一 這一部模範小品文讀本，以高中，初中的青年爲牠主要的讀者對象。編輯的方法，是由淺入深，兼又詳加分類，註釋，因此，作爲正式的文學讀本，或者課外自修之書，均是十分適宜的。

二 編者選擇極嚴，書中所選各篇，都是深入淺出，簡鍊優美的作品，可爲青年諸君作文時的模範的。讀者諸君，能于此細心玩索，便可以學習各個作家技術上的特長，可以窺探各個作家成功的祕密。

三 編者爲求讀者更加易於明瞭作品內容起見，特把全書分爲若干類，在每類之後，加以說明，介紹。每類共若干篇，復在每篇之後，把作家思想，生平，作品內容，詳細註釋，批評，極便於初學者。這是國內教本上少見的創例。



四 本編後面，附有附錄三篇，都是論小品的文章，可以供讀者諸君的參考。讀者諸君，讀完這一部模範小品文讀本，自然對於一切小品文的寫法，都能操縱自如了。



模範小品文讀本

林蔭南編

編輯例言

目次：

I (一至二四)

- 一、小品六章……………郭沫若
- 二、新生活日記……………郭沫若
- 三、畫家……………周作人
- 四、小詩……………冰心
- 五、夜別……………郭沫若

目次

一

- 六、山中雜記……………冰心
- 七、別田園……………司蒂芬孫
- 八、契可夫書信……………契可夫
- 九、荷塘月色……………朱自清
- 一〇、清河坊……………俞平伯
- 一一、天上的市街……………郭沫若
- 一二、臘葉……………魯迅
- 一三、朝華夕拾小引……………魯迅
- 一四、雨天的書序……………周作人
- 一五、星星的故事……………都德
- 一六、懷故營……………都德
- 一七、論雷峯塔的倒掉……………魯迅

一八、碗豆上的公主	安徒生
一九、高尼葉師傅的祕密	都德
二〇、知事下鄉	都德
二一、清和園之菊	孫福熙
二二、紅海上一幕	孫福熙
二三、立秋之夜	郁達夫
二四、鴨的喜劇	魯迅
Ⅱ (二五至三〇)	
二五、背影	朱自清
二六、一個人在途上	郁達夫
二七、瑪秀	屠格涅夫

- 二八、伯倫先生……………莫泊桑
- 二九、朶斯退夫斯基書信……………朶斯退夫斯基
- 三〇、世界上最可愛的玫瑰……………安徒生

Ⅲ (三一至四三)

- 三一、賣汽水的人……………周作人
- 三二、運河與揚子江……………陳衡哲
- 三三、稿子……………劉復
- 三四、虎門……………王世楨
- 三五、信……………謝芙林娜
- 三六、頑童……………都德
- 三七、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愛羅先珂

三八、露莎的短簡……………露莎

三九、世界和平日……………愛羅先珂

四〇、爭自由的波浪小引……………魯迅

四一、奔流……………郭沫若

四二、都麗……………謝寥也夫

四三、十三歲……………柯洛索夫

IV (四四至五四)

四四、樓板……………豐子愷

四五、燕子……………米顯萊

四六、山上樹……………尼采

四七、悲多汶傳序言……………羅曼羅蘭

- 四八、托爾斯泰書信……………托爾斯泰
- 四九、大衆……………契可夫
- 五〇、藝術家的祕密……………須林娜
- 五一、小小的火……………柯洛連科
- 五二、鐵匠……………左拉
- 五三、硬殼蟲……………米顯萊
- 五四、天鵝哀歌……………契可夫

Ⅴ (五五至五九)

- 五五、長舌婦……………契可夫
- 五六、一幕……………埃頓白格
- 五七、狗的駁語……………魯迅

五八、立論……………魯迅

五九、說胡鬚……………魯迅

VI (六〇至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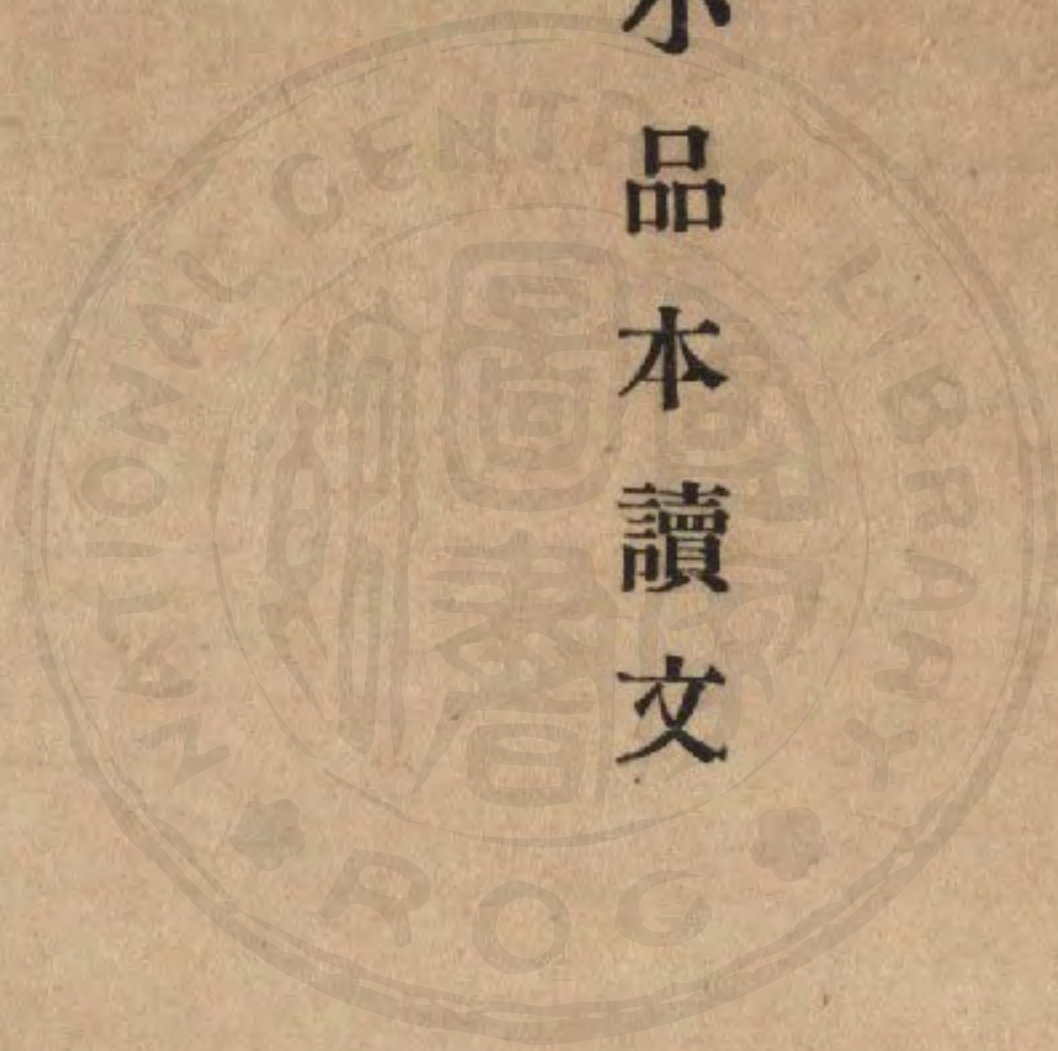
六〇、小品文……………劉薰宇夏丏尊

六一、小品文與現代生活……………馮三昧

六二、小品作法……………戴叔清



模範小品本讀文





第一篇 小品六章

郭沫若

(一) 路畔的薔薇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暈。

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是可憐的少女受了薄倖的男子的欺給？還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

昨晚上甜蜜的私語，今朝的冷綠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裏來了，我想找個花瓶來供養她。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角上尋着了了一個斷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喲，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寂寂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頭被人踐踏了的好罷？

(二)夕暮

我攜着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着的時候，夕陽正燒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現在鮮紅的雲縫裏了。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地曳着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他們的主人快來牽他們回去。

我們的兩匹母雞和鷄雛，先先後後的從隣寺的墓地跑回來了。

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在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

母雞們咯咯地叫起來了，鷄雛們也啾啾地爭食起來了。——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

歡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氣中游泳。

(三)水墨畫

天空一片灰暗，沒有絲毫的日光。

海水的藍色濃得驚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羣魚喋喋聲韻。

這是暴風雨欲來時的先兆。

海中的島嶼和烏木的雕刻一樣靜凝着了。

我攜着中食的飯匣向沙岸上走來，在一隻泊繫着的漁舟裏面坐着。

一種淡白無味的淒涼的情趣——我把飯匣打開，又閉上了。

回首望見林原裏的一所孤寂的大葬場，紅磚砌成的高聳的烟囪口上冒出了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輕煙。……

(四)山茶花

昨晚從山上回來，採了幾串茨實，幾簇秋楂，幾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他們投插在一個鐵壺裏面，掛在壁間。

鮮紅的楂子，和嫩黃的茨實，襯着濃碧的茶枝——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的一種風味。

黑色鐵壺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

今早剛從熟睡裏醒來時，小小的宅室中漾着一種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甚麼地方吹來的呀？——

原來鐵壺中投插着的山茶，竟開了四朵白色的鮮花！

啊，清秋活在我壺裏了！

(五)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裏徘徊，在一株老松樹下戲築了一座砂丘。

我說，這便是我自己的墳墓了。

我便採了一塊白石來寫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來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兩旁還移種了兩株稚松把他伴守。

我今朝還想起來，又一人走來憑弔。

但我已經走遍了這莽莽的松原，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呵，死了的我昨日的屍骸喲，哭墓的是你自己的靈魂，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

(六)白髮

許久儲蓄在心裏的詩料，今晨在理髮店裏又浮上了心來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喲，你的名姓我不會知道，你恕我只能這樣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罷，你替我剪了頭，替我刈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塗了香膏。

你最後替我分頭的時候，我在鏡中看見你替我拔了一根白髮。——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喲，飄泊者自從那回離開你後又飄泊了三
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編者的話：

郭沫若，四川人。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文壇主要文藝作家之一。著譯極多。集女神，便是最著名的一部。

這裏所選的小品六章，載「橄欖」一書裏面。「橄欖」全書充滿着一種流浪人受了社會壓逼和經濟壓逼的悲哀，同時亦充滿着一種牧歌的情趣。小品六章便是饒有牧歌情趣的。文筆輕清如水，極富詩意。小品文，妙處在能從小處着眼，並富含蓄。如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只十字，便抵得一篇最妙的小品文！小品六章，簡潔老鍊處，便有這種境界！

第二篇 新生活日記

郭沫若

十月一日

晨六時起床，赴溫泉，泉在川上江邊，男女同浴。

浴場對岸山木葱蘢，耳畔湍聲怒吼。

七時朝食。

食後出遊，由旅舍東走乘拉索船渡川上江，沿江北行，紅荻，白芒，石蒜，敗蕪，薊團，紅蔦之類開滿溪澗。

山路甚平坦，惟臨溪一面全無欄干，溪邊古木森森，甚形險巖。

兒輩皆大歡喜，佛兒尤異常態，在途時跑時跌，頑不聽命，伊母解帶繫其腰，兒殊大不愉懌。小小嬰兒不該多此傲骨。

秋陽杲杲，驢頭作痛。曉芙脫佛兒絨衣覆頭蔽日，狀如埃及婦人。沿川行可二里

許，遇一側溪，由間道穿入，樹枝障人，大磐石在澗中零亂。水清見底，聲激如翡翠，石潔而平瑩，脫衣裸臥其上，身被日光爆射，又倒臥水中。

澗中閑遊可二小時，曉芙腹痛催歸。歸時在路旁小店中用茶，買鮮柿十二枚。佛兒思睡，負之行，未幾，在背上睡去矣。

傍晚入浴時，有二少女同池，一粉白可愛，着浴衣，乳峯墳起。

是日無爲，得紀行詩二十韻。

解脫衣履，仰臥大石，水聲琮琤，青天一碧。

頭上秋陽，爆我過熾，妻戴兒衣，女古埃及。

涉足入水，涼意徹骨，倒臥水中，冷不可敵。

妻兒與我，石上追逐，如此樂土，悔來未速。

溪邊有柿，金黃已熟，攀折一枝，澀不可食。

緬懷柳州，愚溪古蹟，如在當年，與之面曠。

山水惠人，原無厚薄，柳州被謫，未爲非福。我若有資，買山築屋，長老此間，不念塵濁。奈何秋老，子多樹弱，枝已萎垂，葉將腐落。烈烈陽威，猛不可避，樂意難淳，水聲轉咽。

——游小副川歸路中作此——

十月二日

晨起一人赴浴。

曉芙仍提議分居，以諸兒相擾，不能作文故也。十時頃沿川上江北上，至古湯溫泉，爲時已一點過矣。

古湯溫泉在屋中，無甚幽趣。附近地勢散漫，人家亦繁，遠不逮熊川之雅靜，分居之議作罷。

是日無爲。

十月三日

朝浴，午前讀 *Synge* 戲曲三篇。

午後二時出游，登山拾栗，得「採栗謠」三首：

- (一) 上山採栗，栗熟茨深；栗刺手指，茨刺足心。一滴一粒，血染刺針。
- (二) 下山數栗，栗不盈斗；欲食不可，秋風怒吼。兒尙無衣，安能顧口。
- (三) 衣不厭暖，食不厭甘；富也食栗，猶嫌肉單。焉知貧賤，血以禦寒？

晚飯後抱佛兒至渡頭，坐食聽水。未幾，曉芙偕和博二兒來，二兒在石上追逐，指

石大者爲非洲，爲美國，爲中華，石磧在小兒心中成爲一幅世界。

夜入浴，吃燒栗數粒，草「日之夕矣」一詩。

日之夕矣，新月在天，抱我幼子，步至溪邊。

溪邊有石，臨彼深潭，水中倒映，隔岸高山。
高山蒼鬱，深潭碧青，靜坐危石，隱聽湍鳴。
湍鳴浩浩，天地森寥，瞑目凝想，造化盈消。
造物造余，每多憂悵，得茲靜樂，不薄余錫。
俄而妻至，二子追隨，子指亂石，定名歐非。
歐非不遠，世界如拳，仰見熒惑，出自山巔。
山巔有樹，影已零亂，妻曰遄歸，子曰漸緩。
緩亦無從，遄亦無庸，如彼星月，羈旅太空。

十月四日

朝來腹瀉，告曉芙，曉芙亦爾，食生魚過多之故耶？素不喜食生魚，自入山中來，兼食倍常，殊可怪也。

久未閱報，今日定『A新聞』一分，國內戰事仍未終結，來月恐仍無歸國希望。

午後三時頃出游，渡江南上，田中見一水臼，用粗大橫木作槓竿，一端置杵臼，一端鑿成匙形，引山泉流入匙腹中，腹滿則匙下，傾水入田中，水傾後匙歸原狀，則他端木杵在白中椿擊一回，如此一上一下，運動甚形迂緩，無錶，爰數脈搏以計時刻，上下一次當脈搏二十六次，一分鐘間尙不能椿擊三次也。

田園生活萬事都如此悠閑，生活之慾望不奢則物質之要求自薄。……在我自身如果最低生活得所保證，我亦可以力盡我能以貢獻於社會，在我並無奢求，若有村醪，何須醇酒？

此意與曉芙談及，伊亦贊予，惟此最低生活之保證不易得耳。

歸途摘白茶數枝。

十月五日

倦怠，倦怠，倦怠！

倦怠病又來相擾矣。數日來毫無作文興趣，每日三千字之規定迄未實行，長此下去，豈能久持耶？

清晨曉芙在枕畔以移家事相告，伊欲移住「貸間」，「自炊時可以節減。伊欺我不能作文耳！

前有餓鬼臨門，後有牛刀架頸，如此狀態，誰能作文？

況復腦如是冥冥，耳如是薨薨，情感如是焦涸，心緒如是不寧，我縱使是架造文機器，已頹圯如斯，寧可不稍加休潤耶？

今日未赴浴，以後將永不赴浴，每日如此亦可節省兩角小洋。

節省，節省，節省！萬事都是錢，錢就是命！

編者的話：

「新生活日記」是從作者所著「橄欖」一書裏面「行路難」篇中選出來的。

這幾則日記和小品六章意境極爲相似。同樣地是在極窮窘的環境中，醉心牧歌一般的生活。但小品六章較爲空靈，此則較爲深刻寫實。

小品文可以用各種方式來寫，用詩的體裁，散文的體裁，日記的體裁，書信的體裁均可以。「新生活日記」便是用日記寫出來的小品文的一例。

第三篇 畫家

周作人

可惜我並非畫家，
不能將一枝毛筆，
寫出許多情景——

兩個赤脚的小兒，
立在溪邊灘上，
打架完了，
還同築爛泥的小堰。

窗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望見許多圓笠，——

男的女的都在水田裏，

趕忙着分種碧綠的稻秧。

小胡同口，

放着一副菜担，——

滿担是青的紅的蘿蔔。

白的菜，紫的茄子；

賣菜的人立着慢慢的叫賣。

初寒的早晨，

馬路旁邊，靠着溝口，



一個黃衣服蓬頭的人，

坐着睡覺，

屈了身子，幾乎疊着兩折。

看他背後的曲線，

歷歷的顯出生活的困倦。

這種種平凡的真實的印象，

永久鮮明的留在心上；

可惜我並非畫家，

不能用這枝毛筆，

將它明白寫出。



編者的話：

周作人，紹興人。著譯甚富，以『自己的園地』為最有名。

本篇『畫家』是以一枝輕靈的筆，繪成一幅素描的畫。

這樣的作品，其妙處如啖橄欖，淡而有味。寫小品，最適合用這樣的筆調。

第四篇 小詩

冰心

一

只是一顆孤星罷了！
在無邊的黑暗裏，
已寫盡了宇宙的寂寞。

二

我獨自——
經過了青青的松柏，
上了層層的石塔。
「祈年殿」

莊嚴地立在黃塵裏，

第四篇 小詩

一九

我——

我只能深深的低首了！

三

燈下拔了劍兒出鞘，

細看——凝想，

只有一腔豪氣，

竟忘却——

血珠鮮紅，

淚珠晶白。

四

我的朋友！

倘若你憶起這一湖春水，



要記住——

他原不是溫柔，

只是這般清冷。

五

什麼是播種者的喜悅呢？

倚鋤望——

到處有青青之痕了。

六

寥闊的黃昏，

何處着一個徬徨的我？

母親呵！

我只要歸依你，

第四篇 小 詩

心外的湖山，

容我拋棄罷。

七

馬蹄過處，

蹴起如雲的塵土；

據鞍顧盼，

平野青青——

只留下無窮的悵惘罷了，

英雄夢那許詩人做？

八

明月呵！

完成你的淒清了，

銀光色的田野裏，

是誰隔着小溪

吹起悠揚之笛？

九

這些事——

是永不漫滅的回憶：

月明的園中，

藤羅的葉下，

縞白的衣裳。

一〇

青年人！

信你自己罷！

第四篇 小 詩

二三



只有你自己是真實的，

也只有你能創造你自己。

一一

小小的花，

也想抬起頭來，

感謝春光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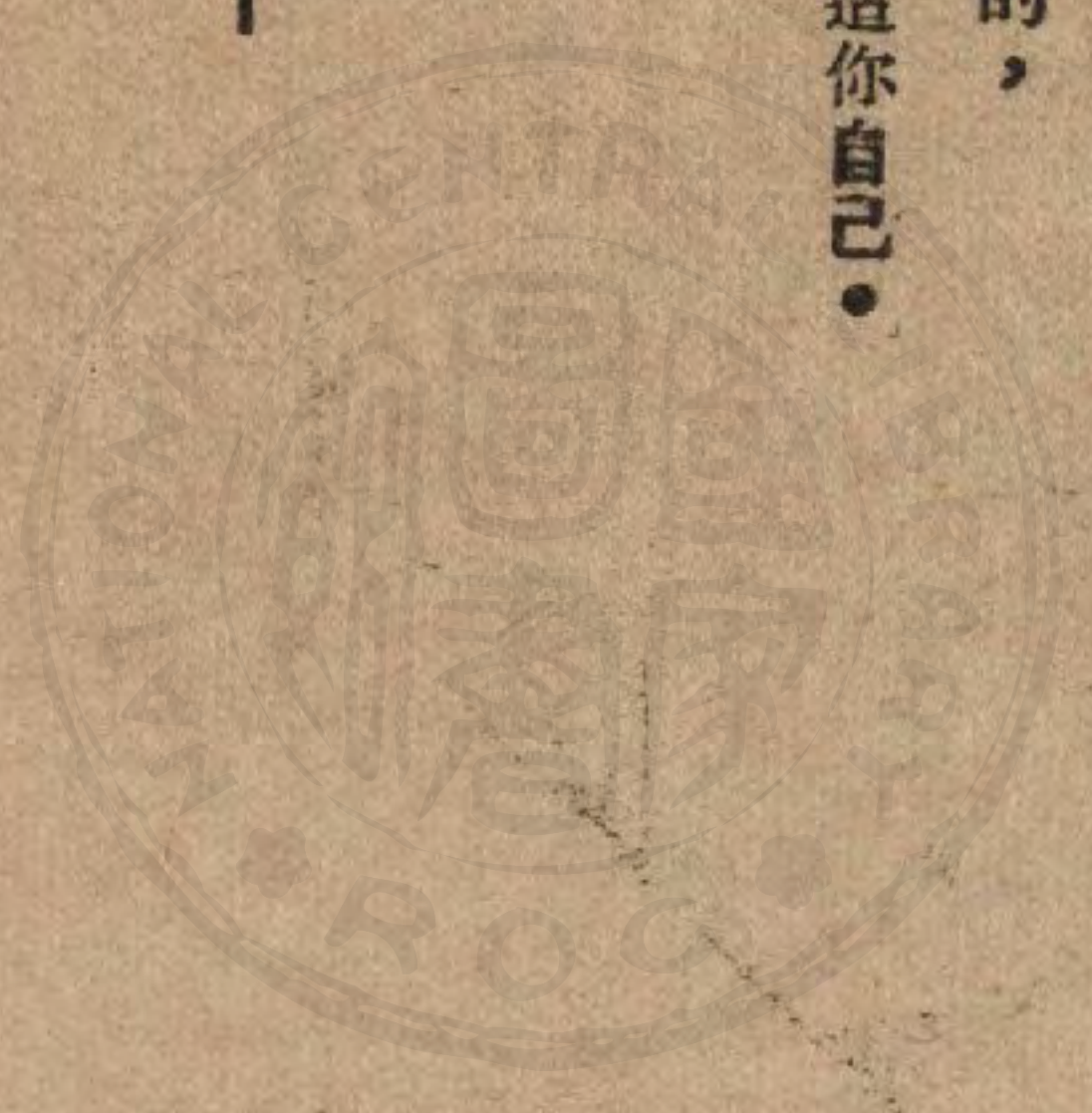
然而深厚的恩慈，

反使他終於沈默。

母親呵！

你是那春光麼？

一二



那一顆星沒有光？

那一朵花沒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裏，

沒有你波濤的清響？

一三

怎能忘却？

夏之夜，

明月下，

幽欄獨倚，

粉紅的蓮花，

深綠的荷蓋，

縞白的衣裳！

第四篇 小 詩

一四

塔邊，

花底，

微風吹着髮兒，

是冷也何曾冷——

這古院——

這黃昏——

這絲絲詩意——

繞住了斜陽和我。

一五

獨坐——

山下濕雲起了，

更隔院斷續的清磬，

這樣黃昏，

這般微雨，

只做就些兒惆悵！

編者的話：

冰心，福建人，詩和小說，都很有名。詩集爲「春水」，小說集爲「超人」，都得到極廣大的讀者羣衆。

小詩的境界，以表現某一剎那間的印像或感情爲最佳。在中國，小詩的嘗試，得到成功的，只有冰心一人。

小詩，也可以算是小品文的一種，而且是最精妙的一種。

呀，這是何等的境界啊，

「夏之夜，

明月下，

幽欄獨倚，

粉紅的蓮花，

深綠的荷蓋，

縞白的衣裳！」



第五篇 夜 別

郭沫若

輪船停泊在風雨之中，

你我醉意薰濃，

在黯淡的黃浦灘頭浮動。

淒涼的呀，

我兩個飄蓬！

你我都是去得倏忽，

終個是免不了的別離，

我們輾轉相送。

淒涼的呀，

我兩個飄蓬！

編者的話：

沫若是中國的一個成功的詩人。他用他的『女神』在中國文壇上投下一粒巨彈。

本篇雖然是很簡短的一篇，但却已經寫盡了別意的淒涼，和飄泊的悲哀了。讀者呀，你含淚低聲的詠誦着吧，如果你自家也正在傷別離的時候。

第六篇 山中雜記

冰心

——遙寄小朋友——

大夫說是養病，我自己說是休息，只覺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過了半年多。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不足爲大人道。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隨手的扔下。那有兩三個孩子，拾起這一張紙，漸漸的感起興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講說，傳遞，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歡！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時候，熱得頭昏。此時近午，却又陰雲密布，大風狂起。廊上獨坐，除了胡寫，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六·二十三·一九二四·沙穰。

(一)我怯弱的心靈

我小的時候，也和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的小膽。大人們又愛逗我，我的小舅舅說什

麼「聊齋」，什麼「夜談隨錄」，都是些僵屍，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還說着的時候，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顧，塞坐在大人中間，故意的咳嗽。睡覺的時候，看着帳門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我只這樣想着，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

十三四歲以後，什麼都不怕了。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風吹草動，我只回頭凝視。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陰暗中小立。母親屢屢說我膽大，因為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還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裏的心，總是很寧靜，很堅強，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只是近來常常在夢中，或是在將醒之頃，一陣悚然，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都積壓了來，都聚圍了來。我呼喚不出，只覺得怕得很，手足都麻木，靈魂似乎蜷曲着。掙扎到醒來，只見滿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灑然自笑，——這樣怯弱的夢，十年來已絕不做了，做這夢時，又有些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時也極其可愛。

(二) 埋存與發掘

山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醫生和看護都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美國不是我的國，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裏遊戲半年，雖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愛做這些事，墨魚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紙黏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毀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裏。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多紀念，名片，西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興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也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只有躲着她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三) 古國的音樂

去冬多有風雪，風雪的時候，便都坐在廣廳裏，大家隨便談笑，開話匣子，彈琴，編絨織物等等，只是消磨時間。

榮是希臘的女孩子，年紀比我小一點，我們常在一處玩。她以古國國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

我不會彈琴，她不會唱，但悶來無事，也就走到琴邊胡鬧。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於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罷，這是什麼音樂』？她傲然的叉手站在

琴旁說，「你們懂得什麼？這是東西兩古國，各奏的古樂，你們那裏配領略！」琴聲仍舊不斷，歌聲愈高，別人的對話，都不相聞。於是大家急了，將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從後面連椅子連我，一齊拉開，屋裏已笑成一團！

最妙的是連『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的美國調子，一經我們用過，以後無論何時，一聽得琴歌聲起，大家都互相點頭笑說，「聽古國的樂呵！」

(四) 雨雪時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八度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過是點點閃爍的光明，而相看慣了，偶然不見，有些想望與無聊。

連夜雨雪，一點星光都看不見，荷和我擁衾對坐，在廊子的兩角，遙遙談話。

荷指着說，「你看維納司(Venus)升起了！」我抬頭望時，都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那邊是周彼得(Jupiter)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來零亂的風燈，都成了滿天星宿。真的，雪花隙裏，看不出天

空和山林的界限，將繁燈當作繁星，簡直是抵得過。

一念至誠的將假作真，燈光似乎都從地下飄起。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動，不必半夜夢醒時，再去追尋他們的位置。

於是雨雪寂寞之夜，也有了慰安了！

(五)她得了刑罰了

休息的時間，是萬事不許作的。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乏倦時覺得需要，睡不着的時候，覺得白天強臥在床上，真是無聊。

我常常偷着帶書在床上看，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就趕急將書壓在枕頭底下，閉目裝睡。——我無論如何淘氣，也不敢大犯規矩，只到看書爲止。而壁這個女子，往往悄悄的起來，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別人談笑。

這一天她又坐起來，看看無人，便指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看護婦已遠遠的來了，她的床正對着甬道，臥下已來不及，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

看護婦走到廊上，我們都默然，不敢言語。她向壁說，「你怎麼不躺下」。壁笑說，「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難受」。看護婦道，「你今天飯吃得怎樣」？壁惴惴的忍笑的說，「還好」！看護婦沉吟了一會便走出去。壁回首看着我們，抱頭笑說，「你們等着，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杯中泡泡作聲。壁只得接過，皺眉四顧。我們都用氈子蒙着臉，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壁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說「天呵！好酸」！

她以後不再胡說了，無病吃藥是怎樣難堪的事。大家談起，都快意，拍手笑說，「她得了刑罰了」！

(六) 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 Eskimo 的徽號，是我所喜愛的，覺得比以前別的稱呼都有

趣！

Eskimo 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黑髮披裘，以雪爲屋，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我那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

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處，我經過，雖然我們屢次相逢，却沒有說話。我只覺得他們往往的停了遊走，注視着我，互相耳語。

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沙穰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 Eskimo，問他們是怎樣說法，他們以黑髮披裘爲證。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 Eskimo，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他們才不再驚說了。

假如我是真的 Eskimo 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簡單了好些，這是第一件可羨的事。曾看過一本書上說，「近代人五分鐘的思想，較原始人或野蠻人想一年的」。人類在生理上，五十萬年來沒有進步，而勞心勞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這是疾病的源泉，人生

的不幸！

我願終身在森林之中，我足踏枯枝，我靜聽樹葉微語。清風從林外吹來，帶着松林的香氣。白茫茫的雪中，除我外沒有行人。我所見所聞，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滿意了！

出院之期不遠，女伴戲對我說，『出去到了車水馬龍的波司頓街上，千萬不要驚倒，這半年的閉居，足可使你成個癡子』！

不必說，我已自驚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按踵而來……我倒願做 Eskimo 呢，黑髮披裘，只是外面的事！

(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爲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蕉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這却太使我傷心了。

我抬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濕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彀你玩的了』！

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此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卽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綫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有莊嚴淡遠的意味，黃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方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却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粼粼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僵冷，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在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東方一片大海，天上水

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却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淩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雀藍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禽自喚名」，而見海鷗，却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婉的句子，是「婉若游龍，翩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蛟紗。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才有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

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八) 他們說我幸運

山做了圍牆，草場成了庭院，這一帶山林是我遊戲的地方。早晨朝露還顆顆閃爍的時候，我就出去奔走，鞋襪往往都被露水淋濕了。黃昏睡起，短裙捲袖，微風吹衣，晚霞中我又遊雲似的在山路上徘徊。

固然的，如詞中所說，「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載，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不是什麼好滋味；而「無人管」的情景，有時真難得。你要以山中躑躅的態度，移在別處，可就不行。在學校中，在城市裏，是不容你有行雲流水的神意的，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

我們樓後的兒童院，那天早晨我去參觀了。正值院裏的小朋友們在上課，有的在默

寫生字，有的在做算學。大家都有點事牽住精神，而忙中偷閒，還暗地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小手小腳，沒有安靜的時候，這些孩子我都認得，只因他們在上課，我只在後面悄悄的坐着，不敢和他們談話。

不見黑板六個月了，這倒不覺得怎樣。只是看見教員桌上那個又大又圓的地球儀，滿屋裏矮小的桌子椅子，字跡很大的捲角的書：倏時將我喚回到十五年前去。而黑板上寫着的

$$\begin{array}{r} 35 \\ -15 \\ \hline 20 \end{array} \qquad \begin{array}{r} 21 \\ -10 \\ \hline 11 \end{array} \qquad \begin{array}{r} 18 \\ -9 \\ \hline 9 \end{array} \qquad \begin{array}{r} 64 \\ -69 \\ \hline -5 \end{array}$$

方程式。以及站在黑板前扶頭思索，將粉筆在手掌上亂畫的小朋友，我看着更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窗外日影徐移，雖不是我在上課，而呆呆的看着壁上的大鐘，竟有急盼放學的意思！

放學了，我正和教員談話，小朋友們圍起來將我拉開了。保羅笑問我說，「你們那

裏也有功課麼』我說：「沒有，我們天天只是玩」！彼得笑歎道，「你真是幸運」！他們也是休養着，却每天仍有四點鐘的功課。我出遊的工夫，只在一定的時間裏，才能見着他們，

喚起我十五年前的事，慚愧「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的背乘數表等等，我已算熬過去，打過這一關來了！而回想半年前，厚而大的筆記本，滿屋滿架的參考書，教授們流水般的口號，如今病好了，這生活還必須去過，又是憮然。

這生活還必須去過，不但人管，我也自管。「哀莫大於心死，」被人管的時候，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等事，還有工夫做。而自管的時候，這種動機竟絕然沒有，十幾年的訓練，使人絕對的被書本征服了！

小朋友，「幸運？」這兩字又豈易言？

（九）機器與人幸福

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

作。

在山中閑居，沒有看見別的機器的機會，而山右附近的農園中的機器，已足使我讚歎。

他們用機器耕地，用機器撒種，以至於剝割等等，都是機器一手經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見農人坐在汽機上，開足機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堅實的地土，汽機過處，都水浪似的，分開兩邊。不到半點鐘工夫，很寬闊一片地，都已耕鬆了。

農人從衣袋裏掏出錶來一看，便緩緩的振轉汽機。回到園裏去。我也自轉身，不知爲何，竟然微笑。農人運用大機器，而小機器的錶，又指揮了農人，我覺得很滑稽！

我小的時候，家園牆外，一望都是麥地。耕種收割的事，是最熟見不過的了。農夫農婦，汗流浹背的蹲在田裏，一鋤一鋤的掘，一鎌刀一鎌刀的割。我在旁邊看着，往往替他們吃力，又覺得遲緩的可憐！

兩下裏比起來，我確信機器是增進人類幸福的工具。但昨天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

疑。

昨天一下午，樓上樓下幾十個病人都沒有睡好！休息的時間內，山前耕地的汽機，軋軋的聲滿天地，酷暑的簷下，蒸爐一般熱的床上，聽着這單調而枯燥，振耳欲聾的鐵器聲，連續不斷，腿筋完全跟着他顛簸了，焦燥加上震動，真使人有瘋狂的傾向！

樓上下一片喃喃怨望聲，却無法使這機器止住。結果我自己頭痛欲裂。樓下那幾個日夜發燒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們可憐，更不知她們煩腦到什麼地步！農人所節省的一天半天的工夫，和這幾十個病人，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損失，比較起來，相差遠了！機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類的幸福。

想起幼年我的書齋只和麥地隔一道牆。假如那時的農人也用機器，簡直我的書不用念了！

這聲音直到黃昏才止息，我因頭痛，要出去走走，順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機。——走到田邊，三四個農人正站着躊躇，手臂都叉在腰上，搖歎休息。原

來機器壞了。這座東西笨重的很，十個人也休想搬得動，只得明天再開一座汽機來拉他。

我一笑就回來了——

(十)鳥獸不可與同羣——？

女伴都笑菲玲是個傻子，而她並沒有傻子的頭腦，她的話有的我很歡喜。她說，『和人談話真拘束，不如同小鳥小貓去談，他們不擾亂你，而且溫柔的靜默的聽你說。』我常常看見她坐在櫻花下，對着小鳥，自說自笑。有時坐在廊上，撫着小貓，半天不動。這種行逕，我並不覺得討厭，也許就是因此，女伴才贈她以傻子的徽號，也未可知。

和人談話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談起來，却真不能說是樂事。十年來正襟危坐談話的時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雖也做慣了，但偶有機會，我仍想釋放我自己。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樂事，就是拔草喂馬。看着這龐然大物，溫訓的磨動他的鬆軟的大口，和齊整的大牙，在你手中喫嚼青草的時候，你覺得他有說不盡的嫵媚。

每日山後牛棚，拉着兩車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馬，我每日喂他。乳車停住了，駕車人往廚房裏搬運牛乳，我便慢慢的過去。在我跪伏在櫻花底下，拔那十樣錦的葉子的時候，他便側轉那狹長而良善的臉來看我，表示他的歡迎與等待。我們漸漸熟識了，遠遠的看見我，他便抬起頭來。我相信我離開之後，他雖不會說話，他必每日的懷念我。

還有就是小狗了。那隻櫻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時候，曾經嚇過我。那一天雪中遊山，出其不意在山頂遇見他，他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嚇得走不動。他看我嚇怔了，才住了吠，得了勝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他走了，一口氣跑了回來，三夜沒有睡好；心脈每分鐘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訴我，他是最可愛的狗，從來不吠人的。以後再遇見他，我先呼喚他的名字，他竟搖尾走了過來。自後每次我遊山，他總是前前後後的跟着走。山林中雪深的時

候，光景很冷靜，他總算助了我不少的膽子。

此外還有一隻小黑狗，尤其跳盪可愛。一隻小白狗，也很馴良。

我從來不十分愛貓，因為小貓很帶狡猾的樣子，又喜歡抓我。醫院中有一隻小黑貓；在我進院的第二天早起剛開了門，她已從門隙塞進來。一躍到我床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懷前，眼睛慢慢的閉上，很安穩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貓睡時呼吸的聲音，我想推她，又怕她抓我。那幾天我心裏又難過，因此愈加焦燥。幸而看護婦不久便進來！我皺眉叫她抱出這小貓去。

以後我漸漸的也愛她了，她並不抓人。當她仰臥在草地上，用前面兩隻小爪，撥弄著玫瑰花葉，自驚自跳的時候，我覺得她充滿了活潑和歡悅。

小鳥是怎樣的玲瓏嬌小呵！在北京城裏，我只看見老鴉和麻雀，有時也看見啄木鳥。在此却是雪未化盡，鳥兒已成羣的來了。最先的便是青鳥，西方人以青鳥為快樂的象徵，我看最恰當不過，因為青鳥的鳴聲中，婉轉的報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紅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極其鮮明。小蜂雀更小到無可苗條，從花梢飛過的時候，竟要比花還小。我在山亭中有時抬頭瞥見，只屏息靜立，連眼珠都不敢動，我似乎恐怕將這弱不禁風的小仙子驚走了。

此外還有許多毛羽鮮麗的小鳥，我因找不出他們的中國名字，只得闕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滿山滿谷的起了輕美的歌聲。在朦朧的曉風之中，欹枕傾聽，使人心魂俱靜，春是鳥的世界，『以鳥鳴春，』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兩句話，我如今澈底的領略過了！

我們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鳥最相親愛。玫瑰和丁香叢中更有青鳥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築得極低，一伸手便可觸到。我常常去探望小鳥的家庭，而我却從不做像卵捉雛等等破壞他們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過是暫時離家，我的母親和父親已這樣的牽掛。假如我被人捉去，關在籠裏，永遠不得回來呢，我的父親母親豈不心碎？我愛自己，也愛雛鳥，我愛我的雙親，我也愛雛鳥的雙親！

而且是怎樣有趣的事，你看小鳥破殼出來，很黃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覺得很醜。他們又極其貪吃，終日張口在巢裏啾啾的叫，累得他母親飛去飛回的忙碌。漸漸的長大了，他母親領他們飛到地上。他們的毛羽很蓬鬆，兩付小腿蹣跚的大，看去比他們的母親還肥大。他們很傻的樣子，茫然的只跟着母親亂跳。母親偶然啄得了一條小虫，他們便紛然的過去，啾啾的爭着吃。早起母親教給他們歌唱，母親的聲音極婉轉。他們的聲音，却很憨澀。這幾天來，他們已完全的會飛了，會唱了，也知道自己覓食，不再累他們的母親了。我前天去探望他們時，這些雛鳥已不在巢裏，他們已築起新的巢了，在離他們的父母的巢不遠的枝上，他們常常來看他們的父母的。

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藕合色小蝴蝶，背着圓殼的蝸牛，嗡嗡的蜜蜂，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蟲，都是極溫柔極其孩氣的。你若愛他，他也愛你們，因為他們喜愛小孩子，大人們太忙，沒有工夫和他們玩。

編者的話：

冰心的『山中雜記，』——用舊式詞句來批評，便是所謂『清絕塵寰，若不吃人間煙火者！』

在這裏，看見了作者病中生活的全部，也看見了作者整個的心靈。

她在解釋着一切『真理』，孩氣的，女兒氣的在解釋着一切。她說的不一定對，但她說得有趣。

她在論『海』一節，是異常優美的。

她的文字，不特在所有的女作家中是特出的，即使把所有的男作家都拿來和她比較，她也有她自已特出的地位的。

『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呀，這是多麼強烈的表現，是怎樣一個大海的戀慕者啊！

第七篇 別田園

馬車終於來到，

兒童的小心焦燥，

吻了手，上了車，唱道：

再會，再會，一切再會了！

再會吧，房屋，田園，草坪！

再會吧，好玩的草原之門！

再會吧，抽水器，棹子，園林！

再會，再會，一切再會了！

永遠告別了，

蛛網密佈的乾草架！

乾草架上的門梯！

再會，再會，一切再會了！

鞭絲一揮分手了，

樹木房屋漸漸更縮小；

最後轉入深林裏，

再會，再會，一切再會了！

編者的話：

司蒂芬孫 (Stevenson) 是英國的詩人，小說家。他的名著，有『金銀島』，

「新天方夜譚」，「被拐」等。

本篇也是抒寫別離。從閒處着手，把眼前的瑣屑事物淡淡描畫一下，給予讀者的印像却是異常深刻。

也不說流淚，也不道黯然銷魂，可是當你唸到：

「鞭絲一揮分手了，

樹木房屋漸漸更縮小；

最後轉入深林裏，

再會，再會，一切再會了！」

的時候，你的眼淚會猛然地奔湧出來的吧。你的心會驟然覺得悽緊起來吧。這便是所謂「藝術手腕」。

第八篇 契訶夫(Chekov)書信選(共二封)

一 給他的妹妹

我五點鐘就起來了。天是灰灰色的。有寒淒淒的使人感到不快的風，叫人想念起莫斯科來，是陰天。我等着禮拜堂的鐘響好去做晚禮拜。在教堂裏一切的都不壞，叫人高興。詩歌隊唱的也不差。聚會的年輕的女人也不少，穿的棕綠色的衣服棕黃色的背心。

(一八八七年四月六日)

二 給他的妹妹

天是陰沉得可怕。又冷又陰。……我自到大加路以來只有說這兩件事是滿意的：市上買的環形麵包好，酒好，新的鮮魚醬，馬車好，還有叔叔的款待真不壞。此外一切的事都糟，都使人討厭。此地的年輕女人並不差，可是同她們有來往得要費時間。她們的行爲都異常，對於男人的態度很輕浮。跟唱戲的逃走，大聲的狂笑，容易同人發生戀

愛，向狗打哨哨，喝酒，等等的事她們都幹……

星期六日我接續我的旅行。在莫干亞車站時，空氣是新鮮得十分可愛。魚醬是七十七個哥比一磅。在羅斯陀我等了三點鐘，在大加路等了二十點鐘。那夜是在一個相識的人家睡的。鬼才知道我那天晚上是怎樣過的呢？床上有臭蟲，睡在沙發上，椅子上，箱上，都不行。昨夜我就是睡在一間長而狹的客廳裏的沙發上的，上邊掛了一面鏡子……

(一八八七年，四月，八日，九日，十日。)

編者的話：

安東·契訶夫 (Anton Chekov)，是十九世紀俄羅斯主要的作家。他在俄國的地位，就和莫泊桑在法國的地位一樣。

這裏的書信兩封，是從他的書信集選出來的。(他的書信集，由程萬孚譯出，亞東書局出版。)

從這兩封短短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特出的地方。他能夠抓住極瑣碎的，極微細的事物，給以生動的描寫。因此，在讀牠們時，便覺得逸趣橫生。

如第一封信，在說着『聚會的年輕的女子也不少，』之後，却加上一句，『穿的棕綠色的衣服，黃色的背心』。第二封，差不多敘述的完全是瑣事，尤其是在最後幾行……『床上有臭蟲，睡在沙發上，椅子上，箱上，都不行。昨夜我就是睡在一間長而狹的客廳裏的沙發上的，上邊掛了一面鏡子。……』讀後，不由得你不發笑。

可是你在這些瑣事的敘述中，看見了作家的生活的最深層了！你在發笑的時

候，已經和這位寫信者熟悉起來了！

第九篇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著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著閨兒，迷迷糊糊地哼著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著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著手踱著。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天晚上，一個人在

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嫵娜地開著的，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著，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

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情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著幾段空隙，像是特爲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烟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著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蕩著小船，唱著豔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享受了。

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著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擡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編者的話：

朱自清的小品，有一種獨到處。他的文筆最能達出委婉曲折的情調。不費氣

力，却極老到。作者的小品，在中國諸作家中，即使和享有最盛名的作家比較，也是有優越的地位的。

本篇最精彩的地方，是在寫朦朧的月色一節。寫入憶采蓮，西洲曲，却有些強湊。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

像這樣的描寫，不但可以算是本篇精彩的地方，也可以算是中國整個文壇裏少有的『美文』哩。

第十篇 清河坊

俞平伯

山水是美妙的儔侶，而街市是最親切的。牠和我們平素十二分稔熟，自從別後，竟毫不躊躇，驀然闖進憶之城了。我們追念某地時，山水的清音，其浮涌於靈府間的數和度量每不敵城市的喧譁，我們大半是俗骨哩！（至少我是這麼一個俗子）。白老頭兒捨不得杭州，卻說『一半勾留爲此湖；』可見西湖在古代詩人心中，至多也只沾了半面光。那一半兒呢？誰知道是什麼！這更使我膽大，毅然於西湖以外，另寫一題曰『清河坊。』讀者若不疑我爲火腿茶葉香粉店作新式廣告，那再好沒有。

我決不想描寫杭州狹陋的街道和店鋪，我沒有那般細磨細琢的工夫，我沒有那種收集零絲斷綫緝成無縫天衣的本領；我只得藏拙。我所亟亟要顯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戀，一種茫茫無羈泊的依戀，一種在夕陽光裏，街燈影傍的依戀。這種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觸，實是無數的前塵前夢醞釀成的，沒有一樁特殊事情可指點，也不是一朝一夕之

功。我實在不知從何說起，但又覺得非說不可。環問我：『這種窘題，你將怎麼做？』我答：『我不知道怎樣做，我自信做得下去。』

人和『其他』外緣的關聯，打開窗子說亮話，是沒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須臾離的外緣是人與人的繫屬，所謂人間便是。我們試想：若沒有飄零的游子，則西風下的黃葉，原不妨由牠們花花自己去響着。若沒有憔悴的女兒，則枯乾了的紅蓮花瓣，何必常夾在詩集中呢？人萬一沒有悲歡離合，月即使有陰晴圓缺，又何爲呢？懷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則入畫的湖山，其黯淡又將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對於萬有的趣味，都從人間趣味的本身投射出來的。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則大地河山及牠所有的蘭因絮果畢落於渺茫了。在此我想注釋我在鬼劫中一句費解的話：『一切似吾生，吾生不似那一切。』

離題已遠，快回來吧！我自述鄙陋的經驗，還要『像殺有介事，』不又將爲留學生所笑乎？其實我早應當自認這是幻覺，一種自騙自的把戲。我在此所要解析的，是這種幻覺怎樣構成的。這或者雖在通人亦有所不棄罷。

這兒名說是談清河坊，實則包括北自羊壩頭，南至清河坊這一條長街。中間的段落各有專名，不煩枚舉。看官如住過杭州的看到這兒早已恍然；若沒到過，多說也還是不懂。杭州的熱鬧市街不止一條，何以獨取清河坊呢？我因牠逼窄得好，竟鋪石板不修馬路亦好；認牠爲 typical 杭州街。

我們雅步街頭，則砢砢砢地石板怪嚮，而大嚷『欠來！欠來！』的洋車，或前或後衝過來了。若不躲閃，竟老實不客氣被車夫推搡一下，而你自然不得不肅然退避了。天晴還算好；落雨的時候，那更須激起石板窪隙的積水濺上你的衣裳，這真糟心了！這和被北京的汽車輪子濺了一身泥漿是彷彿的；雖然發江南熱的我覺得北京的汽車是老虎，（非彼老虎也）！而杭州的車夫畢竟是人。你攔阻他的去路，他至多大喊兩聲，推你一把，不至於如北京的高軒哀嘶長嘆地過去，似將要你一條窮命。

那怕牠十分喧闐，悠悠然的閒適總歸消除不了。我所經歷的江南內地，都有這種可愛的空氣；這真有點兒古色古香。

我在倫敦紐約雖住得不久，卻已嗅得歐美名都的忙空氣；若以彼例此，則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鬧熱，無事忙耳。他們越忙，我越覺得他們是真閒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閒散而何？

我們雅步街頭，雖時時留意來往的車子，能終不失爲雅步。走過店窗，看看雜七雜八的貨色，一點沒有 Show Window 的規範，但我不討厭牠們。我們常常去買東西，還好意思捧什麼『洋腔』呢？

我倆和嫻小姐同走這條街的次數最多，她們常因配置些零星而去，我則瞎跑而已。有幾家較熟的店鋪差不多沒有不認識我們的。有時候她們先到，我從別處跑了去，一打聽便知道，我終於會把她們追着的。大約除掉藥品書報糖食以外，我再不花什麼錢，而她們所買絕然不同；都大包小裹的帶回了家，挨到上燈的時分。若今天買的東西少，時候又早，天氣又好，往往雇車到旂下營去，從繁熱的人笑裏，閒看湖濱的暮靄與斜陽。『微陽已是無多戀，更苦遙青著意遮。』我時時看見這詩句自己的影子。

清河坊中，小孩子的油酥餃是佩弦以詩作保證的；我所以時常去買來喫。叫她們喫，她們以在路上喫爲不雅而不喫；常被我一個人喫完了。油酥餃冰冷的，您想不得味罷。然而我竟常買來喫，且一頓便喫完了。您不以爲詫異嗎？不知佩弦讀至此如何想？他不會得說：『這是我一首詩的力啊！』

我收集花果的本領真太差，有些新鮮的果子，藏在懷中幾年之後，不但香色無復從前，並且連這些果子的名目，形態，影兒都一起丟了。這真是所謂『撫空懷而自惋了』。譬如提到清河坊，似有層層疊疊感觸的張本在那邊，然細按下去，便覺洞然無物。即使不是真的洞然，也總是說牠不出。在實際上『說不出』與『洞然』的差別，真是太小了。

在這狹的長街上，不知曾經留下我們多少的踪跡。可是堅且滑的石板上，使我們的肉眼怎能辨別呢？況且，江南的風雖小，雨卻豪縱慣了的。暮色蒼然下，颯颯的細點兒，漸轉成牽絲的『長脚雨，』早把這一天走過的千千人的腳跡，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少

的村的俏的，洗刷個乾淨。一日且如此，何論旬日；兼旬既如此，何論經年呢！明日的人兒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不看見嗎？水上之波如此，天上之雲如斯；雲水無心，「人」卻多了一種荒唐的眷戀，非自尋煩惱嗎？若依頡剛的名理推之，煩惱是應當自己尋的；這卻又無以難他。

我由不得發兩句照例的牢騷了。天下惟有盛年可貴，這是自己證明的真實。夢闌酒醒，還算個什麼呢；千金一刻是正在醉夢之中央。我們的脚步踏在土泥或石上我們的語笑顫蕩在空氣中，這是何等的切實可喜。直到一切已黯淡渺茫，迴首有悽悽的顏色，那時候的想頭才最沒有出息；一方面要追挽已逝的芳香，一方面妬羨他人的好夢。去了的，誰挽得住，賸一雙空空的素手；妬羨引得人人笑，我們終被拉下了。這真覺得有點犯不着，然而沒出息的念頭，我可是最多。

忽忽一年之後，我們先後北來了。爲愛這風塵來嗎？還是逃避江南的孽夢呢？嫻小姐平日最愛說『窩逸』。破爛的大街，荒寒的小胡同，時聞瑟縮的枯葉打抖，尖厲的擔

兒吆喝，沈吟的車，骨碌的話語，一燈初上，四座無言；她仍然會說『窩逸』嗎？或者斗然猛省，這是寂寞長征的一尖站呢？我畢竟想不出她應當怎樣着想才好。

我們再同步於北京的巷陌，定會覺得異樣；脚下的塵土，比棉花還軟得多哩。在這樣的軟塵中，留下的踪跡更加靠不住了，不待言。將來萬一，嫻小姐重去江南，許我談到北京的夢，還能如今日談杭州清河坊巷這樣的洒脫嗎？『人到來年憶此年』。想到這裏，心漸漸的低沈下去，另有一幅飄零的圖畫影子，煙也似的晃蕩在我眼下。

話說回來，乾脆了當！若我們未曾在那邊徘徊，未曾在那邊笑語；或者即有徘徊笑語的微痕而不會想到去珍惜牠們，則莫說區區清河坊，即什百倍的勝跡亦久不在話下了。我愛誦父親的詩句：

「只緣曾繫烏篷艇，野水無情亦耐看。」

編者的話：

平伯的詩和散文，病在太喜歡說道理。一篇佳妙的文章，往往因為作者的太喜歡發議論，弄得呆板，笨拙，討厭。

本篇却是一篇極佳妙的文章。在這裏面，腐酸的議論發的比較少，而又把握得一種詩的情趣。如：

『我所亟要顯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戀，一種茫茫無羈泊的依戀，一種在夕陽光明裏，街燈傍的依戀。』

只這幾句，已經很能夠表現出一種詩的氣分來了。

描寫清河坊的工夫，亦極老到。這裏的描寫，不是表面的，而是連清河坊的心臟和靈魂都能夠把捉得到。

『只緣會繫烏篷艇，野水無情亦耐看』這是何等清絕的境界啊！

第十一篇 天上的街市

郭沫若

遠處的街燈明了，

好像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漂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夠騎着牛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閒遊。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

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

編者的話：

沫若的詩，所以能夠震動整個詩壇，爲中國新詩界開闢一條坦途大道的原由，

是由於他的富於創造性，有極優美的靈感，和極偉大的想像力。「鳳凰涅槃」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一首，想像力的飛躍是極可佩服的。

本篇雖是短短的一篇，可是想像的雄奇，是不弱於他的偉著「鳳凰涅槃」的。在這裏，他人間化了天上的明星，人間化了牛郎織女的故事，人間化了天上的一切現象。他使我們相信『天上是如此的』，使我們和疏遠的星空熟悉起來了。

第十二篇 臘 葉

魯 迅

燈下看「雁門集」，忽然翻出一片壓乾的楓葉來。

這使我記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葉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楓樹也變成紅色了。我會繞樹徘徊，細看葉片的顏色，當他青蔥的時候是從沒有這麼注意的。他也並非全樹通紅，最多的是淺絳；有幾片則在緋紅地上，還帶着幾團濃綠。一片獨有一點孔，鑲着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我自念：這是病葉呵！便將他摘下來，夾在剛纔買到的「雁門集」裏。大概是願使這將墜的被蝕而斑斕的顏色，暫得保存，不即與羣葉一同飄散罷。

但今夜他卻黃蠟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復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過幾年，舊時的顏色在我記憶中消去，怕連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夾在書裏面的原因了。將墜的病葉的斑斕。似乎也只能在極短時中相對，更何況是蔥鬱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

樹木也早經禿盡了；楓樹更何消說得。當深秋時，想來也許有和這去年的模樣相似的病葉的罷，但可惜我今年竟沒有賞玩秋樹的餘閒。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編者的話：

魯迅，原名周樹人，魯迅是他的筆名。著譯極富，以『吶喊』，『徬徨』為最，有名。尤其是『阿Q正傳』一篇，譯成了好幾國文字，得到海內外人士的讚許。

他的文章老練，深刻，有時且近于殘酷。時常用着譏笑的口吻，去和他的一切敵人作戰。用小說，用雜感，用小品，用諷刺詩各種體裁，來表現出他的文字的力
量。

從『五四』運動一直到現在，他都在文壇上保持着最高的權威。

本篇是從他的『野草』一集中選出來的。雖只是幾百字的一篇，却有了無限的感慨。文章亦美麗到一萬分。寫病葉而至於『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着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真是達到最高的境界了！

第十三篇 朝華夕拾小引

魯迅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閒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裏是這麼蕪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中國的做文章有軌範，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幾天我離開中山大學的時候，便想起四個月以前的離開廈門大學；聽到飛機在頭上鳴叫，竟記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繞的飛機。我在那時還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覺」。現在是，連這「一覺」也沒有了。

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夕陽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橫枝」，是我先前沒有見過的，就是一段樹，只要浸在水中，枝葉便青蔥得可愛。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着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

前天，已將野草編定了。這回便輪到陸續載在莽原上的舊事重提，我還替他改了一個名稱；朝華夕拾。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或蕪雜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雲時，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爍罷。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菱角，羅漢荳，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會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這十篇就爲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文體大概很雜亂，因爲是或作或輟，經了九個月之多。環境也不一：前兩篇寫於北京寓所的東壁下；中三篇是流離中所作，地方是醫院和木匠房；後五篇却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的樓上，已經是被學者們擠出集團之後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魯迅於廣州白雲樓記。

編者的話：

朝華夕拾小引，雖似閒易，却極簡鍊，尖刻。老公真深於憂患矣。如『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做一點事。做着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一段，表現出多麼孤憤而寂寞啊。

第十四篇 雨天的書序

周作人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蛛脚絲似的一縷縷的洒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却非常陰沈，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裏，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鉢，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沈，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並無別的意思，所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後不晴也將變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時候，人們的心裏也會有雨天，而且陰沈的期間或者更長久些，因此我這雨天的隨筆，也就常有續寫的機會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編者的話：

周作人的小品，在中國文壇上是有着最優越的地位的。他的格調是優閒的，悠然的。簡鍊處有點和魯迅相似，峻刻處不及魯迅，閒易處却非魯迅所及。

本篇爲他的小品中最簡鍊，最優秀的一篇。你看他閒閒道來，似乎不費一絲氣力，却已經極盡文章的能事，沒有誰能夠勝似他了。

『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學裏，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鉢，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愉快的事』。

當我們讀着這樣的文章的時候，真教爲之神往。忙裏偷閒，正是藝術家生活的不二法門啊。

第十五篇 星星的故事

(Les étoiles)

普羅望斯一個牧童的自述

當我在留波龍山上看守羊羣的時候，我常是整幾禮拜的看不見有生命的東西，在牧場裏只我獨自一個同着我的狗拿百里和那些羊。有時，牛山那隱士去採藥草從那里經過，或有時看見一張彼野蒙山燒炭人的黑面孔；但這都是因過於孤獨而靜默的，淳樸的人，一面他們已失掉了說話的趣味并且他們也不知道下方村莊市鎮裏所談說的事了。可是，每十五天，當我聽見在上坡的道上，我們農莊裏的給我載來半月糧食的那騾的鈴聲時，當我看見從山坡上一點一點的現出那村童活潑的頭或那老媽羅娜的櫻色頭巾時，我覺真是非常的幸福。我讓他們給我述說下方的新聞，如行洗禮，結婚等事；但是尤其使我感到興味的，却是知道我們主人的女兒，我們周圍十里內最美麗的絲德華姑娘變成怎樣了。我裝着不關心的樣子探詢他們是否她常赴那些宴會和夜聚，是否她又來了新的情

人；如果有人問我這些事於我，於我這深山可憐的牧童有什麼用，我將答他說我年已弱冠了而這個絲德華却是我生平所看見的最美的。

但是有一個禮拜日我正等着我半月的糧食，他們（糧食）却很晚纔來。早晨我對我自己說：『這是彌撒的過錯罷』；等到中午却來了一陣暴風雨，如是我想這是路濫驛兒不能上道的原故。後來，到了三點鐘，正是天清如洗，滿山閃耀着水珠和陽光的時候，在那樹葉滴水聲中和漲溪的澎湃聲中我聽出了驛兒的鈴聲，同那復活瞻禮日數鐘合鳴一般快活，一般活潑。但這領驛兒的却不是那小村童，也不是老媽羅娜。這是：你們猜是誰！：我們的姑娘，孩子們，我們姑娘自己，端坐在那些柳條籃的當中，兩後的清涼和山間的大氣使她臉兒成了玫瑰色。

村童是病着，羅娜老媽是請假回她孩子們家去了。這美麗的絲德華下驛時告示了我這些，并且說她因是迷了路所以來遲了；但是看她穿着漂亮的禮拜日服裝，戴着花帶，束着華美的裙子和花紗，與其說她到棘叢中找路去了倒毋甯說她是在什麼地方跳舞耽擱

了呢。O，可愛的創造物！我的眼睛看着她是不會厭倦的。其實我也從沒這麼近的瞧過她呢。有時冬天來了，當羊羣回到了平地，當我晚上回到農莊晚餐時，她常迅速地穿過飯廳，很少同僕人們講話，老是裝飾着帶一點兒驕氣；現在我有她在我面前，僅是爲了我；這不要使人狂亂麼？

她把糧食從籃裏拿出來後，絲德華就好奇地看起她的周遭來。曳起了她那怕弄污了的禮拜日華裙，她進了牧場，因她願意看看我憩息的那角隅，那草褥和羊皮的睡窩，我的掛在牆上的大衣，我的木杖和打火石。這些東西都令她快樂。

——那麼，你就在這里生活着嗎，我可憐的牧童？永遠獨自一人你應是怎樣的發悶呀！你作些什麼？你想些什麼？

我很想答她：『你想，女主，』，就如此我也并沒撒謊；但是我的擾亂是這樣的大以致我連一句話都找不着。我很相信她也覺到這個了，因爲這個惡人還用她的戲弄來增加我的困難以爲樂呢：

——你的好朋友，牧童。她是不是有時上來看你呢？……這應當是那金色的山羊或那愛奔走山峯的仙女埃絲德：

她自己，同我說着話時，却真有那仙女埃絲德的神氣，帶着她那頭髮蓬鬆的美妙的微笑和她僅做曇花一現的降臨即去的恩惠。

——再見，牧童。

——祝你幸福，女主。

她於是帶着那些空籃走了。

當她從那下坡的小徑裏隱滅時，在驟蹄下滾着的那些細石，似乎是一個一個的掉在我心頭上。我長久長久的聽見那些細石在響；直到日暮我還如已入睡般在留着，因為怕把我的幻想弄跑了，我纔連動都不敢。到了黃昏，當山谷的深處開始變成藍色，畜生們一個擠一個一面叫着的緊緊地湧進羊圈時，我忽然聽見有人在下坡叫我，一會我就看見我們的姑娘顯現了，可是現在却不是同方纔一樣笑着，現在却是因恐懼，水濕，寒冷而

在顫抖。似乎她在山坡下碰着梭格河因驟雨而水漲了，似乎她想出全力過去而冒了幾乎淹溺的危險呢。而最可怕的，却是黑夜已來不能再想到回轉農莊去；因為那條捷徑我們姑娘一個人定不能找着，而我呢又不能離羊羣而去。想到要在山上過夜真是使她苦惱，尤其是對她家裏人的掛慮。我呢，我是盡我所能的安穩她：

——七月天，夜是很短的，女主：這不過一霎的惡時間罷了。

爲了來烘乾她的脚和那被梭格河水濕透的衣裳，我就趕快生了一個大火。隨後，我給她拿了些牛奶和奶餅放在她面前；但是那可憐的孩子却不想烘火，也不想吃喝，看着一顆顆的淚珠升在她眼裏時，我也一樣想哭起來。

然而夜是完全來了。山峯上已僅留有一線的殘陽，西方也已洒上一片光明的霧。我想要我們的姑娘進羊棚裏憩息去，所以把一張新新的羊皮鋪在新鮮的草褥上後，我就祝了她夜安跑在外面門前坐着……上帝是我的證人，雖然愛火是在我血管裏面燃着，我却沒懷壞思想的；除了那一種想到在羊棚的一角，看她睡着的好奇的羊羣的近旁，我們主

人的女兒——彷彿一隻比其餘那些更皎潔更寶貴的山羊的，——安眠在我保護下的驕傲外，再也沒有別的思想了。從來天宇於我沒顯出過這樣的深澄，星星沒顯出過這樣的燦爛：忽然羊棚門啓，美麗的絲德華出現了。她不能睡覺。羊羣是不時的攪動墊草發響或是夢中嗚叫。她願意來傍着火。看着這樣，我就把我的羊皮投在她的肩上，弄旺了火，我們就默默無言地相傍坐着。假若你有一次在那美妙的星光之下過夜，你就知道當我們睡的時候，在寂靜和孤獨之中是另生了一個神祕世界。那時流泉唱得更響，池沼生出火星。滿山的精靈是自由地來來往往；空氣裏有相觸的聲響和覺不出的微音，彷彿我們聽見那些樹枝在長，草兒在生。白天是有生物的世界，但黑夜却是無生物的世界了。當我們沒習慣這些時，那纔令人害怕的：所以我們的姑娘已是戰着，一聲微響就緊靠着我。有一回，一聲悽慘的長鳴，從下面發光的池沼發出，向我們波動而來。同時一個美麗的流星從我們頭上向同方向滑去，彷彿我們適纔聽見的那鳴聲帶有一道光明。

——這是什麼？絲德華低聲問我說。

——一個進天國的靈魂，女主；我就畫了一個十字。

她也照樣畫了，於是頭仰天空很深思的停了一會。接着她向我說：

——那麼真的，牧童，你們，你們牧童們，是些幻術者？

——一點不，我的姑娘。但是我們生活在這裡比較與星星相近，所以星星們所經過的事情我們比住在平原的人們知道得要清楚。

她老是望着天空，頭靠手上，身裹在羊皮裏彷彿天上一個小牧童：

——這許多星星，這是怎樣的美麗呀！我從來沒看見過這麼多：你知道他們的名字嗎，牧童？

——是的，女主：注意罷！你看那正在我們上面的，那是「聖讓克路」（銀河）。

他從法蘭西起直臨西班牙。這是聖讓克加立斯給勇敢的沙立曼畫的當沙立曼和那些回教徒做戰的時候。更遠一點，你可以看見那「魂靈的車」（大熊星）和他四根光明的車軸。走在前面的三個星是「三畜」，傍着第三個的那很小的星就是「車夫」。你看見周

圍那些如雨似地掉下的星星嗎？那是些上帝不願意留在他家裏的魂靈……下去一點，就是『耙』或叫『三王』（南方的星座）。這是給我們，我們牧童們，當時鐘用的。只要看看他們，我就知道現在是過夜半了。更下去一點，永遠向着南方的，亮着『讓得米郎』，這是羣星的火炬（狼星）。對於這個星，牧童們有下述的傳說。有一夜『讓得米郎』，『三王』和『布西以野』（昴星）他們被請去參觀他們朋友中一個星的婚禮。『布西以野』很急的，人家說，她頭一個先走了，由上面那條路。你看她，在那上面，天空深處。『三王』他們由下面一點抄近路也趕及了她；但是『讓得米郎』這個人，他曾睡得太遲，完全拖在後面，爲着截住他們，於是很怒的把他的手杖向他們擲去。因此『三王』又叫作『讓得米郎的手杖』；但是這些星星中最美麗的，女主，却是我們的星，這就是『牧童星』，她黎明照着我們把羊羣趕出來，晚上又照着我們把羊羣趕回去。我們還叫她作『馬格洛』，這美麗的馬格洛她老跟在『普羅瓦斯的石』（土星）後面跑着，她同他每七年成婚一次。

——怎麼！牧童，星星們也結婚麼？

——是的，女主。

當我試着給她講述那些婚姻是個怎樣的情形時候，我忽然覺得一個細膩清涼的東西輕輕地壓在我的肩膀上。這是她那睡眠壓住了的頭靠在我身上同了一個柔軟的花帶，花紗和如波的美髮的摩擦。她就在這樣不動的狀態裏直到天空的星星發了白，被正上升的晝光磨滅了的時候。我呢，我是看她睡覺，心深處有一點兒擾亂，但是神聖地由這光明而僅給我些美麗思想的夜保護着。我們的周遭，羣星繼續着他們靜默的前進，馴和的如一大羣羊；不時地我想像着這些星星中的一個，最美麗的，最燦爛的一個，因為迷了路途而來靠在我肩膀上睡覺呢……

編者的話：

都德 (Daudet) 是法國自然主義作家的大師。本篇『星星的故事』是從他的散

文集『磨坊文札』裏選出來的。『磨坊文札』的文字，大都美麗淺顯。富有詩意。

本篇是『磨坊文札』裏面最美麗的一篇。

這是一篇最動人的故事，也是一篇極精美的散文詩，一篇抒情的Sonnet。

『……我們的周遭，羣星繼續着他們靜默的前進，馴和的如一大羣羊；不時地我想像着這些星星中的一個，最美麗的，最燦爛的一個，因為迷了路途而來靠在我肩膀上睡覺呢……』這是多麼美麗生動的描寫啊！

我們能夠學習這樣手法來寫文章，一定能夠產生出很優美的作品出來的。

第十六篇 懷故營

(Nostalgies de Caserne)

這天早上，黎明初吐出光亮來的時候，一陣驚人的擂鼓聲，把我從夢中驚跳醒來……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這時我的松樹林中那兒來的鼓！……這就奇怪了。

趕快，趕快，我跳下牀來，跑着去開門。

沒有人呀！聲音也默了：只有兩三隻歌麗雀，從沾着露水的野葡萄叢裏撲着翅兒飛出來：還有點兒微風在樹堆裏呻吟着：向東望去，阿爾伯山的尖峯上堆着一堆金黃色的塵霧，太陽正從其中徐徐透起：第一縷的陽光，早已擦着磨坊的屋頂了。同時那看他不出來的鼓，又在叢葉罩下打響起來：兒郎……博浪……博浪，博浪，博浪！

這鬼驢皮！我已不去理他了。但是這帶着鼓兒到樹林裏來迎接朝暉的野人到底是那一個呢？……我察看着，察看也是徒然，什麼都沒有看見……只見些成堆的香艾和松樹，一

直斜披下來，直綿延到路邊頭……恐怕那一個鬼正躲在叢菁中捉弄我呢……這一定是亞連爾，或者蒲克師傅。這捉狹鬼從我磨坊前走過的時候，大概心裏想……

——這巴黎人在裏邊太寧靜了，我們去給他鬧一鬧。

因此，他帶了一面大鼓，就……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不要作聲了，你蒲克這懷鬼！你要驚醒我的那些鳴蟬了。

這並不是蒲克。

據畢斯托萊說，是第三十一聯隊中的古埃鼓，Gougut François 此刻正在假期中閒着，畢斯托萊厭煩了本鄉，害了想思疾，——他去問人借這件樂器，一經人家首肯之後，他就悽戚地到樹林中去打起來，心中一面在懷想着于琴王府的營房。

今天他到我的葱綠色的小山上來懷思……他身倚着一株松樹，鼓在兩腿間夾着，痛快打起來……吃着驚的稻鷄，從他腳跟頭飛出來他也沒有看見。番麗姑花在他四周散着香氣他也沒有聞着。

他也不看見樹枝間在日光中抖動的細蛛網，也不看見在他鼓面上鑽躍着的松鍼。他全魂靈都傾注在他的懷想中，傾注在他的樂奏中，他一往情深地望着鼓槓的躍跳，每經一下擂擊，他那張混樸的大臉上便開放出快樂之花來。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那所大營房多麼美麗，院子裏鋪着大石坂，一排一排的窗戶排得齊齊整整，住着的人都戴着軍帽，低低的窗框子裏散滿了食盃的聲響！……』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呵！那明淨的扶梯，那聖紛的遊廊，那同營兄弟的香臭，那些揩得光油油的腰帶，那些放麵包的擱板，那些貯鞋油的罐子，那些放着灰布被服的小鉄床，那些槍支閃躍着刺刀！』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呵！那些值崗的好日子，那些不離手指的紙牌，那簪插鳥羽驕婦，那離了隊伍在

牀上轉輾反側的老壁戈！……」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呵！在部院門前守衛的那些漫漫的長夜，舊崗棚裏在漏進雨來，兩只脚都凍了！……那些赴筵的馬車，在向你身上濺過泥來！……呵！那補假的服役期，那些算不清的日子，那發臭的水桶，那木板的枕，那漫雨的早上冰冷的鞞鼓，上燈時分在濃霧中的歸隊，有人於晚角聲中喘息着趕到！」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呵！那芬塞的樹林，那白綿的大手套，那砲台上的散步！……呵！那學校的圍籬，那些軍人的女兒，那『三月展覽會』的吹噓，那酒店裏的茴香酒，那抽噎中的傾心言語，那些出鞘的佩刀，那按住心唱出來的傷心曲！……」

懷思吧，懷思吧，可憐的人呀！我斷不會來禁阻你的！……胆大擊你的鼓吧，圍着臂打

吧。我斷沒有來取笑你的道理。

你是在懷念你的故營，我難道無所懷念麼？

我的巴黎也與你的巴黎一樣，直跟我到這裏。你在松樹林下弄你的鼓，你呀！我呢，也在學你的樣……呀！我們做了普羅望斯人了！我們在那邊巴黎的營房裏，要追念我們青翠的阿爾伯山和那艾草的野香；現在，這裏，我們住在普羅望斯的中原了，我們眼前已不見了營房，但所有回憶起來的，却又都很親切了……

村莊裏的鐘已打八下。畢斯托萊鼓槌不停一忽，起身回去……聽他儘是打着鼓在樹林裏下山去了……我呢，躺倒在草堆裏，也害着想思病，我在漸漸遠去的鼓聲中，似乎看見全部的巴黎在松樹林裏列着……

呀！黎巴！……巴黎！……老是巴黎！

編者的話：

本篇也是從『磨坊文札』選出來的。

寫一個老兵，借着鼓聲，在懷念着他的故營。同時却襯托出另一個懷鄉者，正在懷念着他的故鄉——巴黎。

文筆極簡鍊。篇法也極奇警。全篇雖用全力在寫懷故營，但重心却落在憶巴黎上面。結末一段，輕輕地點出『似乎看見全部的巴黎在松樹林那裏列着……』強烈的懷鄉情緒便全部表現出來了。

第十七篇 論雷峯塔的倒掉

魯迅

聽說，杭州西湖上的雷峯塔倒掉了，聽說而已，我沒有親見。但我却見過未倒的雷峯塔，破破爛爛的映掩於湖光山色之間，落山的太陽照着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峯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峯夕照」的真景我也見過，並不見佳，我以為。

然而一切西湖勝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卻是這雷峯塔。我的祖母會經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有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變作了鬢，也跟着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但只有非凡的人纔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要有趣得多，大約是出於一部彈詞叫作義妖傳裏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

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鉢盂裏了，鉢盂埋在地裏，上面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峯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時我惟一的希望，就在這雷峯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了，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裏就不舒服。後來我看看書，說杭州人又叫這塔作保叔塔，其實應該寫作「保俶塔」，是錢王的兒子造的。那麼，裏面當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裏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下的人民，其欣喜爲何如？

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蠶婦村氓，除了幾個腦髓裏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爲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和尚本應該只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什麼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大約是懷着嫉妬罷，——那簡直是一定的。

聽說，後來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想要拿辦他了。他逃來逃去，終於逃在蟹殼裏避禍，不敢再出來，到現在還如此。我對於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誹的非常多，獨於這一件卻很滿意，因為「水滿金山」一案，的確應該由法海負責；他實在辦得很不錯的。只可惜我那時沒有打聽這話的出處，或者不在義妖傳中，却是民間的傳說罷。

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論取那一隻，揭開背殼來，裏面就有黃，有膏；倘有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將這些喫完，即一定露出一個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裏面向外，只要不破，便變成一個羅漢模樣的東西，有頭臉，身子，是坐着的，我們那里的小孩子都稱他「蟹和尚」，就是躺在裏面避難的法海。

當初，白蛇娘娘壓在塔底下，法海禪師躲在蟹殼裏。現在却只有這位老禪師獨自靜坐了，非到螃蟹斷種的那一天為止出不來。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

倒的麼？

活該。

編者的話：

本篇是從『墳』這部書裏面選出來的。在這裏面，很生動地介紹了一篇民間故事——水浸金山寺的故事。在這故事裏面，經過作者的批判，很強烈地流露着一種反封建的意味。法海變成了蟹和尚是活該。白娘娘被壓在雷峯塔下面却是冤枉。這在衛道的先生們聽起來，是要大大不以為然的吧。

文字俏皮到極點。尤其是結句，「活該」。令人讀到此地。不禁失笑了。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十八篇 豌豆上的公主

安徒生

從前有一個太子想娶一個女子；但是公主必須是真公主，才合他心意。他走遍全世界，想得這樣的一個公主；但是總沒有完全和他心意相合的。公主他也找得多了；究竟誰是真的，他也不能決定，因為許多公主，都有些缺點。後來他很憂悶的回到王宮；一心只想有一個真公主做他的妻。

有一天夜間起了可怕的雷雨，電光閃閃，大雨急流着從天上倒下來；天黑得好似漆一樣。忽然門聲很急的敲着，太子的父親，老王親自出去開門。

一個公主站在門外。伊立在風雨之下，十分憂愁，水點從伊頭髮上滴下來，伊把衣服緊緊的裹着身體。伊說伊是一個真公主。

老王后想，「不久我們就能知道了！」伊設下計策，一個字也不漏出，只是悄悄的跑到臥室裏，拿去牀上的被褥，在牀板上放了一粒豌豆。他後來放了二十牀臥褥在豌豆

上，又放二十牀羽毛褥在臥褥上。

就在這牀上公主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人問伊是怎樣睡的。伊答道，「呀，實在不好受！我全夜沒有閉過眼。我不知道我牀上有什麼東西，但是我知道褥下總有東西，弄得我遍身青腫起來。那東西把我擾壞了！」

現在這事十分明顯，這姑娘一定是一個真公主。因為伊能在二十牀羽毛褥和二十牀被褥下覺出一粒豌豆來。除了真公主，沒有人能有這樣敏銳的感覺。

自然，太子娶伊為妻，知道伊是真公主。這豌豆便存在奇物陳列館裏，若不遺失，諸君現在還可以看得見。

這樣的公主，是不是感覺很敏銳呢？

編者的話：

安徒生(Haub Christian Andersen)丹麥人，被稱爲童話之王。本篇是從趙景深譯的童話集裏選出來的。

安徒生的童話，是真正的童話，是兒童所要講，所要聽的童話。本篇是他的童話集中最簡短的一篇，也是最美麗的一篇。

他用了十分經濟的手腕，描寫出一個出衆的公主來。他抓住了感覺的敏銳來寫真正的公主。更用二十床臥褥，二十牀羽毛褥下面的一粒豌豆，這真的公主都感覺到，受了刑罰來形容感覺的敏銳。因此，在這樣簡短的文章中，便把這位公主的姣滴滴的姿態活現出來了。

我們是應該學的這樣習手腕，來寫我們的小品的。

第十九篇 高尼葉師傅的祕密

(Le Secret de Maître Cornille)

老笛師法郎叟馬麥意時常到我家裏來伴夜，那天晚上，他喝着暖酒，給我講一節村中的故事，這事發生在二十年前，我的磨坊還是個見證。這老實人講的故事，曾使我感動，現在我且照我聽得的給你們講一遍。

親愛的讀者，你們且幻想着似乎這時坐在一把香氣蓬勃的酒壺前面，似乎有一個老笛師在給你們講。

我們這裏，不是一向就和現在一樣一個歌聲絕跡的死地方，從前這裏經營着有磨坊業的大生意，十法里之內的莊稼人家，都把他們的麥拿到我們這兒來碾磨，村落四周的小山上，滿目都是些風力磨坊。望望東，望望西，只見磨坊的翅子迎着西北風在柏林頂上旋轉，只見成羣的小驢，背着口袋，在山路上絡繹上下；每個星期裏聽着山中的鞭

聲，裂袋聲，和磨夫「駕迂」！的叱驢聲，也是一種樂趣。：一到星期日，我們成羣結隊的到磨坊裏去。那邊有磨坊主人送出香酒來。主婦們圍着花邊之巾，佩着黃金十字，都和皇后一樣豔麗。我呢。我帶了我的笛子，一直到天黑還伴着他們跳舞。這些磨坊，你看，是我鄉的愉樂和財富的所在。

不幸，巴黎的法蘭西人想出來要在大拉斯貢道上創設一所汽機麵粉廠。凡是新的，都是美的！那些人又慣把他們的麥拿到汽機廠裏去，而這些可憐的風力磨坊，就無工可做了。他們試着競爭過一時，但是汽機廠到底還是強些，唉唷！他們只得一家一家倒閉了：從此看不見有小驢上來了：主婦們也把她們的金十字兌掉了：香酒也沒有了！：跳舞也沒有了！：西北風白白的吹着，磨坊翅子還一動也不動：其後，有一天佳日，地方當局把這些頽垣廢址撤開，在這些地上種植葡萄和橄欖了。

然而在這一堆磨坊如冰解瓦碎的當兒，獨有一家還好好的在他的墩子上鼓着勇氣，繼續旋轉，使汽機廠裏人見了要翹起鬍子來。這座磨坊是高尼葉師傅的，也就是我們正

在夜宴的地方。

高尼葉師傅是一個磨工。他在麵粉中生活了六十年，而且很懇苦將事。汽機廠的設置，激得他瘋狂似的。我們見他在村子裏跑了八天，惹得村人來圍住他，他就盡力呼叫，說人家要用汽機麵粉來藥普羅望斯的人了。『不要上那邊去；這些暴徒，他們用蒸氣來造麵包的材料，是魔鬼的發明，至於我呢，我用的是西北風和東南風，是上帝的氣息呀：』他這樣說。他還想出諸如此類的一大堆花言巧語來讚揚風力磨坊，但是誰都沒有聽他的話。

於是這老人狂病發作了，他在他自己的磨坊裏閉着，和野獸般獨個兒過日子。就是他的孫女兒費凡德也不讓她住在身邊，她不過是個十五歲的女孩子，而且自從她雙親見背之後，就只有她的祖父還在世上。這可憐的小女兒不得不去自求生活，不得不到各處田莊裏去做收刈；育蠶和採橄欖這類工作了。然而她的祖父像是很愛她的。他常常冒着

烈日步行四法里到她做工的田莊裏去看她，他一到她眼前，就只有望着她掉眼淚……

本地的人都猜想這老磨工的趕費凡德在外頭是由於他的吝嗇心腸；而使他的孫女兒這樣像小乞兒般的從這個田莊到那個田莊，在一班粗人中去出頭露臉，於他臉上實在也沒有光采的。而且像高尼葉師傅那樣一向爲人尊敬的體面人，那時像走江湖人（bohémien）般帽穿衣破的赤着脚在路上來去，也覺得十分難看……就是在禮拜天，我們看他進來做禮拜，我們這輩老年人實在也要爲他慚愧；高尼葉也很理會得，他再也不敢坐在『功德橋』（le janc' d'oeuvre）上了。他總是和一班窮人一塊兒留在背後，經堂中『祝福水缸』的旁邊。

在高尼葉師傅的行徑中也有些莫明其妙的地方。長久以來村子裏沒有人給他帶麥子來了，然而他磨坊的翅子還照舊在進行着……到了晚上，人家在路上遇見這老磨工在趕着載有麵粉的驢子。

——你好，高尼葉師傅！鄉下人喊他；老是些磨粉生意嗎？

——對了，孩子，老頭兒神氣活現的回答。謝謝上帝，工作還不少。

如其人問他那兒的鬼會給你這許多工做作，他就把一個指頭按在嘴唇上，（表示莫說的意思）規規矩矩回道：「莫說！我作的是出口貨的工作……」別的話就再也問不出了。

至於要走進他的磨坊，那是莫想。就是那小費凡德也走不進去……

若在他的門前走過，他的門總是關着，闊大的磨翅總是在動，那只老驢子在嚼平台上的草，「還有一隻又瘦又大的貓在窗口沿上晒太陽，牠帶着不懷好意的神氣在望着你。

所有這些都帶着神祕的氣息，使社會上起了不少的浮言。這高尼葉師傅的祕密，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但是一般最普遍的流言，是說這磨坊裏面放金幣的袋子比麵粉袋子還要多呢。

但是日久之後什麼都明瞭了；備述如下：

一天佳日，我帶着我的笛子去伴少年們跳舞，我看出我的大孩子已與那小費凡德彼此有情了。我心裏並不生氣，因為高尼葉這個姓氏總之是使我們門戶生光的，而且費凡德這美麗的小燕兒在我家裏跳跳躍躍，使我看了也樂意。只是我們這一對有情人常常有在一塊兒的機會，我為免除危險起見，想立刻給他們定了婚，於是我上磨坊裏去對她的祖父講兩句話：啊！這老巫！你看看他怎樣接待我！連要叫他開開門都不能夠。我附着鎖眼好好歹歹給他講道理；我只是講着，那時那只魔鬼般的瘦貓儘在我頭頂上喘氣。

這老頭不等我講完，就不客氣的叫起來，他說我還是回去弄笛子吧；如其我急於要給我的孩子成親，很可以到汽機麵粉廠裏找女孩子去：你想我聽了這類壞話不要怒氣上衝麼；但是我還不知趣，還是容忍着，我讓這老瘋子留在磨坊裏，我回來把我的不如意事對這兩個孩子講了：這兩只可憐的小羔羊還不相信；他們求我准他們一塊兒上磨坊裏去給她的祖父講話：我不忍拂他們的意，於是，撲落落！我們這一對有情人連翩去了。

他們正走到那邊，高尼葉師傅恰恰出門。大門已下了重鎖；但是這好老頭子臨走的時候，把他的梯遺留在外面；兩個孩子立刻計上心來，想從窗口裏爬進去，看看這有名的磨坊裏有的是什麼……

怪事！磨子間裏竟是空空如也：一只口袋也沒有，一顆麥子都沒有；牆壁上和蛛絲上也都沒有有一些粉屑；就是平常磨坊裏碾碎麥粒的這一股熱香也聞不到；磨牀上滿佈的是灰塵，那只大瘦貓就睡在上面。

就是內間裏也同樣的有這種廢棄與窮困的神氣：——破床一只，破衣數襲，階石上有麵包一片，一只牆角裏有三四只破口袋，口袋裏漏出些石灰屑與粉土來。

這就是高尼葉師傅的祕密了！他晌晚時候載着在路上走的就是這石灰屑，他要挽救磨坊的光榮，才假裝着在磨麵：可憐的磨坊！可憐的高尼葉！汽機麵廠早已把他們最後的一個主顧攔去了。翅子雖總是在轉，但是磨子是在空磨。

孩子們淚流滿面回來，把他們看見的講給我聽了。我聽了，我的心都碎了：我一分

鐘都不耽擱就跑到相鄰的人家去，我一言兩語把這事給他們講了，我們相約着立刻把我們家裏的麥盡量拿到高尼葉磨坊裏去：一說就行。全村都上了路，我們就帶着一聯串載着麥子的驢子上那邊去。——這些麥子可是真麥子呀！

磨坊大開着：高尼葉師傅坐在門前一只石灰口袋上，掩面於手，在哭。原來他回家來看出了他出門的時候有人闖進他家裏，而且對於他這慘淡的祕密吃驚過。

——可憐的我呀！他說。現在我只有去死了：這磨坊是丟盡臉了。

他嗚咽得很傷心，他用種種的名字來呼喚這磨坊，像對着一個真人一般和他講話。這時那些驢子已走到平台上了，我們大家還照磨坊與盛時代般高聲呼道：

——喂！上磨了！……喂！高尼葉師傅！

袋子在門前堆疊起，一顆顆好看的紅粒子在地上到處漏開來：

高尼葉師傅張開了一雙大眼。他取了一把麥子放在他的老手掌裏，又在笑，又在

哭，又在說話：

——這是麥子呀！……天老爺！……這是好麥子呀！……讓我看仔細。

接着他又向我們說道：

——啊！我明知道你們會再回到我這裏來的：……那些汽機麵粉廠裏的人全都是賊。

我們要迎他凱旋到村子裏去，但是他說道：

——否，否，我的孩子；最要緊是我去餵餵我的磨坊：……你們想！這麼久牠牙齒下沒有東西了！

我們看他忙着走來走去，解袋口哩，看磨子哩，我們的眼內都包着眼淚了，這時麥粒碾碎了，麥粉的細屑也向屋頂上飛起來。

這是我們一種公道的伸張：這天以後，我們從沒有使這老磨工缺乏過工作。後來有一天早上，高尼葉師傅死了，我們這最後一座磨坊的翅子也停止轉動了，這一次是永遠停止了：高尼葉師傅死後，沒有一個人繼續他的事業。這又怎麼說呢，先生！在這世上，什麼都有個盡頭，只要知道風力磨坊的時代，和羅納河的航船，高等法院，及大團

花袍一般，都成往跡了。

編者的話：

這一篇也是從作者的散文集『磨坊文扎』裏選出來的。

在這裏敘述着一個老磨工因機器廠興起，磨坊荒廢而發狂的故事。在這裏很強有力地表現出歷史的必然。雖有巨人的力量也沒有方法使時代開倒車的。老磨工所代表的手工業時代，終於被機器廠的機器所征服，所壓碎了。

『在這世上，什麼都有個盡頭，只要知道風力磨坊的時候，和羅比河的航船，高等法院，及大團花袍一般，都成往跡了。』

第二十篇 知事下鄉

都德

知事先生出巡去了。馭者導前，僕者隨後，一輛知事衙門的四輪輕車，威風凜凜地，一直奔向共阿非的地方勸業會去。因為這一天，是個大大的紀念日，不比等閒，所以知事先生，打扮的分外莊嚴。你看他身披繡花的禮服，頭頂摺疊的小冠，褲子兩旁，貼著銀色的徽帶，連著一把嵌螺鈿柄的指揮刀，閃閃地在那裏發光，……在他的膝上，還安著一個皮面印花的大護書。知事先生端坐在四輪車內，面上堆着些愁容，目不轉睛地只管向那護書出神。

知事先生，面上堆着些愁容，只管向那皮面印花的大護書出神；他一路想，幾時他到了那共阿非，見了那共阿非的百姓們，總免不了要有一番漂亮而動聽的演說：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知事先生，把這兩句話，周而復始地，足足念了二十餘次：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可是總生不出下文。

這兩句話的下文，差不多斷絕了……四輪車內的空氣，熱的至於不可當！……那共阿非道上的灰塵，在正午的太陽光線底下，與會淋漓地跳舞，甚至於對面的人，都被他障了……那道旁的樹林，一齊遮着白灰，只聽得整千整萬的蟬聲，遙遙地在那裏互相問答……知事先生，正在納悶的當兒，忽然之間，抬頭一望，瞥見了一叢小的櫛樹林，在那山坡的脚下，招展着樹枝，笑嘻嘻地歡迎他。

一叢小櫛樹林，招展着樹枝，在那裏歡迎，他好像說：

「快來，快來，知事先生，你不是要籌備演說嗎？那末何弗請到我們這樹林下來，包管你要強得多！」知事先生，居然中了他的誘惑了。他一面把他的意思，吩咐給僕人們；一面就從四輪車裏，跳了下來，逕自走進那小的櫛樹林裏，去籌備他的演說。

在那小的櫛樹林裏，有成羣的鳥兒，在頭上唱歌；有紫堇花，在旁邊發香；還有那無數的清泉在草地上流……他們瞧見知事先生，和他一條這樣體面的褲子，一個皮面

印花的護書，登時大起恐慌。那些鳥兒們，一齊停止了唱歌；那泉兒，也不敢再作聲了；那紫堇花們，更是急的低着頭，向地下亂躲……這些小東西們，自從出世以後，從沒有見過一個縣知事，在這光景裏，大家都私下地互相猜度，這樣體面的褲子的主人，究竟是一位什麼人物。

在一叢茂盛的葉子底下，聚集了一種極細微的聲音，大家都在那裏互相猜度，這樣體面褲子底主人，究竟是一位什麼人物……知事先生，對於如此寂靜而清涼的樹林，心裏着實賞識。他撩起了衣裳，摘下了帽子，在一塊小禱脚的草地上，舒舒徐徐地坐下；隨手把他的皮面印花的護書，張開了放在膝上，又向那護書裏面，抽出一張四六開的大紙。

「這竟是一位美術家呀！」那秀眼鳥先開口說。

「否，否，」接着說的是一隻鶯鳥，「這那裏會是美術家，你不看見他褲子上的徽帶嗎？照我看來，十有七八，還是一位貴族哩」。

「十有七八，是一位貴族哩」。那鶯鳥把自己的主張，重新覆了一遍。

「也不是美術家，也不是貴族」，一隻老黃鶯搶着來打斷他們倆的辨論，他曾經在那知事衙門的花園裏，足足唱了一個春天的歌：「只有我知道，這是一個縣知事呀」。

這時候細微的話聲，不知不覺地漸漸地放縱起來了：

「這原來是一個縣知事！這原來是一個縣知事！」

一會兒，那紫堇花發問道：

「他可含有什麼惡意？」

「一點兒沒有」，那老黃鶯兒接着答覆。

因為有了這老黃鶯兒的保險，於是那些鳥兒們，重新一個個地，去恢復他的唱歌；那些泉兒們，照常在草地上，汨汨地流；那些紫堇花們，也依舊放着膽去發他們的香氣；好像那知事先生沒有在那裏一般……

在這喧嘩而又恬靜的中間。知事先生，又起了念頭，要繼續去籌備他的演說了：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知事先生，用一種極有禮貌的聲音，發出這幾個字……

不料霎時之間，從背後來了一陣笑聲，把他的文思，又打斷了。知事先生回頭看時，只見一隻黃綠色的啄木鳥，歇在他的帽子頂上，嬉皮癩臉地，向着他笑。知事先生，把肩胛一聳，露出不屑睬牠的意思，剛想回轉頭來，繼續去籌劃他的大演說，那知道那啄木鳥很不知趣，牠笑的不算數，索性大聲地喊將起來：

「這又何苦來！」

「怎麼！這又何苦來！」知事先生，氣噓噓地漲紅了臉，一面隨手做個手勢趕開那頑皮的畜生；一面加上些氣力，回頭來重新幹他的本行：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知事先生，加了些氣力，回頭來重新幹他的本行。

但是事有不巧，那啄木鳥方面的交涉，剛才結束，這裏一叢小弱的紫堇花們，覷着知事先生意思撩亂的當兒，也一齊翹起了他們的梗兒枝兒，和着一種甜而且軟的語氣，到他底面前來獻殷懃了：

『知事先生，你可覺得香嗎？』

於是一唱百和，那些泉兒們，登時就在他底脚下，潺潺地奏起一種文雅的音樂；那些秀眼鳥兒，也在他頭頂的樹枝上，使盡畢生的本領，唱出一闕怪美麗的調子，來給他聽；其餘樹枝周圍，上下左右一切的東西，沒有一個不是效尤着，全體一致起來阻止知事先生演說的起草。

那樹林周圍的東西，全體一致地，來阻止知事先生演說的起草……知事先生，鼻觀裏薰醉了香味；耳朵裏充滿了歌聲；他未始沒有意思，想擺脫這些妖媚的蠱惑，可是他辦不到了。他偃仰在草地上，徐徐解去他華美的裝飾，把他已成的演說，艾艾……艾艾地，重頭又述了兩三回：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諸位先生，諸位同事……』

編者的話：

這一篇簡直是可以說是一篇滑稽的諷刺詩。在這裏表現出『知事先生』的笨頭笨腦，更表現出自然界的偉大的力量。

作者描寫的手腕是值得佩服的。這樣一個題目，本來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東西可寫的，可是經他大筆的渲染，一切山水，草木，禽鳥，都變成這樣活潑，生動。牠們比知事先生還要靈活得多，都在和這位『一縣之尊，民之父母』開玩笑啊。由此可見文章不爲材料所限，只要善于處置，善于運用思路，隨時隨處都可以創造出佳妙的文章來。

第三十一篇 清華園之菊

孫福煦

歸途中，我屢屢計畫回來後畫中國的花鳥，我的熱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國，事不合心意，雖然我相信這是我偷懶之故，但總覺得在中國的花鳥與在中國的人一樣的不易親近，是個大原因。現在竟得與這許多的菊花親近而且畫來的是有六十二種，我意外的恢復對我自己的希望。

承佩弦兄之邀，我第一次遊清華學校。在與澳青君一公君三人殷勤的招待中，我得到很好的印象，我在回國途中渴望的中國式的風景中的中國式人情，到此最濃厚的體味了；而且他們兼有法國富有的活潑與喜悅，這也是我回國後第一次遇見的。

在這環境中我想念法國的友人，因為他們是活潑而喜悅的，尤其因為他們是如此愛慕中國的風景人情的。在信中我報告他們的第一句就說我在看菊花；實在大半爲了將來可以給他們看的緣故，我盡量的畫了下來。

從這個機會以後，我與菊花結了極好的感情。於是凡提到清華就想起菊花，而遇到菊花又必想見清華了。

在我們和樂的談話中，電燈光底下，科學館，公事廳與古月堂等處，滿是各種秀麗的菊花，爲我新得的清華的印象做美。然而我在清華所見的菊花，大部並不在此而在西園。

廣大的西園中，大小的柳樹，帶了一半未落的黃葉，雜立其間，我們在這曲折的路徑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像過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邊，蘆葦已轉爲黃色，小雀們在這裏飛起而又在稍遠處投下。就在這旁邊，有一道籬笆，我們推開柴門進去。花畦很整齊的排列着，其中有一條是北面較高中間窪下的，上面半遮蘆簾。許多菊花從這簾中探頭向外，呵，我的心花怒放了！

然而引導者並不停足，逕向前面的一所茅屋進行。屋向南，三面有土牆，就是挖窩中的泥所築的，正可利用。留南面日光可以射入。當我一步一步的從土階下去時，驟然

間滿室高低有序的花朵印上我的心頭，我驚懼似的喘息，比初初對大衆演說時更是害羞，聽演說的人的心理究竟還容易推測，因為他們只是與我彷彿的人；而衆菊花則不然，只要看他們能竭盡心力的表現出各個的特長，可見他們不如大多數人的淺薄的，我疑懼他們不知如何的在竊笑我的醜陋呢。可是，我靜下心來體察，滿室的莊嚴與和藹，他們個個在接納我。在溫和而清麗的氣流中，衆香輕撲過來，更不必說葉片的向我招展與花頭的向我顧盼了。於是我證明在歸航中所渴望的畫中國花鳥不只是夢想了。

等我上城來帶了畫具第二次到清華時，再見菊花，知道已變了些樣子，半放者已較放大，有幾朵的花瓣已稍下垂了。我着急，知道我的生命的迫促，而且珍惜我與花的因緣之難得，於是恨不得兩手並畫恨不得兩眼分看的忙亂開工了。

可是，我敢相信第一次擁抱愛人時所發情感的活癢：滿心包圍着快樂的畏懼，想立刻得到安慰，又怕褻瀆了愛人的尊嚴，我對於我所愛慕的花將怎樣的下筆呢？我深深的體味：此後，這樣富有的花將永遠保藏在我的紙上，雖然不敢說他將爲我所主有；然而

我將怎樣能使他保留在我的紙上呢？我九分九的相信我不能畫像他。試想一想，在一百筆二三百筆始能完成的一幅畫中何難有一筆兩筆的敗筆呢。所以，在這短促不及躊躇中我該留神使這一二百筆絲毫沒有污點；我敢說，這比第一次擁抱愛人時之戚戚爲將來一生中的交際的污點而擔憂者更甚了，因爲時間是這樣的短促。於是，雖然很急，卻因爲愛他而不敢輕試，我儘管拿了筆擊在紙上不敢放下去。

我雖然刻刻竭力勉勵從闊天處落墨，然而愛好細微的性質總像不可改易的了。在這千變萬化奇上有奇的二百餘種的當中。我第一張畫的是『春水綠波』。潔白的花朵浮在翠綠的葉上，這已夠嫵媚的了，還有細管的花瓣抱蕉黃的花心而射向四周，管的下端放開，其經柔起伏有如水波的蕩漾。我不怕褻瀆他而在他面前來說塵埃：無論怎樣巨細的穢物沾在他的上面，決不能害他的潔白，因爲他有他的本性，不必矜誇而人自然的仰慕他，所以也決不以外物之污濁而害真。我竭盡心目的對他體味，自信當已能領會他的外表不九分也八分了。可是我失敗了，明白的看得出，在我紙上的遠不及盆中的，——雖

然我曾很擔憂，因為我的紙上將保藏這樣燦爛的花，非我所宜有。然而現在並不因失敗而覺得擔負的輕鬆。

鎮靜了我的抱歉，羞媿與失望的心思，我想，微幸的花張起眼簾在看我作畫，也決不因我不能傳出他的神而惱怒的罷，我當如別的濁物之不能損害他是一樣的。看了他的寬大與靜默，我敢妄想，或者他在啓示我，羞媿是不必的，失望尤其是不該，他這樣裝束這樣表現的向人，想必不是毫無用意的。於是我學了他靜默的心，自然的有了勇氣，繼續畫下去了。

這許多菊種於我都是新奇而十分可以愛慕的，在急忙而且貪多的手下將先畫那幾種呢？每一種花有紙條標出花名。『夕陽樓』高丈餘，寬闊的瓣，內紅而外如晚霞；『快雪時晴』直徑有一尺，是這樣龐大的一個雪球，閃着銀光；『碧窗紗』細軟而嫩綠，絲絲如垂簾；『銀紅龍鬚』從遒勁的細條中染出紅芽的柔嫩……滿眼各種性質不同的美麗，這與對一切事物一樣，我不能品定誰第一，誰其次，我想指定先畫誰也是做不到。

於是我完全打消優劣的觀念，在眼光如燈塔的旋轉的時候，我一種一種的畫。

高大的枝條上，絳紅的一周，圍在一輪黃色的花心外，這是很確切的，名爲『曉霞捧日』的。他的紅色非我所能用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配合而摹擬的。他最不願有人世所有的形與色，卻很喜歡有人追過他。少年人學了他的性質，做成愈難愈好的謎語要人去猜，人家猜中了，他便極其高興。

我要感謝侍奉這種菊花的楊魯二君，並且很想去領教他們的經驗，特請一公兄爲我請求。

四點鐘以後，太陽漸漸的從花房斜過，只留得一角了，在微微的晚寒中我忙亂的畫着。緩得幾乎聽不出的步聲近我而來，出了我近旁時我才仰起頭來看他。這就是種這菊花的楊壽卿先生。

眉目不軒不輕很平靜的表出他的細緻與和藹，從不輕易露出牙齒的口脣上立刻知道他是沈默而忍耐的，而額角以下口鼻之間的絲絲脈理是十分靈敏，自然的流露他的智

慧，楊先生或指點或撫弄他親愛的菊花，對我講他培養的經驗。

他種菊已五年了，然而他的擔任清華學校職務是從籌備開辦時起的。他說，『每天做事很單調也很辛苦，所以種種菊花』。辛苦而再用心用力來種菊就可不辛苦，這有點道理了。

我竭力設想他所感覺到的菊花，然而這是怎麼能夠呢。他是從菊花的很小的萌芽看起的，而且他知道他們的愛惡，用了什麼肥料他們便長大，受了多少雨水與日光他們便喜悅，他還知道今年的花與往年的比較。我是外行人，就是辨別花的形色也是不確實的；而他們要在沒有花時識別花的種類，所以他只要見到葉的一角就認識這是那一種了，這與對家人好友聽步聲就知道是誰，看物品移動的方位就知道誰來過了是一樣的。

每天到四點鐘楊先生按時到來了。他提了水壺灌在乾渴的花盆中同時我也得到他灌輸給我的新知識。

我以前只知道菊花是插枝的，倘若接枝他便開得更好，有的接在向日葵上，開來的

菊花就如向日葵的大了。現在知道菊是可以採用種子的。插枝永遠與母枝不變；而欲得新奇的花種非用子種不可。

這裏就有奇怪的事了，取種子十粒下種，長起來便是不同的十種。可是這等新種並不株株是好的，今年四百新種當中只採了二十餘種。不足取的是怎樣的呢？這大概是每一朵中花瓣大小雜亂，不適合於美的條件統一勻稱，所謂不成品是也。不成品的原因大概在於花粉太雜之故，所以收種應用人工配合法。

『紫虯龍』那樣美麗的花就是配合而成的。細長直管的『善地泥封』與拳曲的『紫氣東來』相配合，就變了長管而又拳曲，如軍樂用號的管子，這樣有特性的了。他的父母都是紫色的，他也是紫色。倘若父母是異色的，則新種常像兩者之一或介於兩者之間，但決不出兩者之外。因為他們在無窮的變化中也有若干的規律，所以配種當有限制了。大概花瓣粗細不同的兩種配合總是雜亂的，所以配合以粗細相仿者為宜。

花房中，兩株一組，有如跳舞的，有許多擺着，楊先生每次來時，拿了紙片，以他

好生之德在各組的花間傳送花粉。據說種子的結成是很遲的，有的要到第二年一月可收。我推想這類種子當年必不能開花的了，詎知大不然，下種在四月，當初確實很細弱，但到六月以後，他們就加工趕長，竟能長到一丈多高與插枝一樣。

凡新種的花一定是很大的，不像老種如『天女散花』與『金運環』等等永遠培植不大也不高者。可是第一年的花瓣總是很單的，以後一年一年的多起來；而在初年，花的形狀也易變更，第一年是很整齊的。或者次年是很壞了，幾年之後始漸漸的固定。

我很愛『大富貴』，他正在與『素帶』配合。牡丹是被稱為富貴花的，然而這名字不能表示他所有性狀的大部。我要改稱這種菊花為『牡丹』，因為他有牡丹所有一切的美德。他的身材一直高到茅屋的頂蓬再俯下頭來。花的直徑大過一尺；展開一瓣可以做一羣小鳥的窠，可以做一對彩蝶的衾褥。我也仰着頭瞻望他，希望或者我將因他而有這樣豐滿這樣燦爛的一個心。我明白，他不過是芥子的一小粒花蕾長大起來的，除少數有經驗的以外，誰想到他是要成尺餘大的花朵的。到現在，蜜蜂鬧營營的陣陣飛來道賀，他雖

靜默着，也樂受蜂們的厚意。楊先生每晚拂刷『牡丹』的花粉送給『素帶』；他身上是北京人常穿的藍布大褂，然而他立在錦繡叢中可無愧色，他的服裝因他的種菊而愈有榮譽了。我可預料而且急切的等待明年新穎種子的產出，我敢與楊魯二先生約，『你們每年培植出新鮮顏色的菊種，而我也願竭力研究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希望能夠追隨』。這樣兩種美麗的花，在我們以爲無可再美的了，不知明年還要產出許多的更美的新種，我真的神往了。對大眾盡力表現這等奧妙是我們『做藝』的人的天職；在不可能的时候，我們只有盡心超脫自己，雖然我是不以此爲滿足的。

一人在遠隔人羣的花房中，聽晚來歸去的水鳥單獨的在長空中飛鳴，枯去的蘆葉驚風而哀怨，花房的茅蓬也絲絲飄動，我自問是否比孤鳥衰草較有些希望。滿眼的菊花是我的師範，而且做了陪伴我的好友。他們偏不與衆草同盡，挺身抗寒，且留給人間永不磨滅的壯麗的印象。我手下正在畫『趵突噴玉』，他用無窮的力，縷縷如花筒的放射出來。他是純白的，然而燦爛；他是倔強的，然而建立在柔弱的身體上的。我心領這

種教訓了。

與楊先生合種菊花的魯璧光先生正與楊先生同任舍務部職務的；每天正午是公餘時間，輪到他來看護菊花，有一次，他引導幾位客人來看菊，同時看我紙上的菊花，他看完每百時必移開得很緩，使不露出底下一張上我註有的花名。很高興的，他與客人看了畫猜出花的名字來。他說，『畫到這樣猜得出，可不容易了』。

當時我非但不覺得他的話對我過譽，我要想，難道畫了會不像的？所以我還可以生氣的。我自己所覺得可以驕傲的，我相信，在中國不會有人爲他們畫過這許多種，我對他們感激，而他們也當認我爲難逢罷。

臨行的前夜，我到俱樂部去向楊先生道別，他在看人下棋。這一次的談話又給我許多很大的見識。其中有一段，他說，『北京曾有一人，畫過一本菊譜』，我全神灌注的聽他了。他繼續說『他們父女合畫，那是畫得精細，連葉脈都畫得極真的。因爲每一種的葉都不，同葉子比花還重要，花不是年年一樣的，在一年內必定畫不好。所以要畫一

定要自己種花知道今年這花開好了，可以畫了，那兩位父女自己種花，而且畫了五年才成的。我以為我的畫菊是空前的。然而這時候我無暇懺悔我以前的自滿了，我渴想探問他，在那裏可以見到這本菊譜，但我不敢急忙就說，於是曲折的先問。

「這位先生姓什麼呢？」

「姓蔡的」。

「楊先生與他很熟識嗎？」

「不熟識的」。

「能夠間接介紹去一看嗎？」

「我也只見過一頁。那真精細，真的用工夫的呢」。

楊先生幼年時就種花，因為他的父親是愛花的，而且他家已三代種菊了。

為什麼自己以為是高尙以為是萬能的人總是長着一樣可憎的口鼻心思，用了這肉體與精神所結構的出品無非像泥模裏鑄出來的鐵鍋的冥頑而且脫不出舊樣？菊花們卻能在

同樣的一小粒花蕾中放出這樣新奇這樣變化富有一切的花朵，非無能的人所曾想像得到甚且看了也不會模仿的。有一種的花瓣細得如玉蜀黍的鬚了，一大束散着，人沒有方法形容他的美，只給他『棕攔拂塵』的一個沒有生氣的名字；有一種是玉白色的，返光閃閃，他的瓣寬得像蓮花的樣子，所以名爲『銀蓮』，其實還只借用了別種自然物的名稱，人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還有可奇的，他們爲了要不與他種苟同，奇怪得使我欲笑，有一種標明『黃鵝添毛』者，松花小鵝的顏色，每瓣鈎曲如受驚的鵝頭，挨擠在二羣中。最妙的他怕學得不像，特在瓣上長了毛，表示真的受驚而毛悚了，題首的圖就是『黃鵝添毛』的名字我不喜歡，乃改稱他爲『小鵝』。

有許多名稱是很有趣的，這勝過西洋的花名，然而也有不對的。況且種菊者各自定名，不適用於與人談講，最好能如各種科學名詞的選擇較好者應用，然而這還待先有一種精細而且豐富的菊譜出現。

一班人叫中國要亡了，爲什麼不去打仗；一班人叫閉門讀書就是愛國。倘若這兩種

人知道我畫了菊花甚且願消費時間做無聊的筆記，定要大加訓斥的。我很知道中國近來病急亂投藥的情形，他們是無足怪的。其實在用武之地的非英雄的悲哀遠比英雄無用武之地者爲甚。現在的中國輿論不讓人專學樂意的一小部分；因爲缺人，所以各人拉弄他人入伍。實在像我這樣的人只配畫菊花的，本來不必勞這一班那一班人責備的——可是，我要對自己交代明白，我應該畫他人不愛而愛我的菊花，一直畫到老。我喜歡學他人所不喜歡學的東西，這將是我的長處。

做人二十七年了，以前知道有這許多菊花，知道這許多菊花的性情嗎？我知道還有更多的事物爲我所不知道的，就是關於菊花的也千倍萬倍的多着，我想耐心而且盡力的去考究。宰平先生於講起古琴時說北京各種專門家之多，可惜他們不說，沒有方法知道他們。真的，我們在這富有的人海中感着寂寞，感着乾燥，可惜我們不知道願意陪伴我們給我們滋潤的人。我決定人間多着有智識懂得生活的人，不只是種菊一事。

編者的話：

寫菊花，是有好些地方把她人格化了的。

作者是一個畫家，在這篇文章裏面，他是用一個畫家的筆把各種各樣的菊花描繪出來的。

文筆雖有點近于繁瑣，但寫菊花的生活究有獨到的地方。

第二十二篇 紅海上的一幕

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他披上紅袍，光耀萬丈。雲霞布陣，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聽候號令，盡天所覆的大圓鏡上，鼓起微波，遠近同一節奏的輕舞，以歌頌他的功德，以惋惜他的離去。

景物忽然變動了，雲霞移轉，歌舞緊急，我戰戰兢兢的凝視，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海面失色，立即轉為幽暗，彩雲驚懼，屏足不敢喘息。金線萬條，透射雲際，使人領受最後的恩惠，然而他又出來了。他之藏匿是欲緩和人們在他去後的相思的。

我俯首看自己，見是照得滿身光彩，正在欣幸而慚愧，回頭看見我的青影。從船上投射海中，眼光跟了他過去，在無盡遠處，窺見紫幃後的圓月，豈敢信他是我的影迎來的！

天生麗質，羞見人世，他啓幕輕步而上；四顧靜寂，不禁遲回。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韻調而抑揚吟詠。薄靄是紫絹的背景，襯托皎月，愈顯丰姿。青雲侍側，桃花覆頂，在這時候，他預備他靈感一切的事業了。

我漸漸的仰頭上去，看紅雲漸淡而漸青，經過天中，沿弧線而下，青天漸淡而漸紅，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海行九天以來，至現在始辨方向。

我很勇壯，因爲我飽餐一切色彩；我很清醒，因爲我暢飲一切光輝。我爲我的朋友們喜悅：他們所屬望的我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中了！

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迎之而去了，太陽不想留戀，誰也不能挽留；空虛的舞臺上惟留光明的小雲，在可羨的佈景前閃爍，聽滿場的鼓掌。

月亮是何等的圓潤呵，遠勝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他照臨我，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追上太陽。月光是太陽的返照，然而他自有風格，絕不

與太陽同德性。涼風經過他的旁邊，裙釵搖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澈了。他柔撫萬物，以靈魂分給他們，使各各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合奏他新成的曲調。此時惟有皎潔，惟有涼爽，從氣中，從水上，縹緲宇內。這是安慰，這是休息，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再開始大家的工作。

編者的話：

寫景富麗，饒有畫意。

寫落日，寫初生之月，一則悲壯，一則娟好，是人格化了的寫法。

文字很美麗，只是微嫌太詞章化了一點。如天生麗質一段，便是堆砌舊詞藻極無精彩的。

第二三篇 立秋之夜

郁達夫

黝黑的天空裏，明星如棋子似的散布在那裏。比較狂猛的大風，在高處嗚嗚的響。馬路上行人不多，但也不斷。汽車過處，或天風落下來，阿斯法兒脫的路上，時時轉起一陣黃沙。是穿着單衣覺得不熱的時候。馬路兩旁永夜不息的電燈，比前半夜滅了光輝，各家店門已關上了。

兩人儘默默的在馬路上走。後面一個穿着一套半舊的夏布洋服，前面的穿着不流行的白紡綢長衫。他們兩個原是朋友，穿洋服的是在訪一個同鄉的歸途，穿長衫的是從一個將赴美國的同志那裏回來，二人係在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人都是失業者。

『你上那裏去？』

走了一段，穿洋服的問穿長衫的說。

穿長衫的沒有回話，默默的走了一段，頭也不朝轉來，反問穿洋服的說：

『你上那裏去？』

穿洋服的也不回答，默默的儘沿了電車線路在那裏走。二人正走到一處電車停留處，後面一乘回車庫去的末次電車來了。穿長衫的立下來停了一停，等後面的穿洋服的。穿洋服的慢慢走到穿長衫的身邊的時候，停下的電車又開出去了。

『你爲什麼不乘了這電車回去？』

穿長衫的向穿洋服的說。穿洋服的也不答，却脚也不停慢慢的向前走了，穿長衫的就後面跟着。

二人走到一處三叉路口了。穿洋服的立下來停了一停。穿長衫的走近了穿洋服的身邊，脚也不停下來，仍復慢慢的前進。穿洋服的一邊跟着，一邊問說：

『你爲什麼不進叉路回去？』

二人默默的前去，他們的影子漸漸兒離三叉路口遠了下去，小了下去，過了一忽，他們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氣吞沒了。三叉路口，落了天風，轉起了一陣黃沙。比較狂猛的

風，嗚嗚的在高處響着。一乘汽車來了，三叉路口又轉起了陣黃沙。這是立秋的晚上。

編者的話：

郁達夫是『五四』運動以來，文壇上主要作家之一。他的『沉淪』最享盛名，在當時是感傷的青年男女的聖經。

本篇以淒沉之心，寥落的秋夜，潦倒的失業者，織出了生之寂寞。

雖然不說一句感慨話，也不嘆一聲氣，但已經是淒涼，寂寞到極點了。這樣的表現方法是很經濟而又很有力量的。

第二十四篇 鴨的喜劇

魯迅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多久，便向我訴苦說：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在我卻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于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里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纔去，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問愛羅先珂君。

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人都睡了覺了，天下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游之地的緬甸，緬甸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緬甸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

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沈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時情的景來。

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爲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北京卻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卻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爲北京到處都有溝」。

「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爲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十幾個科斗子。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蝦蟆却實在是一個極

合式的處所。

科斗成羣結隊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孩子告訴他說，「愛羅先珂先生，他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的微笑道，「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常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發痧，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雞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咻咻的叫。他以爲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松花黃，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鳅來喂他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冷飯來喂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音，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喫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和希珂先，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

「唔，蝦蟆」。

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小鴨喫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怱怱的向赤塔去。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咻咻的叫，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盤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絕無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只有四個鴨，却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一九二二年十月）

編者的話：

假定我們說，魯迅所有的許多小品文中，『鴨的喜劇』是最美妙的一篇，想來大家不會反對吧。

在這兒，作者用最經濟的手腕，表現出北京的寂寞，表現出盲詩人的心靈，表現出盲詩人去後的懷念。表現的方法，極其美妙的，蝌蚪和鴨，便是這幕喜劇上的主人公。

『只有四個鴨，却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在這樣的結語中，表現者作者無限的感慨和他的人生哲學。

II

(共六篇)

從二十五篇到三十篇都是關於倫常間的愛的描寫。文字的態度是嚴肅的，懇摯的。

在這兒沒有半句腐酸的道學語，沒有半點兒的虛飾。至情流露，便是一切了。在這裏面，尤其是『一個人在途上』，和『朵斯退夫斯基書信』兩篇是特別可珍貴的，假定說文學是不朽的話，像這樣的作品，便是不朽的名作了。

第二十五篇 背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

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是真太聰明了！

我說道，『爹爹，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一眼，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台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台，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

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的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狠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

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十月在北京。

編者的話：

『背影』是對於父親的愛的描寫。

由他的父親送他的行，買橘子給他一件瑣事，來刻畫出『父愛』的偉大。

『父親是個胖子，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

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這一段的描寫是極其生動而深刻的。



第二十六篇 一個人在途上

郁達夫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零的一個。頻來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會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的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內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去，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過來的時候，自家就想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自身以外，已經沒有兄弟，沒有隣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箇兒子，而我自己呢，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都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爲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

後兵亂迭起，交通阻隔，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兇疾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歷的五月十日。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為在大家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受苦的時候，的確是覺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那敢提一句？可憐這兩箇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後的暗黝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湊集在一條線上，旅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妻兒因為在浙江老家裏不能與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寄食的哥哥

家去，是去年四月中旬。那時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受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箇，日日和龍兒伴樂，閒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蔭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秋風吹落葉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爲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去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個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爲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祇說是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箇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幾聲。啊，啊！這幾聲的呼喚，是我在世上聽到的他的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忙的逃往上海。接連便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箇填債的兒子，是當離亂困厄的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箇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担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的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首，早已在妙觀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歷端陽節的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一箇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異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間，只問他

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地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呢？』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裏會死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說，他的談吐，決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輛馬車，馬車裏坐着一箇載灰白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的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見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爲我去年離京時所帶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口，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使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道：『爸爸怎麼不家來呀？爸爸怎麼不家來呀？』他慰說半天，他還是儘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箇人在外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靈心，常有望遠思親之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刹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爲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

硬是哭着要坐，被我毒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也是因為要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是要這樣早死，我是典當強劫，也應當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無邪的慾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太無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說，頻死的前五天，到病院裏，叫了幾天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響了，停一會兒，又再叫起來，到了舊曆五月初三，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氣管，咚咚在抽噎；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眼角上，就迸流下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你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聽了這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歷端陽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就終於斷氣了。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於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抬頭一看，纔見了一張告示郵差用信的白紙條。

自從龍兒病後連日連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那經得起最後的這一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眼淚，又那能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為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牠一兩箇月。

搬回去的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了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娘送他的，因為他自家燒了一個窟窿，他還哭了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屋磚上幾堆燒紙錢的痕跡！當他下殮時燒的。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棵棗樹，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我摘取了一棵，丟入他的大褂斗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棵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在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夜靜，方能入睡。在這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滴答的墜棗之聲。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鋪裏，買了許多冥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了妙觀閣的廣誼園瑩地門前，她方從嗚咽裏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子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車轉來，到玻璃廠去買了一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墓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要燒化的時候，她却叫着說：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時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堆錢去用吧！』

這一天她在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

候，他娘還哭叫着說：

『龍！龍！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麼不能回來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托一箇呢？』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却儘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有一次和女人睡午覺，他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着襪子，跑到了上屋起坐室裏，並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邊找尋什麼。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了起來，並且抱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以後，她纔告訴我說，在半睡半醒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決的說：『的確是龍回來了。』

北京的朋友親戚，爲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同去，因爲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那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中間消逝了。

這一回南方催我就道的消息，過於匆忙，出發之前，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沒有做了。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爲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出發之前，又因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墓地裏去探望一次。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儘是酸一陣，痛一陣迴想這一件恨事。有幾次想和她說出來，叫她於兩三日後再往妙觀閣去探望一趟，但見了她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悽楚，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遠了，自家一個人。是孤零丁的一個人。在這裏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

編者的話：

假使郁達夫一生只有這篇『一個人在途上』，他在文藝史上的名字，也是不會消滅的。

這一編作品寫的是失子之痛。是一篇至情流露的文章，像這樣的文章，是眼淚和血的總和。讀之只覺得一片嗚咽而已。

『龍！你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抽咽受苦，何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我想無論誰，讀到此地的時候，都會下淚吧。

第二十七篇 瑪秀

屠格涅夫

幾年前，我住在彼得堡，每逢雇用雪車的時候，常乘機和車夫閒談。

我特別喜歡和趕夜程的車夫閒談，這種車夫都是近鄉的貧苦農人，他們帶了赭褐色的小馬到京城裏來，希望賺些生活費和地租錢回去。

於是有一天，我雇了這樣的一個車夫……他是一個二十光景的小後生，身材頗長，態度軒昂，生着碧眼和紅頰，實是一個壯健的脚色。他頭上戴着一頂破舊窄小的帽子，掩着眉際，那黃金色的卷髮，蟠伏在那帽子之下。而在那樣闊大的肩膀上，竟穿上那麼窄小破裂的外衣！

但那車夫美麗無鬚的臉上，却露出沮喪而萎靡的神氣。

我開始和他談話。他的聲浪中含着悲戚的音調。

「什麼事？朋友，」我問他，「你爲什麼這樣不高興？你有什麼不如意的事？」

那後生一時不答我的話。「是的，先生，我有心事，」他終於說了，「這樣悲戚的事，再也沒有的了，我的妻子死了！」

「你愛她……你的妻子？」

那後生並不擡頭看我：他只略略低下了他的頭。

「我愛她，先生！那是到今已過了八個月了……但我不能忘却。我的心悲痛欲裂……說也奇怪，她爲什麼竟會死去？一個年輕的女人，體格又是強壯……一天的工夫，虎列拉把她攫去了！」

「那麼，她待你好嗎？」

「呀，先生！」可憐的人，深深嘆了一口氣，

「我們的共同生活，曾是多麼的快樂呵！她死時我不會在家！你看，我在這裏纔聽到她的死耗時，他們已經把她埋葬了；我匆匆地回向村裏，我的家——我走到那裏——已是半夜過了，我跨進我的小屋，呆立在房間的當中，輕輕地喚着，「瑪秀！唉，瑪

秀！」什麼都沒有，只聽得蟋蟀的哀吟。我那時哭倒在地，坐在小屋的地板上，用我的拳繫着地面，「饕餮的大地呀！」我說……「你已吞噬了她……把我也吞噬了去吧！——唉，瑪秀！」

「瑪秀！」他又用沈着的音調，突然附加的說。他儘是拉着韁繩，用他的袖子拭去眼中直淌下來的淚，揮着淚袖，抽動着他的肩膀，再不說什麼話了。

我跳下雪車時，於車錢之外，多給了他幾個銅子。他兩手捧着帽子，對我深深地行了一禮，便在正月裏的煙霧蒼茫，荒涼滿目的街上，慢悠悠地循着一片雪路驅車遠去了。

編者的話：

屠格涅夫 (Turgenev) 俄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與托爾斯泰，朵斯退夫斯基共稱俄國三大作家。

「瑪秀」這一篇，用簡鍊的筆，冷靜的腦，描畫出一個喪妻的少年的悲傷。這篇短文中，最優秀的一段，是聽見了「瑪秀」死耗的一段。



第二十八篇 伯倫先生

伯倫孤獨的生活着，十分的孤獨了。從他們分離了以後的五星期中，新生活的新感覺阻住了他作種種的回想。他重新又過曠夫的生活，恢復他遊浪的習慣，常常到餐館中去用膳。他爲了免除嘲笑，特委託他們的律師，給了他妻子一筆離婚費。他漸漸的想念他孩子起來了。晚上他一人在家裏時，常常忽然間聽得喬治叫『爸爸，』他聽了心腑便跳躍，他於是急速的起來去開了門，看看他的孩子是不是回來了。一只狗或鴿子出去了也會回來的，爲什麼一個小孩童不如牠們呢？他覺得他自己弄錯了，於是又坐了靠椅中想念他的孩子。他想念他想念他一小時，甚至整整的一天，他只想接吻他，抱住他，撫摩他，把他放在膝上玩耍，他覺得孩子的小臂圍在他的頸上，他的小嘴接觸他的鬍鬚，他的柔髮遇着了他的面頰，所以這些都是他發生苦痛，好像一個男子失去了個熱愛的人。他每日差不多上百次的把他是不是喬治的父親這問題自己問自己，他每次睡覺前，

在牀上總要回想到一連串傷心的問題。

他最怕晚上的黑暗。所有的悲傷都侵入了他的心頭，使他變得癡呆。他對於他自己思想的害怕，好像罪人怕刑法的執行一般，他逃避這種思想好像迴避野獸一般。他害怕空洞黑暗的住屋和荒涼的街道。

所以伯倫總是本能地走着寬大光亮而繁盛的街道。明閃的光亮和人山人海의 行人引動了他的注意力，使他不作胡思亂想，當他走得疲乏了，當路上的行人漸漸稀少了，寂寞的恐怖迫得他闖入聚滿人衆的酒店。他在那里坐下在一只小小的圓桌邊，要到了酒瓶慢慢的飲着，每遇一個飲酒客人走出的時候，總是覺得有些不舒服。他只想執住了他的手，把他拖了回來，要求他再留一些時候，他最怕酒店的堂倌走上來向他說，『來，先生，這是關門的時候了！』

他這樣常常到酒店去，性質凶烈的啤酒薰醉了人們的意志，他差不多在那里過生活。

在每次飯後，他總是飲了三四小杯的勃蘭地，這使他漸漸的入於昏沉，他於是垂下了頭，閉上了眼，進入睡鄉了。他醒來時整整衣服，脫去帽子，拿起在朝上已經閱過了報紙看，從頭到底的念着。四五點鐘時，他出去散散步，吸些新鮮空氣。於是再回到他的老位置，這是特別給他留出的，他又開始飲酒了。他和幾位熟識了的酒朋友談話。他們談談時事，說說政局，直到了進晚餐的時候；他晚上的時間，也像下午那樣的花費了過去，一直到了酒店關門的時候。當他被迫而退出酒店，走到黑暗空虛充滿了悲思愁想的住屋時，他覺得最是難堪。因為他的住屋，對於他好像地獄一般，所以他到大旅館的第一層租了個房間住。在這樣的大洋房中，他不再孤獨了。他覺得四圍的人都存心害他的樣子，當他看見了他的牀位，過去的悲愁又來攪擾他時，他走到廊下的路上，走來又走去，好似一個神經病者，他在每個關上了門的臥室前，很傷心的看見一對一對的鞋子，婦女的小鞋子放在男人鞋子的旁邊，他心裏想，他們一定都是很快活的，一定都睡在和暖的牀上。

這樣的五年過去了，悲傷的五年。有一天，他在外面路上散步時，忽然看見一個容態激起他注意的婦女。一個高大的男子和孩子同着了地，他們三人都走在他的前面他自已想，他以前好像在什麼地方曾經見過了他們的，他忽然認識了她的手，她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同了利瑪新和他的孩子，他的小喬治。

他的心跳躍了，但他並不停了脚步，因為他要看看他們，他跟着他們。他們看去好像一個中等階級的人家，亨蘭得靠近利瑪新，低低的向他說話，不時的斜視他，伯倫看清了她的面容，她的微笑，她的媚態，她顫動的嘴唇。但最是引動他注意的是那孩子了。他怎樣的長大和強壯啊！伯倫看不到他的臉兒，只能見他那長而美的頭髮。這位長大而裸腿，走在他母親旁邊的孩子就是喬治了。

他們在一個店鋪前站住了，所以他看清楚了他們。利瑪新已經很老，髮白而體瘦；他的妻子，却仍是像以前那樣年輕，而且更肥胖了。喬治和以前大不相同，他差不多不認識他了。

他們又向前走，伯倫在後面跟從着。他走得快，追過了他們，於是又走回來，這樣他能面對面的遇着了他們。當他走過孩子邊時，他輕輕打了他一下。孩子惡恨恨的望着他，他急速的走開了。好似竊賊那樣的逃開，他深怕被他的妻子和她情人所看清楚了他。他一步不停的走入酒店，氣喘喘的坐下了椅子。這一晚他飲了三杯的酒。

他心裏感覺這次相會的苦痛一連有了四月。他每晚都在幻覺中見到他們三個人，父親，母親和孩子很快樂的一同在路上走着。這種新影象又成爲他的一種新苦痛。小喬治，他的小喬治，他最是心愛常常接吻的孩子是不會再見了，他看見的是另一個，好像是以前那個孩子的哥哥，一個赤了腿的大孩子，他並不認識他！他一想到了這裏心裏很是悲痛。兒童愛是消失了；他們間已沒有了什麼關係；孩子見了他也不知道伸出他的手來。他甚至惡恨恨的視他呢。

他漸漸的又安靜了。他心理上的苦痛感少了，他曾經親眼見過了的印象慢慢的不來擾他了。他差不多像常人那樣生活着，飲飲啤酒，穿穿新衣，隨便的過了一天是一天。

他漸漸的老蒼了。當他戴了個新帽子走入酒店時，總要對着鏡子照了許多的時候，然後才坐下，他幾次三番的把帽子脫了又戴，戴了又脫，最後問他的朋友，一個酒店中很留心他的侍女，她看起來這是否配他的身體。

他一年中到戲院中兩三次，在夏天，他有時把全夜花費在露天的音樂會上。他這幾年復一年的過去，緩慢的單獨的過去。

他現在很少想到那可怕的景象了，自從那可怕的一晚後，二十年又過去了。但他的生活從此以後總是很悲傷乏味了。酒店的主人不時對他說，「你應得自己找一些快樂；你可以到鄉下去吸一些新鮮的空氣，我覺得你近數日來老得多了。」當飲酒的客人都出去了時，他每每對侍女說，「可憐的伯倫先生不會久於人世的了；他老是不離開巴黎那是很不好的。勸他到鄉下去散散心；他是很相信你的。夏天就在目前了；這可以給他一些活氣的。」

她對於這樣慣常了的客人，把了滿腔的憐憫和慈悲心，每天向伯倫說，「先生，你

決定去吸一些新鮮空氣。在天氣晴朗的日子，鄉間的景緻是很好的。喔，要是我做得
到，我願意終身在那里過生活。」

他於是漸漸想到城外去一次看看那里的情形是否像她所說的。他在某一天朝上對她
說：

「你知道巴黎的附近，什麼地方有好的點心店麼？」

「到聖日爾曼街上去；那里是很好的！」

他正當訂婚的時候，曾經到過那里的。他決意再去玩一次，他選定星期日去，這也
沒有什麼理由，不過大家慣常在星期日出門，即是在一星期中的別的日子都有正經的
事；因此他在一天朝上到聖日爾曼去了。他覺得口渴了，他很想每個車站都走下來到酒
店去飲一二杯酒，然後再乘車回巴黎。他覺得旅途很長。他平日可以整天的冷坐着，但
這時他坐在車裏看見一個一個的村莊如飛的過去，反而覺得勞苦疲乏了。

可是他所見的景緻覺得處處很有味的。他在羌多橋下望見幾只小船，有幾個赤了臂

的舟子划着，順了流水很快的過去，他心裏想，『世上確也有自己會尋快樂的人！』車到了聖日爾曼，便在月台上停下了。伯倫下了車，慢慢的走去，向着街上走去，因為他已經有些疲乏了。廣大的平原展開在他面前，大得好似一個海，偉大的村莊，點綴在中間，稠密得好似市鎮一般。和暖的太陽光普照在大地上。伯倫吸着溫和的微風，使得他精神活躍，血氣流動，自己對自己說：

『這誠是很暢快的。』

他於是再向前走幾步又停下了。他也能像別的遊人那樣，東走西走的找快樂。他經歷了千變萬化的生活，有趣的，苦痛的，時常在那里變動，而且奇異得不是言語所能解釋的。現在，年紀已是很老了。他願意終身的做個醉漢，不要家室，不要朋友，不要希望，也不要一切好奇心，他被悲愁的情感所圍繞，他想回到巴黎，把身子匿在酒店和昏睡中！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夢幻，所有的願望。都被平原上的日光所喚起了。

伯倫覺得再站在那里將會失去知覺了，他急速的到酒店裏去飲酒。想藉酒的力量，

忘記一切悲愁，至少可以在那里找到一兩個談談話的人。

他在葡萄棚下找定了個位置，因為在那里可以望見四周的村莊，他點好了酒菜，叫他們快一些拿到。於是別的客人也來了，他們坐在他近邊的桌上。他覺得更舒服了，因為他不是孤獨了，有三個人一塊兒在他旁邊用點心。他望了他們再三次還沒有看清楚，有一個他好像是完全不認識的，忽然間，那婦女發了個聲音，這是深深刺入他骨髓的。

那聲音是說，「喬治你要切些雞來吃麼？」

別的聲音回答說，「好，媽媽。」

伯倫想了想，他知道了；他就猜想到他們是什麼人了！他的妻子生得很肥大，成爲一個高年，嚴正而可敬的婦女了，她把頭向前吃東西，深怕有什麼玷污了她的衣服，喬治已是成人了，他生了些短鬚鬚，他戴了個高帽子，穿了件白色的衣服，面上帶了個眼鏡，因為這麼妝飾是好看了不少。伯倫很異樣的注視他，這是不是喬治他的兒子麼？不，他不認識這位年輕的人；他們沒有什麼相像的地方。利瑪新是背向着他的坐着，他

彎了肩在那里吃東西。

他們三人看去都是很快活很稱心，他們的生活平安而舒服，充滿了和暖和情愛。他們得到這樣的生活，應該謝謝伯倫，因為他們欺騙了他苦痛了他之後又取得了他的金錢！他們把他這樣一個無罪而平凡的人，陷於孤獨寂寥，遭遇了人世間無上的悲愁！他們害得他成了個無用處無目的的人，一個世界上的遊浪人，一個無快活無希望而可憐可憫的老人。世界對於他是空虛的，因為他無所愛於世界。他就是走到了別的國家，或是走遍了街道，闖入每一個房屋，但他始終找不到一個可愛的人。

這都是這三個人的錯處啊！這都是這位無恥的婦女，不知名的朋友，和身材高大的孩子的罪過。他現在懷恨那個孩子也像對於其他二人一樣了。他不是利瑪新的兒子麼？要是不然，利瑪新也會養大他愛護他的麼？利瑪新要是知道了這不是他的兒子，他不會很快的逐走了這孩子和他的母親麼？有沒有肯養大別人家孩子的人呢？他們三個人，使他感受無窮苦痛的三個人，現在都坐在離他很近的地方。

伯倫望着他們，一切苦痛和失望的回憶，都因而觸發了，他們那得意而稱心的樣子，尤其使他覺得不安。他只想去殺死了他們；用酒瓶來打擊他們。

他現在要實行報仇了，因為他們這時都在他的手中了。但是怎麼辦呢？他想出了許多方法，許多好像在報紙上所見到的可怕的方法，但他都不能拿起手來實行。他繼續飲酒，想增加些勇氣，使得這樣不易得他的機會，不至把牠輕輕放過了。

他忽然想到了個念頭，一個可怕的念頭；他竭力的飲酒以實現這個念頭。他一面微笑一面喃喃說：『他們在我的手中了，他們在我的手中了！我們看着，我們看着罷！』

他們慢慢的用完了點心，講了些不關緊要的話。伯倫聽不出他們說了些什麼話。他妻子的臉兒尤其足以激怒他。他們付好了賬，大家站起來了。伯倫於是注意到了利瑪新。他好似一個退職了的外交家，因為他生了些雪白柔順的頰鬚，看去是很莊重的。

他們走去了。伯倫站起跟着了他們。他們起先在街上閒散，後來走到樹林中去玩。

伯倫遠遠的追隨他們，好使他們不至疑心他。

伯倫漸漸走近了他們，他走的吃力得很，因為他現在不常走路了。他忽然追出了他們，但是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攪擾他，他又走回來，所以和他們面對面了。他向前的走着，心裏不絕的跳躍，深怕他們走在他後面了，他對了自己說，『來，現在是時候了。勇敢些！勇敢些！現在是時候了！』

他向四周注視了一下，他們三人都坐下在草地上，在一顆大樹下面，他們繼續的談笑。他意志決定了，很快的走到他們前面站住了，他斷斷續續的說道：

『這是我啊！這裡是我！我知道你們是想不到我的罷？』

他們三人見了都嚇了，他看去好像是個患神經病者。他繼續說：

『人家都以爲你們是不再認我的了。你們看看我罷！我是伯倫，亨蘭伯倫。你們想一切都過去了，你們是不會再見我的了。啊！但是我又在這裡了，你們看，現在我們要講一講道理了。』

亨蘭得嚇得把兩手蓋住了頭，喃喃的說，『喔！上帝啊！』

喬治看見了這位好像要打他母親的生人，跳起來要拿領圍來縛住他。利瑪新見了他也嚇極了。他又續說道：

『我們現在要講一講道理：適當的時候已到了！啊！你們欺騙了我，你們害了我一生，你們想我是永世找不到你們的了！』

那少年把他用力推了開去。

他問着說，『你癡了麼？你想做什麼？快些走開些，否則我要不客氣了！』

伯倫回答他道，『我要做什麼？我要告訴你他們這些是什麼人。』

喬治仍是怒氣冲天，差不多要打他了。

伯倫說，『讓我說下去，我是你的父親，他們現在還認識我麼，混蛋的東西！』

那少年吃了一驚，放了拳頭轉向他母親。伯倫走到她身邊說：

『好了，你自己告訴他我是什麼人！告訴他我的名字叫亨蘭伯倫。我是他的父親，

因為你是我的妻子，因為他的名字叫喬治伯倫，因為你們三人都靠了我的金錢過日子，

靠了一萬佛郎的離婚費，這是我在逐走了你後給你的。你可以告訴他我爲什麼逐走你麼？因爲我疑心你和這個混蛋，你的情人發生了什麼關係！告訴他我是個怎樣的人，一個忠實可靠的人，你爲了金錢而嫁了他，你自始便欺騙了他。告訴他你是個怎樣的人，我是——』

他一面說話，一面喘息。那婦女叫喊說：

『利瑪新，利瑪新，不許他說話；叫他安靜了！不准他在我的兒子前說這種話！』
利瑪新這時也站了起來。他低聲的說道：

『停了你的嘴！停了你的嘴！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些什麼嗎？』

伯倫說，『我很知道我在做些什麼，這還不算什麼。尚有一件我要知道的事，這是我使我苦痛二十年了。』於是，他又轉向了喬治，喬治這時正在驚愕失措的靠在樹旁邊。

他說：

『聽着我的話。當她離開我的房子時，她想這樣的欺騙我還不夠，她更要使我常常

失望，你是我的唯一安慰者，她却把你帶了去，她還說我不是你的父親，而他却是你的父親。她是說謊了麼？我不能知道。我最近二十年來常常把這個問題自己問自己。」

他漸漸的走近了她，把她掩護在頭上的手拿開了，他又說道：

「現在好了！我要你告訴我究竟我們兩人中誰是這少年的父親？他呢還是我，你的丈夫還是你的情人。來！來！告訴我。」

利瑪新直衝到他那邊。伯倫把他推到了後面說，「啊！你現在算勇敢了！你比那天是勇敢了，你想我那時要害死你了。很好！要是她不回答，你來告訴了我罷。你應得像她一樣明白的。告訴我，你是這少年的父親麼？來！來！告訴我。」

他又轉向他的妻子說：

「要是你不告訴我，無論如何。你至少要告訴了你的兒子。他已經長大了，他有權利知道誰是他的父親。我不知道，我永遠不知道，永遠，永遠！我不能告訴你我的孩子。」

他似乎喪失知覺了；他的聲音變得尖銳；他舞弄着他的兩臂，他好像個瘋子了。

「來！……給我個回答……她不知道……我不相信她亦不知道……不……她是不知道！……哈！哈！……沒有人知道了……沒有人……哪一個能夠知道這種事情呢？……你也是不會知道的，我的孩子，你也像我那樣一些都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問問她罷……你便見得她也是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你更是不必說，沒有人知道的了。你可以選擇……你可以選擇……是，你可以選擇的……他或是我……選擇……再會了……我的話完了……要是她有一天告訴了你，你就來告訴我。你能不能呢？我住在大陸旅館……我很希望知道的……再會了……我希望你們能夠過快樂的日子……」

他於是走了開去，在大樹底下自言自語。他並不再望望他們，只是一路忿忿然的走去。他不自覺已走到了車站。一個車子正在要開了，他便走了上去。他在路上漸漸消失了怒氣，恢復了知覺，於是就回到巴黎了。他自己詫異自己的勇敢。他身體覺得疼痛，

好像折斷了什麼骨頭。可是他仍舊到酒店裏吃酒。

酒店的侍女見他來了，驚異地說，『什麼！已經回來了麼？你覺得吃力麼？』

『是——是，我是吃力了……很吃力了……你知道，一個不慣常出門的人……我已覺得很夠了。我不再到鄉下去了。我還是常留在這裏覺得舒服。在將來我不想再行了。』

她不能使他把這次小小旅行中所經歷的——告訴了她。

在這天晚上，他一生中第一次得到暢飲了回去。

編者的話

莫泊桑 (Maupassant) 是法國十九世紀的大作家。自然派的藝術，到了他才算是登峯造極。

本篇是從他的短篇小說『伯倫先生』節選出來的。寫一個有傻氣的漢子的『兒

子愛』。讀之令人哭不得，笑不得。從這篇帶滑稽的故事中，曝露出社會的黑幕，人生的罪惡，這是自然派作家的特點。



第二十九篇 安斯退夫斯基(Dostoevsky)書信

一 致兄米海爾書

自彼得保羅堡，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八四九。

哥哥，我珍愛的朋友！一切都定了！我是被判定了去做堡中（我信，是在奧倫堡的堡中）的四年苦工，期滿後去服兵役。今天十二月廿二日，我們被提到西米諾夫操場上。在那裏，死刑判決文在我們一千人面前宣讀了，我們受着指導吻了十字架，我們的劍在我們頭上析斷了，我們最後的裝束弄好了（白衣）。於是三個人綁在柱上候決。我是第六個。三個人一批提了出去，最後，我是在第二批中，可以讓我活的時間不過一分鐘。我想到你，哥哥，和你的親人；在最近一分鐘裏，你，只有你是在我心中，祇在那一霎時我看實了我怎樣地愛我喲，親愛的我的哥哥！我又設法同立在近旁的潑萊許

甫以及杜羅甫擁抱，對他們訣別。最後，退陣的金鼓響了，在柱上綁着的一千人提回去了，他們對我們宣布，說皇帝陛下赦全了我們的命。於是定了現在的這個判決。派姆獨得了赦，恢復了軍中的原級。

他們剛剛對我談過，親愛的哥哥，說今天或明天我們就要動身。我要求會會你，但他們對我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只可以寫這封信給你：趕緊給我一封回信，能夠怎樣快就怎樣快。我恐怕你成者已經得到了我們死刑判決的消息。在囚車的窗中，當我們被提到西米諾夫操場去的時候，我望見一大堆人；或者這消息達到了你，而你便爲我難受。現在，你將因爲我的報告而寬懷些了。哥哥！我沒有灰心，我沒有喪氣。生命是在無論何處都是生命，生命在我們的身內，不是在我們身外的。許會有人們近在^三我的身邊，就在人們中間做一個「人」而且永遠地做一個人，在不幸所給與我的無論什麼境地中不灰心，不屈服——這就是生命；這就是生命的工作。我已經看清這個，這個概念已經深入我的肉和血中。不錯，這是真的。那個曾經創造着，在度着最高的藝術生活的頭顱，

牠曾經看實了而且習慣了精神的最高的需要——那個頭顱已經從我肩上砍了下來。所留存着的是被我製造出而尚未被我實體化的那些記憶和幻影。牠們將要給我創痕，這是真的。但是在我的心中，在同一的肉和血裏面，仍然留存着一些能夠愛，能夠忍，能夠欲，能夠希的東西，而這種種就是生命。「人看見着日光」！現在哩，再會吧，哥哥，不要替我苦惱！

現在說說物質上的東西吧 我的書籍（我的那本「聖經」仍在着），以及我幾頁的鈔本。那篇戲劇和那篇小說的草略（還有那篇做成的「一個孩子的故事」），都已從我這裏拏了去，在有所可能的範圍中將要由你得到。我又把我的外套和一些舊衣服遺存下了，你可以差人來拏的。哥哥，現在我也許要走長路。錢是省不來的。親愛的哥哥，當你接到這封信時，倘若能夠弄到些錢，請你立刻送給我，現在我需要錢甚於需要空氣（爲一個特別的用途），請你也寫幾行信給我。倘然莫斯科的錢寄來時，——請你記得我，不要撇棄我。好了，盡於此了，我是負着債（註一），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

吻你的妻和孩子，常常對他們提起我：使他們不要忘記我，或者，我們將會有重逢的一天呢！哥哥，望你珍重着自己，珍重你的家人，安靜地，謹慎地生活着吧。望你顧念你的孩子們的將來……積極地生活着吧。在我的內心，從來不會有過像現在這樣健全而豐饒的精神生活活動着。但是我的身體能支撐不呢？我不曉得。我將扶病而行，我正患着淋巴腺炎。但是不必就心！哥哥，我一生所經歷者儘多，沒有事足以使我畏懼了。什麼要來，就讓牠來吧！我一等到有機會，就要寫信報告你關於我自己的情形。請你代我向美可夫家告辭並致最後的祝頌，請對他們說，我感謝他們於我命運的無間的關心，請你用最熱摯的態度替我向友瑾那比特羅笑娜（註二）說幾句話，我祝她幸福無量，我將永永懷着感恩的敬意記得她。請握握尼古壘阿退魯諾雜誌（註三）和阿普龍美可夫的手，以及所有別的人們。請你找到楊諾夫司基，握握他的手，謝謝他，最後請同一切還未忘記我的人握握手。還有那些已經忘記我的人——請也替我對他們致意。請吻我們的兄弟科兒雅。寫一封信給我們兄弟安得利使他知道我的近況。請再寫信給我叔叔和孀

婦。這我用自己的心意懇求你，請你替我問候他們。請寫信給我們的姊妹們：我稱頌她們快樂。

或者，我們將會有重逢的一日呢，哥哥！珍重你自己，生活下去，看上帝的愛的面上，直到我們再會見。或者還有一日我們將互相擁抱，追溯我們的青春，我們的黃金時代，我們的青春和我們的希望；這些，在這個時候，我正血淋淋的從我的心頭挖出來，都埋葬牠們。

難道我將永永手中沒有筆了嗎？我想四年以後會當可能。我將來能寫出的東西我將統寄給你——假使我能寫出來的話，我的天！多少的幻想，在我心中生活過，重新被我創造過的，將重要毀滅，將要在我腦中消滅，或者將要像毒汁一般地擠出在我的血裏。喲！不錯。倘然他們不許我寫的時候，我將要毀了。還不如十五年監禁，而手中有着一支筆的好！

寫信請寫得更頻數些，寫得更詳細些，事情更寫得多些，多些。在無論那一封信

裏，請把一切家庭瑣事，細碎不緊要的小節，都寫給我，不要忘記。這將予我以希望和生命，只要你曉得在這裏堡——你的來信怎樣地振作我。這最近的兩月半的時光，那時寄信接信都是禁止了的，對於我萬分難受。我病了。那你不送錢給我的這件事實，常常的使我替你憂慮；這好像足見你自己是十分拮据？再吻一下你的孩子們；他們可愛的小臉常在我的心頭。唉，他們快樂！你自己也得快樂呢，哥哥，請你快樂……

但是不要憂慮，看上帝的愛上，不要替我憂慮！千萬相信我灰心，千萬記住希望並不會拋棄了我。四年中我的命運將漸入佳境。我將爲一個普通兵士——不復是一個囚犯，而且，請記住會有一日我將要擁抱你。三刻鐘之內我已在死的掌握中；我就抱着這想頭度過了這段時光；我已在最後的一瞬間，而現在我又再生了。

要是任何人對於我有着惡的記憶，要是我曾經同任何人爭鬧過，要是我在任何人心造成了一個不快的印像——請你對他們說，他們須得把牠們忘了，倘若你要去會他們的話。在我心中沒有恐，沒有恨；在這一瞬間我將親愛地親愛地去擁抱我舊友中的隨

便那一個。這是一種安慰，我今天已體驗到，當我在臨死時向我所愛的人們說再會的時
候。在那當兒我想起那死刑的執行的消息將使你痛死。但是現在哩，請你放心，我仍然
活着，而且在將來還是活着，抱着一個總有擁抱你的時候的想頭。只有這想頭現在是在
我心上。

你在做什麼？今天你想了什麼？我們的事情你知道嗎？今天是怎樣的冷喲！

唉，只要我的信早早達到你就好。不然時我將要四個月得不到你的信息，我看見最
近兩個月中你送錢給我的信封，姓名地址是你的筆跡。我很快樂，知道你安好。

當我回頭看看過去，想起多少的光陰曾經白白地虛糜了，多少的光陰是遺失在錯覺
中，在過失中，在怠惰中，在生活方法之不明瞭中的時候，想起怎樣地不惜光陰，我怎
樣地違了心，背叛了精神，做下了罪孽的時候——我椎心泣血了。生命是一件珍賜，生
命是一種幸福，每一分鐘可以是一個幸福的時代，『少年時就要曉得』（註四）現在，
改變了我的生活，我在一個新的面目裏重新降生了。哥哥！我對你宣誓，我將要不失去

我的希望，將要保守我的精神我的心純潔不染。我將要重新被產生成一個好些的東西。那就是我整個兒的希望，我整個兒的安慰了！

監獄中的生活早已把我的不十分純潔的肉的要求殺盡了；從前我對於自己很少注意的。現在，生活的枯窘於我一些都沒有什麼不得了，所以請你不要憂愁任何物質的匱乏會苦死我。這是不可能的！唉！要有健康！

請了，請了，我的哥哥，我何時再寄信給你呢：你將要從我這裏接到旅行的報告，詳細得如我所能夠。只要我能夠保持着我的健康，一切都很好了。

好，請了，請了，哥哥！我緊緊地擁抱你，我緊緊地吻你。請你心中沒有苦痛地想着我吧。不要憂慮，我祈求你，不要爲我憂慮！在下一次的信裏，我將要對你講我怎樣地過着。記住我對你說過的話：計劃好你的一生，休要把牠虛度了，安排你的命運：想想你的孩子們。啊，當心你們自己，當心你們自己！請了！我現在從珍愛一切的面前擺脫了我自己；離開牠是椿痛苦的事喲，把一個人自己分了兩個，把心兒分了兩個，是椿

痛苦的事。請了，請了，但是我將要再見你，我堅信——我希望；不要變易，愛我，不要讓你的記憶冷下去，對於你的愛的想念將要成爲我生命中最上的一部分。請了，請了，再說一遍吧！諸位請了！——你的弟弟：費特沃陀斯妥夫司基。

——十二月廿二日，一八四九

我被逮時，有幾本書都被拿去了。其中只有兩本是禁書。你願意把其他拿給你自已否？但是有這個請求：其中有一本是范萊林美哥夫集：他的批評文——友瑾娜比特羅芙娜的本子。這是她的寶藏，她借給我的。我被逮捕時會懇警吏把牠還她，而且把住址給他。我不知道他已經還她不會。請你打聽打聽！我不願意從她那裏把這紀念物拿去了。請了，請了，再說一遍吧！

——你的——

費·陀斯妥夫司基。

——(在橫邊)——

我不知我是不是必須步行，或者騎了馬去。我相信我將要騎了馬去。或者的！再握握愛密萊費沃特羅芙娜（註五）的手，吻吻小孩們。替我向克雷芙司基（註六）致意：或者……

請你對我更詳盡地寫述你的被逮，你的監禁，以及你的釋放。

（註一）陀斯妥夫司基欠克雷芙司基的債，是用「一個小孩子的故事」償還的。

（註二）友瑾娜比特羅芙娜是陀斯妥夫司基的朋友，詩人阿普龍美可夫的母親。

（註三）阿普龍美可夫的母親。

（註四）原文爲法文。· *Si jeunlse Savait* 是法國成語。本有兩句，*Si jeunlse Savoit si Villilese* *Poussait* 大意是一個人少時就明白，老大不至懊悔。

（註五）米海通夫人。

（註六）陀氏之友，一個新聞家，陀氏曾欠他的債的。

編者的話

朶斯退斯夫基 (Dostoevsky) 是俄國十九世紀最大作家之一。他的處女作『窮人』即時使他在文藝社會上出名，成爲第一流作家。

這封信充滿着「白熱」了的感情，充滿着新的信仰。在死的恫嚇之下，他更加了解生命了。在艱難困苦的生涯中，他更感覺生之可貴了。這一篇不但是血性的至文，而且給我們一個偉大的教訓。

『在不幸所給與我的無論什麼境地中不灰心，不屈服——這就是生命；這就是生命的工作』。

『人看見着日光』！

第三十篇 世界上最可愛的玫瑰

安徒生

從前有一個王后，伊的花園裏種滿了各季各地的花，伊最愛的是玫瑰。就只說這玫瑰，就有許多種，從香豔的野玫瑰，一直到「花后玫瑰高品」。王后的玫瑰錯錯落落的長在王宮的牆上，將他們的枝兒圍繞着窗台和露台，跑到過道裏邊，又鋪在大廳的天花板上，彼此交錯着放出香氣來，那些都是色彩中最嬌豔的，形式中最美麗的。

但是憂愁却住在玫瑰花飾的廳堂裏；王后住在伊的病牀上醫生說伊一定要死。

醫生中有一個聰明的說：『有一個補救的方法可以安全伊生命，那就是將世界上最可愛的玫瑰花拿給伊，這玫瑰要能夠代表高尚和純潔的愛；伊眼睛未閉的時候，若能見着這樣一朵玫瑰，伊就不會死了』。

老的少的都拿了玫瑰花跑來圍着伊一都將他們的花園裏最可愛的珍寶拿了來。但這并不是那聰明人的意思。從愛的花園裏，一定要採集有奇異能力的花；但是誰又能說，

神祕的花園裏，哪一朵花是高尙純潔的愛的表現呢？

大臣們唱那世界最可愛玫瑰的讚美，每人都誇獎他自己所心愛的東西。傳報人將這消息傳得很遠很廣，大凡有愛心的，無論年紀大小，位分高低，全都一個個得了消息，彼此爭傳。

聰明人說：「這朵花的名字還沒有人稱呼過，也沒有指出他誕生的光榮地。這朵玫瑰并不是葬在羅米阿和傑來得黑暗的坟墓裏，也并不是散播綠葉在凡博的墓裏的，雖說那些玫瑰的香氣可以永存在詩歌和傳說裏；這朵玫瑰也并不是從溫克銳血染的長槍手開放的，雖說是沒有死比那樣還甜蜜。（那就是爲祖國而戰的），雖說是沒有玫瑰比英雄胸中所流的血還要紅。這朵玫瑰也不是那奇怪的花；使人失去生命的力量和新鮮；使人愛那寂寞的房間。過那困倦的年月，還度那不睡的夜間——科學的魔花」。

一個快樂的母親，來到王后的床邊？手裏抱着弱小的孩子。這個母親說：「我知道那朵玫瑰在什麼地方開花，我也知道在什麼地方去找那世界上最可愛的玫瑰，那就是高

尚和純潔的愛的表現。這朵花是開在我兒子紅頰上。當他從睡中醒來的時候，睜眼向着我笑，顯出天真而神祕的愛』。

聰明的人說：『那朵玫瑰美極了。但是還有比他更美的』。

別的一個婦人喊着說：『是的，實在很美！我已經看見了這朵玫瑰誰也比不上他的聖潔；但他却異常灰白，好似中國的刺玫。我看見他開在王后自己的頰上；伊放下伊的王冠，跑去和伊的病孩度茫茫的長夜；伊向他哭，和他接吻，呼氣向天來爲他祈禱，這樣的祈禱，只有母親在最憂愁的時候，能夠微微的呼出』。

聰明人說：『好一朵憂愁的白玫瑰呀，他權力的神奇是怎樣的偉大呵！但我所說的比他還要聖潔，還要有力量，』。

好的老主教說：『對了，世界上最可愛的玫瑰，我已經在上帝的庭前看見。我看見他向前發光，表明他自己在天使前面。一羣少年的童女跑到上帝檯前重行洗禮的證書，他們的頰上紅白玫瑰相間的開着；其中有一個小女孩，從伊純潔的靈魂裏，將伊的愛和

上帝的語言相通——那時我看見高尚潔純的愛的表現了。』

聰明人說：『祝福，爲聖潔三祝福，但你仍沒有找着世界上最可愛的玫瑰』。

以後一個小孩走進屋裏，那小孩是王后的小兒子！他的眼睛閃閃發光，他的頰爲眼淚潤濕；他手裏拿着一本大書；紫色的書皮，銀色的書脊，配得極其別緻。

小孩喊道：『母親。聽聽我在這裏念的』！他於是坐在牀邊，高聲朗誦起來。他讀到耶穌愛全世界，以致捨身赴義，死在十字架上，寧願受痛苦，來救罪人。『偉大的愛無人能及這個了』！

一朵微弱的玫瑰立刻在王后的頰前放光，伊眼睛的精神漸漸的健旺光亮起來，因爲伊覺得書上搖曳着世界上最可愛的玫瑰的香氣，這朵玫瑰就開在十字架旁流血的地方。

伊說：『我看見伊了。凡看見世界上最可愛的玫瑰的，一定不會死』。

編者的話

本篇也是從趙景深譯的『安徒生童話集』裏選出來的。

本篇主要的意思是描寫『親子之愛』的偉大。

最偉大的愛，便是最可愛的玫瑰。這樣的玫瑰不生在園中，而是在孩子和母親的頰上。這樣的玫瑰的滋養料，不是土壤，而是爲愛而犧牲的血，所以，

『這朵玫瑰就開在十字架旁流血的地方』。

Ⅲ

(共十三篇)

在這兒，作家們提出他們對於社會的見解。他們或多或少地承認文學是改革社會的一種工具。在這兒，沒有象牙之街。他們混跡在喧嚷的十字街頭之中，他們不再是避世的賢士，而是參戰的大戰士了。

在這裏，思想絕對不統一的，差不多可以說各有各的主張。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彼此間階級背景各有不同，藝術教養未能一致的緣故。

第三十一篇 賣汽水的人

周作人

我的間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般若堂院子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那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天，來游西山的人很多，汽水的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夠了，否則要賣三，四角不等。禮拜日游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裏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鋪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裏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爲店務及工作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過來巡閱一回罷了。

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火食和必要的零用由掌櫃供給。

我到此地來了以後，夥計也換了好幾個了，近來在這裏的是一個姓秦的二十歲上下

的少年，體格很好，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猾，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的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走過五六十級的臺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上去；至於塔院的臺階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看了也要目眩，心想這一定是不行罷，沒有一回想到要上去過。

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時常同了豐一到那里看石牌，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碑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藍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豐一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豐一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

「這是什麼？」

「郁李」。

「那里拏來的？」

「你不用管。你拏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獪的臉上現出親和的微笑，將果實交給豐一了。他嘴裏動着，好像正喫着這果實。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喫了，有李子的氣味，却是很酸。豐一還想問他什麼話，秦已經跳到臺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不久就進了塔院第一個的石的穹門，隨即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了。豐一因為學校將要開學，也回到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早上回去。這事情太鶻突，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為掌櫃知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查辦的。三四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帳，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尚那里，這件事情不知道有誰用了電話告訴了掌櫃了。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裏打聽了許多話，說秦買怎樣的好東西喫，半月裏吸了幾盒的香煙，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頹唐，說了許外辯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

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着，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悄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有那大的黑銅的彌勒菩薩坐着的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被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佃戶見了他問道。

「那里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故意的想隱藏過他的憂鬱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獪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彳亍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寞的後影。

編者的話：

這一個小小的故事，說明了什麼叫做剝削。店主人，每天賺十塊錢不算怎麼回事，小夥計，揩了幾毛錢油，便只好滾蛋。

作者是用旁觀而又略帶傷感的神情把這故事訴說出來的。這裏微微地流露着一點人道主義的傾向。

寫小夥計阿秦的個性，也頗活躍。

文學的技巧，是老到，不費氣力。尤其是一結，很有點大作家的風度。

第三十二篇 運河與揚子江

陳衡哲

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

河 你從那裏來？

江 我從蜀山來。

河 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 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鬥着下來的。

河 哈哈！

江 你笑什麼？

河 我笑你的謊說得太希奇了。看呵！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

蜀山奮鬥麼？

江 但我確曾奮鬥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我這個軟弱的生命，便是

那個奮鬥的紀念。

河 真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鬥呢？

江 何苦奮鬥？我爲的是要造命呀！

河 造命？我不懂。

江 你難道不會造過命嗎？

河 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江 你以爲心足嗎？

河 何故不心足？

江 我不羨妬你。

河 可憐的苦兒！你竟沒有人來替造一個命嗎？

江 我不希罕那個。

河 可怪！你以爲你此刻的生命勝過我的嗎？

江 人們賜給你的命！

河 這又有什麼相干？我不是與你一樣的活着嗎？

江 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你的命，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我的命却是無人能毀的。

河 誰又要來毀我呢？

江 這個你可作不得主。

河 我不在乎那個。

江 最好最好！快樂的奴隸，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總遠勝於怨尤的奴隸呵！再會了。河！我祝你永遠心足，永遠快樂！

於是揚子江與運河作別，且唱且向東海流去。

奮鬥的辛苦呵！筋斷骨折；

奮鬥的悲痛呵！心摧肺裂；

奮鬥的快樂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饑笑，征服了疑惑。痛苦的安慰，愉悅的悲傷，從火山的烈焰中，採取生命的真諦！

淚是酸的，血是紅的，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

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

編者的話：

陳衡哲文學作品，有短篇集「小雨點」。她是中國文學上主要女作家之一。

本篇「運河與揚子江」是代表五四運動的新精神的一篇作品。「五四」的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頭抬，需要一些代言人，和舊思想做鬥爭的一個運動。這個運動，是有着她的歷史意義的。所以，這一篇後面的奮鬥的歌聲，在當時的確有着很偉大的作用的。

文字的技巧，也還不錯。暢達異常，沒有女兒家忸妮羞澀的狀態。

第三十三篇 稿子

劉復

「你這樣說也很好！

再會罷！再會罷！

我這稿子竟老老實實的不賣了！

我還是收回我幾張破紙？

再會罷！

你便笑彌彌的抽你的雪茄；

我也笑彌彌的安享我自由的餓死！

再會罷！

你還是儘力的「輔助文明」，「嘉惠士林罷」！

好！

什麼都好！

我却要告罪，

我不能把我的腦血，

做你汽車裏的燃料！」

岑寂的黃昏，

岑寂的長街上，

下着好大的雨阿！

冷水從我的帽簷上，

往下直澆！

泥漿鑽入了破皮鞋，

吱吱吱吱的叫！

衣服也都濕透了，

冷酷的電光，

還不住的閃着；

轟轟的雷飛，

還不住的鬧着。

好！

聽你們罷，

我全不問了！

我很歡喜，

我胸膈中吐出來的東西，

還逼近着我胸膛，

好好的藏着。



近了！

近了我親愛的家庭了，

我的妻是病着，

我出門時向她說，

明天一定可以請醫生的了！

我的孩子，

一定在窗口望着。

是——

我已看清了他的臉，

白白的映在玻璃後；

他的小鼻，

緊緊的壓在玻璃上！

可憐阿！

他想喫一個煮雞蛋，

我答應了他，

已經一禮拜了！

一盞雨點打花的路燈，

淡淡的照着我的門。

門裏面是暗着，

最後一寸的蠟燭，

昨天晚上點完了！



編者的話：

劉復又名半農。著有「互釜集」，「揚鞭集」。詩格喜試作各種各式的嘗試，間也有成功者。

本篇「稿子」描寫作家賣稿的苦狀，及其悲憤的情緒，是十分逼真的。在這兒，作者吐露着他對於社會的不平，提出了他到抗議。所謂：

「我不能把我的腦血，
做你汽車裏的燃料！」

第三十四篇 虎門

王世穎

船到虎門外，因為領港的不會來，便泊在那兒一天有半；怪膩煩的，我似乎要詛咒這種生活了。可是船到虎門以後，我便將以前所得的苦悶，散瀉得乾乾淨淨。

真不愧是「虎門」兩字，這是多麼險峻的一個形勢啊！矗聳山峯之間，夾着一帶滾滾的長流。山峯是一排排沿江壁立，把個江水，監視得十分嚴固。在兵家說是要塞，在遊客們看來却是莊嚴雄厚，具有俠骨的山水。

山上是一個個的小洞，洞裏據說是一尊尊的大砲。每個形勢險要的山，都有如此的設備。有的山頂上面房屋旗幟，有的上面蓋了茅亭，有的築了堡壘。

船在虎門夾道中馳去，猛然看見對面堡壘上幾個壁窠大字，上面寫着「帝國主義是洪水猛獸？」「打倒帝國主義」字樣，大字原不希罕，在上海，「當」，「押」，「醬」，「一類的字，每條街上都是熟見的；但那些字連續起來，漫說是大，便是六號小鉛

字，看了也有些觸目驚心呢！

有幾個青年，情不自禁地對着大字歡呼，喝采起來，像是找得了新生命似的。

（倥惚）

編者的話：

只是一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而已，因為作者有力的描寫，却使牠成爲十分感動人的一篇妙文了。

「船在虎門夾道中馳去，猛然看見堡壘上幾個擘窠大字，上面寫着「……」
「打倒帝國主義」字樣，大字原不希罕，在上海，「當」，「押」，「醬園」，每條街上都是熟見的；但那些字連續起來，漫說是大，便是六號小鉛字，看了也有些觸目驚心呢！

有幾個青年，情不自禁地對着大字歡呼，喝采起來，像是找得了新生命似

的。」

只這一段，便把「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口號，在民衆，尤其是在青年人心目中，是多麼偉大的意義，表現得再深刻沒有了。



第三十五篇 信

謝芙林娜女士

母親在夢中已經過了半夜了。在炕上她夢囈中已經禱告了八次，她深長地嘆着氣，便又重新睡着了。在第九次的時候，她醒來了，睜眼一看，謝門嘉還在燈下伏着桌子坐着。他的床鋪照着白天一樣沒有變動。至於弗羅西嘉的床鋪呢，眼見得上面也是空空如也。她不禁喃喃地自語起來了。

——你看，上帝以這些無法無天的孩子們來懲罰我！他們是這樣地不孝順！一個女孩兒家在別人的磨坊裏被僱着做工，好像她在那裏不是推磨，而在義父家裏吃着宴席也似的。向自家的茅屋溜了一眼，便又繞了一下裙邊，走到外邊去了。簡直沒有腦筋，不曉得諸事從新做起，是不好的事情。弗羅西嘉跑去唱歌，遊戲，到了這樣的辰光還不回來。女孩兒家的青春是不久的，只要一嫁人，便會很快地衰老下來。她絕對不想到這一層。爲母親的對於孩子們的擔心，弄得晝夜不安，而她們對於自己都不知道一點兒憂

愁。女兒，一歇了工，便休息都不休息一下，如野馬無疆地到處亂跑起來，而謝門嘉更是糟糕已極。一天到晚粘到了書本子上，寫什麼鬼字；就同他由此可以得到薪水也似的。唉，我的上帝呵！

老太婆生起氣來了。她將腿曲一曲，在炕上坐了起來。

——謝門嘉，你是怎樣一回事，難道說完全瘋了嗎？你已經聰明過度了，想將爲母親的完全葬送嗎？

謝門嘉抬起了頭髮蓬亂的頭，他的無鬚的面孔，由於很艱苦的思想，形呈得老相了。宛如毫不聽見母親發起火來了的樣子。很平靜地問道：

——媽媽，你是怎麼一回事，啊？睡覺罷，我在此地少少地寫一寫字呢。

——真是一個很好的書家！你亂七八糟地到底寫一些什麼呢？煤油不要錢買嗎？整夜地點着，燈，耗費了多少煤油，你連想都不想一下。你寫來寫去，眼見得你越寫越愚蠢，而不是越寫越聰明。我們的家畜統共只是一隻牝牛，而並且從牠身上一點兒利錢都

得到不！一切牛奶只是送到尤拉克維奇的消費合作社去，都用到買煤油的身上，而並且你的什麼紙張哪，墨水……唉，真是！人們爲着我的兒子，爲着什麼書家，嘲笑我這種大的年紀。司徒金柴夫雖然有很多的財產，可是他還不買煤油呢。而我們惹笑了全村：牧牛兒的母親買煤油呢。如果我站在他們的位置上，我當然也要在旁邊笑得牙痛呵，既然我自己是這樣，是牧牛兒的母親，還有什麼笑頭呢？我從店舖裏拿着煤油走出來，我的一顆心簡直跳得要死起來，我也不知道我是爲何地氣惱。而你總是點着燈……

她忽然哽咽起來了。眼睛滾滾地流着淚水，兩唇只是顫動着。謝門嘉看見母親的情狀，不禁憐憫的心情將氣憤壓抑下去了。他不做一點兒聲響。他沉默地坐着，自己在心內打算一切，而不與他的母親爭論。僅僅雙眉蹙將起來，於是他的無鬚的面孔要顯著老相了十年。他總是這樣。也不怨罵，也不告饒，纔是在自己的心裏打算着一切，不則聲不則氣地。似乎他不是十七歲的孩子，而是四十歲的老人。他自己對於自己是勸告者，又是回答者。老太婆連蒨蘿西嘉也忘記了。僅僅爲着兒子輕輕地在哭泣着。

——一個很有知識的，可是沒有福氣。一個可憐的牧牛兒！你看了別人，那些什麼黨人，他們過着很好的日子。離我們六里之遙，那裏他們有七個人，他們的日子該過得多麼好呵。而這個可憐的牧牛兒孤單地在全村中走着，比誰都窮苦些。他徒步幾乎天天到他們那兒去，說着他們的話，說些什麼共產主義的事情。好像赴宴會的樣子。可是一點兒利錢都得不到。自家連一匹馬都買不起。麥草不得已用牛駝着。

老太婆想起來了牛駝麥草的情景，蹙着眉的兒子在牛旁邊並排地走着，引起了全村的嘲笑，——更哭得悲哀起來了。在淚水中她慢慢地睡去。當菲羅西嘉走進茅屋的時候，沒有受着老太婆的罵。謝門嘉伏着桌子坐到天亮。昨天的事情太使他懊喪了。是在昨天日中的時候：村中來了一輛汽車。禮拜天，人們都自由着。從各院中都很活躍地跑到消費合作社的門前。汽車是在那裏停住的。孩子們都擠到汽車的旁邊。就是司徒金柴夫的家裏，他們本來在節日也是要工作着的，今天的磨坊也不做聲響了。在秋天的，固結的，還未被泥濘弄贖了的地上，響着雜踏地跑着的脚步聲。人們都聚集在汽車的旁

邊。等待着，希望着什麼。汽車裏坐着三個衣服穿得很好的人。從城中來的。謝門嘉擠到前面來了。鄉村在大路的旁邊。郵政局三十里路以外才有。有知識的人們很少到這裏來。因此謝門嘉也就想很詳細地向這些來人們問一些事情。而帶着灰色便帽子的，那個像來者之中的一個頭腦的人，打斷了他的話頭：

——我們沒有閒空。請你們告訴我，到巴都林工廠的路在什麼地方呢？

這就是整個的談話。巴都林工廠離此鄉村有二百里路。當然不能跟着他們跑去呵。謝門嘉可以到六里遠的地方去拿報紙，可以整夜地讀着書。但是不能跟着汽車跑。他們不願意和他談話。他還想試一試來問他們。

——我想徵求你們的意見。在自己村中的支部裏，我們不能將事情大分析得清楚。我在此地僅僅只是一個人呵。

那位頭腦又打斷了他的話頭：

——同志，我們沒有時間，我要趕路。你可以寫信給縣執行委員會。或者寫給省執

行委員也可以。他們自然會向你們解釋的。再會罷，同志們！謝了你們。

汽車響動起來了。跟着汽車的後邊，腿快的孩子們成羣的趕着跑。汽車影子終於不見了。現在還可以再等一年，再等什麼時候一個有知識的人來到鄉裏。鄉中的社會拒絕了學校。什麼教師，什麼人都沒有。他只得懷着滿腔悲苦的心情，走到六里路遠的支部裏去談話。但是同志舍列布楚夫的面孔上，佈滿了新的被指甲抓傷了的痕跡，原來他的老婆打了他一頓。他當然沒有什麼心情和謝門嘉說話了。他僅僅苦訴着說道：

——你又有什麼辦法呢？從區鎮那裏派來了一個女人，想把鄉村中的女人們組織起來。他們喊了我去。而我的老婆却不允許我到女人們的會場上去。又加之她看見了派來的那個女人並不十分老，而且捲着髮……這樣你看，更糟糕了。女人簡直要破壞一切的宣傳，唉，讓虎列拉把她拖去罷！你看她把我抓得這個樣子。打她呢我又有點害怕。在黨綱上這是不可以的。是的，我自己很承認，我對於女人的叫喚是不大能下得手的。什麼都可以，只要她不亂叫。現在我羞於出門去，腦子也想不出來什麼好的事情。明天，

或者後天，我同老婆講和了之後你才來罷。

謝門嘉疲倦地，沮喪地，轉回家來，今天一整天落到沉思的海裏。腦筋忽然想起寫信的事來。在信中可以述說一切。謝門嘉實在起了寫信的興政。他讀了很多的書。積蓄了很多的字句，想將牠們說將出來。他爲着自己寫了很多。並且寫了些小詩呢。當他做學生的時候，他看見教師是如何巧妙地歌誦這些詩句給學生們聽。今天他開始寫做了，在窗下坐得很久。他向窗外看看，大地被溶化在死寂的月光裏。他走出院子，呼吸着很冷的空氣，聽見夜深的還未停息的磨坊的響動，及犬的苦愁的嗥吠。他向那入了夢的路上用神地望着，並且望着很久，宛如他等待誰個也似的。後來他呵了一口氣，回到茅屋裏，正經地向桌子坐下了。母親罵了一番之後又睡着了，姊姊也就寢了，而他還沒有把信寫好。他僅寫了一首詩。這一首詩使得他喉嚨發癢，兩腮起了紅雲，呼吸不平均起來。他的詩使他很中意。如果在城市的時候，那是可以在報紙上發表的。不過他不敢決定將這首詩送去就是了。他用着新的興奮的聲調將這首詩唸了許多次：

唉，那裏，同志們握着政權，

鄉下人喊着『救命罷！幫助罷！』！

本來我們曾一道兒幻想着幸福，

可是現在我們看不到一點啥！

他想將這首詩繼續下去。在頭腦裏湧激着熱烈的，艱苦的，煩難的，就如被陽光蒸熱了的石頭一般的思想。但是對於這些思想，他却沒有適當的，令人震動的，如在書中所有的一般的語句。謝門嘉放下這首詩，噓了一口氣，重新向窗外望去，大地依舊躺在死寂的月光裏。這種死寂的月光，月光中昏黑的茅屋的黑影，以及苦愁的犬吠，使得他苦惱起來。他拿起別一張紙頭，也是最後的一張紙頭，開始寫道：

『無產階級謝門加爾普西金寄。貴重的同志們你們好呀！在我的這封信的頭幾行上，貴重的同志們呵，我報告你們關於我自己的恐慌的生活。照着純潔的良心說話，我告訴你們，我的貴重的同志們呵，如果我離開我的居住的地方，我將去爲着保護無產階

級而戰，和一切有害的強盜們奮鬥，我將不憐恤這些混賬東西，以及我自己。我將無論到東西南北四面八方去與敵人打戰。但是在我的現在的情狀之下，我沒有打戰的伙伴，雖然看見有害虫之馬，也是無能為力的。因此，我要保障起來，我只得同我自己為伴，此外我不到什麼人。在我們的鄉村裏所有的黨員不值得下一番計算，每一個嬰孩都可以計算到，因為一個整支部就是我孤單的一個人。而當我跑到六里路的一個村莊裏，去找我們的無產階級的時候，那裏的支部共有七個人，可是除開了而外，又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人。蜜海爾雷加切夫的岳父是有錢的，他妨害了他不能自覺起來。還有三個人專幹着燒酒的勾當，沒有燒酒那他們便不能呼吸，若一飲了的時候，那更是糟糕，更是呼吸不出來。他們也把別人帶壞了。至於舍列布楚夫罷，他的老婆是一個少覺悟的女人。完全沒有禮貌地，不問三七二十一，在他的臉上亂抓，她無論怎樣不準他在我們的鄉村裏組織婦女運動，不管死活地打他。她尤其不允許捲髮的女人來做組織的事情，以為每一個捲髮的女人來到鄉下，都是來找她的丈夫的，做一些鬼鬼祟祟的事情。你看，我的貴重

的同志們呵，你們自己在我的信裏可以看見我的恐慌的生活，簡直沒辦法，無論什麼經濟的或政治的文化工作都沒有，只有狗整夜地狂吠。在我們的鄉村裏及其附近的地方，青年們對於新生活完全不發生興趣。僅僅有一樁新的現象，就是姑娘們現在更學得會跳舞了。國際歌有時也開始唱一唱，可是起頭還勉強，唱到後來便亂七八糟了。在我們的鄉村裏簡直沒有任何的革命的歡慶。舍列布楚夫的聲腔本來很好，時常想將革命歌教給大家唱，可是因為自己老婆的無知，却不能如意做到。唉，這位先生簡直要在老婆的無知識的包圍中葬送了！窮農，中農，以及一切無產階級，除開我而外，他們不能從任何人那裏得到幫助與勸告。而我又怎麼辦呢？我自己是一個牧牛兒，我擔任不了這些事情。我不能將我的農民的家事拋棄。我怎麼能同你們聯絡起來呢？我請求你們，貴重的同志們，注意到我不願意就這樣白白地利用着黨的權利，而不替黨做一點事情。請你們趕快答覆我罷。在結尾上我還請求你們一件事，如果誰個從你們那裏坐汽車來，請你們教他在我們的鄉村克雷索夫加停一停，別莫以為人少，以為只有我一個黨人，就不來埋

我了。下邊我告訴你們我的詳細的地址」……

當謝門嘉將信寫完了的時候，東方已微微地發亮，新鮮的，平和的秋天已經露出面目了。後來他將信放在自己的荷包裏整整地過了一個禮拜。他沒有決定將牠寄出去。鄰人葉列麥到有郵局的村鎮裏去賣馬去，謝門嘉順便將信交給他。

——叔父葉列麥，我是沒有錢的。我是聽說不貼郵票的信件，更要靠得住些能夠寄到呢。費你的神，把這封信丟到郵筒裏去罷。

葉列麥毫不言語地拿了信。但是在市場裏混鬧了很久。牲口不大值錢。因為懊喪的原故，他把信的事情忘記了。當他回轉鄉村的時候，路上遇見舍列布楚夫。大家抽起烟來，說了一些話。葉列麥想起來了信的事情。

——牧牛兒謝門嘉託我寄信，可是我把信忘記丟掉呢。但是我從那裏來，你到那裏去，就請你順便帶去罷。放到郵筒裏就得了。他不貼郵票教我把牠寄去……

在路中舍列布楚夫看一看信封，唸一唸地址，奇怪起來，便將信打開看了。在回家

的路上他唾罵了一路。他氣憤起來了：

——你這小東西倒會告密呢。而且連郵票都不貼上。哼，你這渾賬東西！應當好好地教訓一下！

大家把謝門嘉好好地教訓了一番。七個人把他打了一個飽。他盡力地掙扎。幸而沒有被打死。他也並沒感覺得疼痛。不過一顆心爲氣憤所籠罩着了。他爲着他們着想，而他們却這樣對他……

編者的話

謝芙林娜是新俄的主要的女作家之一。她以描寫農民生活見長。

本篇很經濟地描寫出農村的「文盲」的狀態，物質生活的困苦，封建的意識形態，在農村間佔有最大的勢力。

描寫支部生活的不健全，同志會列布楚夫被老婆所痛打的情形，令人失笑，也令人

感慨。

這一切，都說明舊的生活和思想的克服，是需要一個頗為長久的時間的。



第三十六篇 頑童

韓 錫

他名喚司待婁，是巴黎城中一個黃皮薄面的瘦弱小兒，大概在十歲以上，還夠不到十五歲的樣子；同街上別的頑童一樣，什麼事理也不懂得！他的母親早已去世了；他的父親原先是海軍裏的老兵士，近來在看管公園。那些小孩子，女工，僕婦，和躲在馬路旁邊避車子的一般窮人，都認識這位老司待婁，並很愛敬他的。大家都知道這位老司待婁雖然莊嚴可怕，而他那鐵硬的八字鬚裏，却深藏着一種溫和的微笑，要他表現這種微笑，除非是人問他：『令郎現在好嗎？』

這位老司待婁非常疼他這個孩子了！他最喜歡的就是每天晚上放學之後，這孩子跑來找他，兩人一同在花園裏繞圈子散步，遇見那般認識的人，又去同他們客客氣氣的點頭招呼。

不幸，巴黎被圍，一切事情都改變了常度。老司待婁的花園也關了門；那裏存的是

許多火油。這位可憐的老頭子要去巡察，整天一人在那七顛八倒的一遍荒涼的樹林裏過活，也沒有烟吸，也看不見他的孩子，除非是很晚很晚回到家裏去……至於這個小司待妻，他並不以這種新生活爲苦。

圍城！對於那般無知識的頑童自然很快活的了。既沒有學校，又不要溫課！天天都是假期，大街上就同趕集的市場一樣……小孩們出去一直到晚上纔跑着回來。他們尾隨着街上走的守城的軍隊，在那裏評論那幾隊的軍樂吹得好聽；這些事要數小司待妻最懂得。他能說出那第九十六隊的軍樂不大好，到是第五十五隊的軍樂好聽得很。有時他又跑去看義勇隊練操；後面還有幾排閒人站着……他又常時一手挽着他玩的小花藍兒，擠入一羣人叢中，那般人常在冬天早晨，天色朦朧的時候，站在屠坊和雜貨鋪欄那裏。或是平常寒暄閒話。或是談談國家大事，有時人也問問這位司待妻先生的兒子幾句話。但是比較最有情趣的，還是賭「格老實」(Gratoche)這是個出名的好玩意兒。要這小司待妻不在城牆邊上，不在雜貨鋪的棚欄前面，那末，你一定可以在沙多都一塊賭

「格老實」的地方找出他來。他自己並不去賭，但其中的精微奧妙，他極熟習；原來賭起「格老實」來，定要有錢；他雖沒有錢，却最喜歡看那些賭「格老實」的，看得出神，連眼睛都不轉一轉！

這一次有一個着藍布褲子的大孩子，一下賭上一百個「蘇」(Sou)，顯得非常熾赫。當大孩子跑的時候，他褲子裏頭洋錢的聲音又響起來。有一天，有一塊錢直滾到司待婁的脚下，那大孩子一面拾錢，一面對他低聲說道：「喂你看得眼熱嗎？好罷！要是你願意，我可以告訴你一個賺錢的地方」。那場賭局完後，大孩子就把他拉到一個空地方，勸他同他一陣到普魯士軍營裏去賣報。一週可以賺得三十個法郎。其初司待婁憤填胸的拒絕了他；但他忽然歇了三天沒會去看賭「格老實」了。這三天危險極了。他飯不想吃，覺不能睡。到夜裏，只覺得看見床底下堆的都是一百個「蘇」一下的「格老實」，那盤子裏的錢都發寶光，澈亮。他真是「涎垂三尺」再遏抑不住了。到了第四天，他又走到沙多都那地方去，又看見了那個大孩子，因而被他誘惑了……

那一天大雪的清晨，他倆動身，肩上放着一條布口袋，衣服裏面藏了些新聞紙。走到福郎德門前，天色纔亮。大孩子拉了他的手，走近守城兵的面前，裝出一副可憐聲調，向這位兵士道：「好老爺！放我們過去罷！」……我們的母親病在牀上，父親又亡過了。我兄弟倆現在要到田裏拾些洋山芋去」。他話說完後，又哭起來了，司待婁心內慚愧，只把頭低着。守城的兵士對他倆仔細看了一回，又向白茫茫的大路看了一眼，然後對他倆說一聲快去罷，就走開了。於是他倆就到了臥白維一大路上了。這時倒是那個哭的小孩子先笑了！

小司待婁看見營裏狼狽不堪的製造所，破檻不堪的蓬帳，和那壁立半天，四圍煙霧的煙囪，使他心裏糊裏糊塗如在夢中。遠遠的有一位步哨裏戴風帽的軍官，手拿望遠鏡在那裏看，還有許多小蓬帳被雪浸得透濕，又因火力不強，把蓬帳都凍成冰塊了。大孩子熟識路徑，因為要避去那些營盤，就一直穿過田去。不一刻，他就到躲不過的哨軍那裏。那些兵士身上穿的是雨衣，蹲在蘇而宋那條火車道旁的河溝裏面。這次大孩子雖

背了一次來歷，人還不肯放他倆過去。等等他又哭的時候，從保衛軍的營裏走出一位白髮星星，縐紋滿面的老巡官，舉止面貌大致同老司待婁差不多，對那兩個小孩說道：「小乖乖，去罷，不要哭了。我們放你倆過去拾洋山芋，但你倆不妨先進來烘一烘。你瞧，他的臉都凍壞了！……」

唉！這並不是冷氣逼得小司待婁打寒噤，乃是恐懼，又加一點羞慚罷了。他倆在營裏看見幾個僵脚僵手的兵士圍着一堆半死的火，拿刺刀挑着凍麵餅在火頭上烤。他們見兩個小孩子來了，又擠攏了一點讓給他倆坐。又給他倆一點燒酒和咖啡吃。他倆正在吃的時候，門前來了一位軍官，把這老巡官叫出，對他低低的說了幾句話，然後就趕忙走了。

巡官回來，欣然對他們說道：「朋友！今天晚上要開火，……我們已探到普軍的口令了。我看我們今夜一定可以恢復聖布愛了！」於是他們歡呼踴躍，亂了一陣，起舞的起舞。唱歌的唱歌，磨刀的磨刀，那兩個小孩子却趁這一陣忙亂就跑開了。

過了那一道戰壕，就是一大塊平地，那裏有一重白牆，滿是礮眼。他倆正向着這道牆走，一步一步一停，彷彿是拾地上的洋山芋似的。小司待婁一再說道：『回罷……不到那邊去罷』。那一個聳着肩膀總是向前走。忽然聽見了槍聲。大孩子就趕快伏到地上對小的說『快躺下』！伏了一刻，他又打起唿哨。忽的一聲唿哨又從雪地上應將起來。他倆逼直的向牆根裏跑去。跑到牆根前那塊平地上，看見了兩個黃鬚灰帽的普兵站在那裏。大孩子跳到普兵面前，手指着他的同伴說：『這是我兄弟』。普兵看了看小司待婁小模小樣，不免好笑，故意說要把他抱起來，舉得高高的拖到戰壕裏去。牆的那一邊是一個斜坡，坡上有許多橫七豎八的樹，還有許多黑洞都被雪蓋住了，並且每個黑洞裏有一般模樣的灰帽黃鬚的普兵，陰陰地笑着看這兩個小孩子走過去。

在旁邊那個拐頭，有一間園丁的屋，屋裏設下陷阱，上面却蓋着許多樹枝；外面滿是普兵在那裏打紙牌，旁邊燒着明灼灼的火，火上炖着一罐鮮湯，那些菜和肉發出一種撲鼻的香味；這要比起法軍的露天營帳，簡直有天壤之別了，裏面又有軍官們在彈鋼

琴，吃香檳酒。當這兩個巴黎人走進去的時候，他們都拍掌歡呼。他倆把法國報送給他們看；他們因而賞他倆酒吃，又同他倆談話。那些軍官們都得意洋洋，只有大孩子賣盡氣力裝出那般頑童種種的怪模怪樣，給他們取笑。……

小司待婁也很想說說話，好讓人知道他不是個傻子；但不知不覺的好像有什麼東西把他遏住了。他的面前有一位年紀很大，態度莊嚴的兵官，手裏擎着一本書在看，他並不會認真看書，因為他的目光只不離小司待婁的身畔。他的這副神情，也斷不定是愛是憎，或者這位兵官家裏也有個小孩子同小司待婁的年紀差不多大小，那時他忍不住說出一句：『我寧願死，也不能看見我的孩子做出這樣下賤事來』。從這時候起，小司待婁好像胸口上壓着一隻手，壓得動也不能動似的。他這時只好吃兩杯酒來解解悶。不一刻，他又回身四下望了一望。只聽見那喧鬧之中，他那同伴的大孩子正在那裏譏誚本國軍隊的狼狽，和操點的笨滯，又詳述馬漢地方的叛亂，及兵營夜間的驚擾。後來，大孩子語氣低下去了，那些軍官都鬼鬼祟祟的湊近他面前去。這混賬東西正在報告普軍，今

夜法軍要來偷營的消息。這一下。小司待婁忽然醒悟過來，怒不可遏，站起來說道：「不能那樣說，阿大！……我不要你那樣說！」但是大孩子聽着笑了一笑又接下說去。等到他話說完後，那般軍官都站了起來了，有一個軍官指着一道門對小孩們說道：「去罷」！他們隨即操着德語，彼此商議，話說得極快。大孩子就像得了高官似的，手裏敲着洋錢，徜徉走將出來。小司待婁低着頭，跟在他的後頭。及至他又走到那位年紀大的普國兵官面前，看看這位兵官的神情，越發使他不能自安，又聽到他發出一種悽楚的語氣道：「不好，……不好」！

小司待婁眼裏含着一包眼淚，走出普營。一到平地上他倆就趕快跑着回來了。他倆的口袋裏滿裝的是洋山芋，這都是普兵給他倆的；有了這東西，所以他倆從法軍的戰壕過去時毫無阻礙。此時法軍正在預備夜裏去襲擊普營。那些兵隊都靜悄悄的扎在牆後面。那位和顏悅色的老巡官正在那裏布置兵隊。他看見兩個孩子打他面前走過時，還向他倆微微一笑。哦，這一笑令小司待婁難堪極了！忽然間他想喊出來說：「不要到那邊

去罷，我們已經將你們的機密軍情報告了敵軍囉。」那大孩子又喝住他道：「你要是這樣喊起來，我倆都要槍斃的」。因此，他赫得也不敢開口了。到了古陋阜，他倆走進一間破屋子裏分錢，……我老實告訴你罷，這錢分的却很公公道道，小司待婁也不知罪過了，也忘了害怕，只聽到衣袋裏銀錢的響聲，只默想着「格老實」的賭局。但當他一人走出門，看不見那大孩子的時候，這可憐的孩子就懊惱起來了，那時他的錢口袋便覺得非常之重了，心裏又覺得異常的難受。他覺得這明明白白的一座巴黎城也變得不同往常一樣了。有人向他注意的看了兩眼，他便覺得彷彿那般人已給看出他的來蹤去跡。他聽見那河岸上的鼓鼓琴琴，車聲轆轆，彷彿說的都是「賣國」這個字。後來，他到了自己家門口了，恰好他父親還沒有回來，他趕快跑到自己的臥房裏，把錢藏到枕頭底下。

這天晚上老司待婁已探聽到消息很好，所以回家來呵帶着一種極和藹的神色。吃晚飯的時候，這位老兵士看了看牆上掛的槍，就笑吟吟的對他兒子說道：「噯！孩子！假使你要長大成人，你一定要去同普兵打仗了！」到了八點鐘的時候，大炮響起來了。這

老兵聽得清楚說：「這是他們在布愛那裏開火了。」小司待婁聽得面色都變白了，託言困憊，要去睡覺，但總是睡不眠，大炮的響聲仍然不斷。他覺得彷彿是法兵黑夜裏追擊普兵，還沒有趕上普兵，自己反都跌落到普兵所設下的陷阱裏去了。他又想起那位含笑的老巡官，又彷彿看見那位巡官同許多別的法兵都長躺在雪地裏！……他們所有這些鐵血的價值，却被他暗地裏拿去換成藏在枕頭底下這幾塊錢，況且自己又是個老兵……司待婁的兒子啦！……

他滿腔委屈，苦不能訴。他聽到他父親在屋拐頭走動，開窗子。樓下空地上又吹起站隊號。有一大隊兵正在報數數，即刻就要開到前敵上火線了。不用說，這定是一場血戰。這可憐的孩子到此時實在再忍不住了。老司待婁看見他哭得那樣。就問道：「你怎麼了？」孩子真忍不住了，從床上跳將下來，跪倒他父親的腳跟前。他這樣一跳的時候，那些錢都滾到地下去了。老頭子戰巍巍的問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難道你做了賊不成？」於是這小司待婁就一口氣把他跑到普軍裏去和在普軍裏所做的事一齊都說了出

來。他說出來之後，心裏反覺得舒暢的多，……老司待婁聽得把臉都氣變了色。孩子的話一說完，就抱頭大哭，口口聲聲的喊道：『父親！父親！』老頭子把他推開，也不答話。只顧去拾錢，又問他道：『就是這些嗎？』小司待婁點了點頭彷彿說就是這些了。那老頭子立刻把火藥筒摘下來，背着槍，又把錢都裝到口袋裏，說道：『也罷，我把這個送還他們罷』。他說完之後，頭也不回，逕自下去，加入義勇隊裏去了，這一隊兵正趁着黑夜向前敵開。從此以後，人就永遠沒有看見這位老司待婁了。……

編者的話：

本篇所表現的是一種愛國的思想。

寫小司待婁被小孩子誘惑，同到敵人陣營去洩漏軍情時，一種內心交戰的痛苦，極其深刻。大孩子的心是腐爛了的，小司待婁雖小，却是不願意出賣他的祖國的。

因此，當大孩子在洩漏祖國的軍情的時候，小司待婁說：『不能那樣說，阿大！……』

……我不要再那樣說！」！

因此，他終於把他的對不住祖國的行爲，向他的父親告訴了。

自然他的父親是表現得更好，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愛國志士。

這一篇，和『最後一課』，『柏林之圍』，是同樣的成功。



第三十七篇 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

愛羅先珂著
胡愈之譯

——自敘傳——

我是個瞎子。我在四歲時，瞎了眼睛。那時我哭泣着，呼號着，脫離了白晝的，光明的，五色繽紛的，有無窮希望的世界，變成了黑暗的「夜之國」裏的國民。這一椿事是好的還是壞的呢？我可不知道。我只覺得「夜」繼續着，而且將要永遠繼續着，待到我的生命絕滅了纔止。但是，我咀咒他麼？不，確乎不是的！從前著名的盲著作家霍克|斯先生（Hawks）在他的「The Hitting of the Dark train」裏邊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我；但是夜却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全生活的廣大和驚異——指示給我。白晝指示給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夜指示給我

的，却是神的宇宙，夜雖然帶了痛苦給我，夜有時也帶了悲慘淒切給我，可是，在夜裏，我却能聽得許多星兒一塊兒歌唱着，在夜裏我又能學習着理解自然，從自然中發見自然之神。』

霍克斯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幼小時候失去了一足，到十五歲時又瞎了眼睛，可是後來他著了許多關於動物生活的著作，到底成爲美國一個最大的自然科學家。現在我也能這樣說不能呢？要是我和霍克斯一般，住在大森林中安適而又華美的屋子裏，許多家屬圍繞着，那麼我也許可以說同一的話了。但是，我雖然渴慕自然的佳景，我却時常在莫斯科，倫敦，東京那麼大都市的繁喧中生活着。在那些都市的繁喧中，夜並不能使我聽得許多星兒的歌唱，夜也不能教導我理解自然，更從自然中理解自然之神。夜教導我的，是別的幾件事情，但現在我不說這個；我要說的是在學校中他們教導我的那

些事。

我在九歲的時候，他們把我送到莫斯科的盲童學校裏去念書。那所學校鬍鬚是和全

世界斷絕的：學生們在閒空的時候，不許走到學校外邊去，甚至也不許到父母家裏去。我們整日地被先生看管，連一刻也不得放鬆。

有一次，先生教給我們，說地球面積是很大的，所以人類雖這麼多，都還能找一塊地方，在地球面上生活着。我的朋友臘賓（Lapin）——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子——便問道：『要是地球面積是很大的，我的父親爲什麼竟不能得到一片耕地，却時常租種着阿洛甫伯爵（Gratko Orloff）的田呢？』於是先生，因爲臘賓發的是『愚問』，便把他責罰了一頓，因爲在我們校裏，我們對着先生，是只准發那些『智問』的。

過了不久，先生問臘賓：『你剛纔問的是「愚問」，你現在自己明白了沒有？』起初臘賓還沒有明白，先生便叫他立着，等他明白了他的問語的愚蠢時纔止。過了半點鐘，臘賓纔算明白了，於是先生纔算許他坐下。下課後，我問臘賓，問語愚蠢的地方究竟在那兒。他回答說不知。我又問，『你剛纔不是說你已明白了麼？』臘賓答說，『我明白的乃是：我發問而受罰而直立，這纔是愚蠢的事哩！』

先生又和我們說，人類分成許多的種族，如白種，黃種，紅種，黑種等等，最進步最文明的是白種，最野蠻的是黑種和紅種。於是臘賓又立起來問道：『我們被稱作最進步最文明的種族是不是只因為我們有白的皮膚呢？』別的一個孩子也起立問道：『在夏季裏，有許多人被太陽曬得漆黑了，他們不是都變了野蠻麼？』先生說他們所發的兩問，都是些愚問，因此臘賓和別一個孩子都直立着，等到他們明白了自己的愚蠢纔止。

二

在我們學校近旁，是柏洛甫先生（С. П. Парлов）的住宅。柏洛甫是俄國最大的茶葉公司的經理，那公司是專向中國採辦大幫茶葉的。有一次中國著名外交家李鴻章來到莫斯科，柏洛甫便在自己家裏款待他。李鴻章聞知我們的學校在柏洛甫住宅的近邊，他便想帶便來參觀。於是他穿着中國衣服，腦後拖着大辮，來到我們的校裏。他非常和氣，而

且准許我們去摸他的衣服和辮子。我因為知道李鴻章是『屬於黃種』，所以緊緊地握住他的手，細細摸索了一番，想尋出白種的手和黃種的手，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沒有。過了幾分鐘，我便問先生道，『李鴻章是真的黃種麼？』

先生說了一聲是。

『但是黃種的手和白種的手，到底有什麼分別，我可是找不出呢！』

臘賓也湊上來說：『李鴻章要是屬於黃種，他一定要比我們野蠻得多了。但是我看來，他似乎至少比我們的彌海印（Mihain）總要和善些兒罷。』（彌海印是我們校裏的僕役，我們最憎惡這人。）

我們正在談話時，和李鴻章同來的那個譯員，向他說了幾句，李鴻章哈哈地笑了一陣。他出去之後，我和臘賓因為對於貴人失了敬禮，便受了嚴厲的懲罰。他們不許我們喫東西，等到我們明白了自己的失禮時纔止。一直到了那日晚上，我們纔明白，纔得和別的孩子一塊兒晚飯。在晚飯的當兒，我低聲地和臘賓私語着：我已摸過了黃種的李鴻

章的手了，這手倒比我們那位白種校長的手，滑澤的多呢。臘賓便也低聲說：『我想，李鴻章不但比我們的彌海印更和善，便比我們的白種的先生們，也文明得多了。那時先生也在膳堂喫飯，便立刻命我和臘賓立起來，吩咐着說，『快走到這邊，把你們的私語，當着衆人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可憐那時我們還沒有學會說謊的本領，匆促間又怎麼編造得出，於是不由得戰慄着把剛纔所說的話都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了。先生聽了自然大怒，他叫我們在冷冰冰的石板地上一齊跪着，並且說，在我們沒有完全明白我們自己的過失之前，不許我們站起身。一直到了夜半後，——飯都沒有喫——我們纔算明白了自己的過失。我們把中國人的劣點和奇形怪狀，都記起來了，這些事都是平日先生教給我們的，現在都拿來加到可憐的李鴻章的頭上去了。我們於是開始交換着說：『李鴻章的確不及我們先生那樣的文明，不及我們先生那樣的智慧，因爲他束有奇異樣子的裙，他拖着滑稽的辮髮，在他年幼的時候，他把他的兩腳緊緊地裹在很小的木鞋裏，使變成一雙小腳……』』

我們的同級生嚷道：『不，只有中國的女孩子們是那樣的罷！』

臘賓却毫不屈服地答說：『那不是一樣的麼？要是李鴻章是女子，也免不了要這樣做的。』

和我們同級的一個女學生便嚷道：『我想女孩子們誰也不會願意裏足的；這都是父母做出來的罷。』可是臘賓仍舊不服氣，答說：『假如女孩子們自己做了父母，伊們也是要這樣做的呵。』於是大家都笑起來，我們便繼續着歷數李鴻章的野蠻的證據。

『先生時常和我們說：中國人是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當然也是東方的猶太人了。他只知知道謀自己的利益；他愛金錢比世界上的什麼東西都還愛；他爲了金錢，會得把什麼人什麼東西都賣掉呢……』

談到這裏，臘賓更覺得津津有味了，他說：『從前猶太人爲了三十個銀圓，把基督賣了，那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爲了三個銅子——假如沒有人肯出更高的價值時——也不見得不會把基督賣去罷。』於是大家又大笑起來，我們自然越有興致，便接下去說：

「李鴻章喜歡在大庭廣衆中看着執行慘刑或處決罪犯；他有許多妻子；他只愛他的兒子，對於女兒却很淡漠，他的兒子生時，他受人家的慶賀，但要是生下來的是女兒他就不高興；他騎了人行路；他喝的茶是不攪糖的；李鴻章用了黑貓當作早餐，用了小狗和蠕蟲當作午餐，用了蜜炙耗子當作晚餐；他捉住蟻蟲便放到嘴裏把他嚼死……」

「夠了夠了，」先生們嚷着說，這時有幾個正喝着羹湯，聽了便要嘔起來了。於是先生饒赦了我們，准我們去喫晚飯。膳堂裏的大衆都大笑大樂，只有我們悶悶地坐着，眼淚淌下來，淌在我們的羹裏，這羹我們連嘗都不想嘗了。

「現在已饒赦了你們了，你們爲什麼還要哭泣呢？」先生問了好幾次，我們却一句都沒有話說。先生看見我們一點東西都沒喫，倒擔心起來了，便走過來，問我：「你們有了什麼事情呵？爲什麼儘着哭泣，不喫一些東西呢？」臘賓回答說：「我們現在自己責罰着，自己不想喫東西，因爲我們對那黃種的李鴻章，實在太惡毒太蠻橫了呵。」先生聽了，一個字都沒有說。

在那日晚上，我們在夢中又看見那個李鴻章，他束着異樣的裙，腦後拖着滑稽的辮髮，但他却怎樣的和善，他的兩手却又是怎樣的滑澤而且可愛呵！

三

先生教給我們，凡是國家都各有統治的君主，國家要是沒有君主或統治的人，便像學校裏沒有監學，便決不會進步了。我們聽了都忍住不要笑了；因為我們在學校裏，最快活的便是監學先生生病的時候，在那時我們可以自由取樂，凡是有趣的玩意兒，不論什麼我們都可以玩耍，有趣的故事，不論什麼我們都可以講談。這時先生已看出我們臉上的笑容，便怒着說，『我講的沒什麼可笑你們爲什麼要笑呢？無可笑而笑，這可以證明你們的愚蠢。』於是我們都默着。

先生繼續講授下去說，『現在單講俄國，我們有一位皇帝，他在頭上戴着寶貴的皇冕，在身上穿着寶貴的御服，他坐在寶座中，在手裏捧着玉笏……』

臘賓打斷先生的話，問說：「但是假如皇帝的頭上沒有皇冕，身上沒有御服，手裏也沒有玉笏，人們能不能認出他是一個皇帝呢？」這問是個「愚問，」臘賓又要罰立，但是他却抗辯着說：「但是，先生，我們不看見皇冕，也不看見御笏，那麼，怎樣能夠認出這人是皇帝或者不是皇帝呢？」這問却是大愚而特愚了，於是臘賓罰跪在地板上。

先生接續說，「我國除了皇帝之外，還有貴族。我們對於貴族應當崇敬，應當服從，因為他們是屬於貴族階級，我們却不過是賤民罷了。」

這時候臘賓正跪着，在我們當中更沒有能發愚問的人，只有一個同級的女孩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但是蘭珂甫（Lanshof）是我們校中一個貴族出身的盲童）也是從男爵的門第中生出來的他也應該受特別的崇敬和服從麼？」這問可又是一個愚問了，伊也罰立。

先生繼續下去說：「正像在學校裏，有臘賓那些的壞孩子，時常要和先生廝鬧，和先生作對，在國家也有許多壞痞，時常找尋着機會，去和政府廝鬧，和政府作對。這一

種壞痞，是叫做「社會黨」「無政府黨」……我們對於這種壞人，應該小心害怕，而且憎惡着纔好呵。」

可是我們當中，卻沒有一個害怕臘賓，也沒一個憎惡臘賓的；反而，我們却都愛着臘賓，比別的更愛。我想，要是所謂國家當中的壞痞，是和學校當中的壞痞一樣好的，那麼，在我看來是毫不足怕的了。

上過了這一課之後，不多幾時，有一位亞歷山大微支親王（Prince Sergy Alexan-drovich）——俄皇尼古拉斯第二的叔父——忽然想起要來參觀我們的學校。這時候他做了莫斯科總督。（總督 General-Guberniastro 是俄國最高的地方官員，在俄國只有兩個總督：一個駐在彼得格勒，一個駐在莫斯科，他握有全省的軍政民政權。）在一禮拜之前，他們已開始準備一切，把校舍和學生都重新佈置，專候這一位貴客到來。警察和兵士們在學校，亭園和四周街道中密佈着，防有無政府黨或革命黨在路上行刺。（按亞歷山大微支親王，過了兩三年後，終於被一個無政府黨員用炸彈擊死。）

等到了那天，一切都停當了，我們只等着鐘聲一響，便一齊到大廳裏去排隊迎接。但離約定的時間，還差十多分鐘，鐘聲忽然響了起來。我想這大約是敲鐘的人過於巴結的緣故，所以我並不性急，直過了十多分鐘，我纔離了私室到大廳裏去。我剛在路上走時，忽然有一個不相識的人把我攔住了，問道：『你到那兒去呢？』

我答說：『我到太廳裏迎接皇太叔去。』

他又問我喫過了午餐沒有。我說喫過了。他又問午餐好喫不好喫。我便道：

『要是午餐不好喫，難道願意另給好喫的午餐麼？』

『自然呵，那有什麼不可呢。』那不相識的人說。

『那麼，你每天給我一頓午餐和一頓晚餐，因為每天的午餐和晚餐，都很不好喫呢。』

那不相識的人笑着說：『你雖然不能看見，却也很愛別人麼？』

『那是一定的，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朋友，可是我很愛他們咧。』

「你愛我不愛？」

「我不認識你，要是認識的話，我是不愛你的。但是現在我沒有工夫，而且也不願意和你講話，因為皇太叔不久就要來哩。」

我說完了這幾句話，便急急忙忙地跑到大廳上去，後來有人告知我，當我和那人講話的時候，先生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紅一陣黑，幾乎嚇的動彈不得了。原來和我談話的那個不相識的人，便是親王自己；當他和我說話時，他搖着手，不許別人穿插進來，所以我竟沒有知道他，親王去了之後，我被拘禁在一間特別室裏。他們商議着要把我開除出校。

「你怎麼敢在親王面前，說這樣無禮的話呢？」先生很嚴厲地詰問我。

「但是我想不到他便是親王呀。」

「怎麼會想不到的呢？他的名貴的御服，就算你看不到；他的胸前華麗的勳章，這在俄國是沒有第二個人會有的，就算你也看不見；他那尊嚴華貴，你總該嗅得出來罷。」

他旁身站着兩名契克沙衛隊，（Chekoss是高加索地方的一種民族，以忠誠驍勇出名，俄國皇宮貴人多招募此種民族，以充近身衛兵。）他的身後，站着許多佐領副將，就算你都看不見，但是你總也該嗅得出來罷。」

「不，我委實是嗅不出來。我只當那不相識的人，是派到校裏來站班的一名警察，因為他竟是這樣的冷酷無情的。」

但是後來先生終於饒恕了我了，因為不久我便明白了我自己的深罪大惡；只有我的朋友臘賓說，便是那親王頭上戴着寶貴的皇冕，手裏捧着玉笏，面前排着彼得堡的全副禁衛軍，也沒有人會想到他是一個親王，怕也不過當他是一個兇悍無禮的兵士罷了。

四

我已在上文說過，我們的學校是和全世界隔絕的，然而照例每兩禮拜一次，先生却同了校役，帶領着我們，到公立的浴室裏去，那所浴室便專讓我們，租用兩三個鐘頭。

有一次，在到浴室裏去的途上，我和我的朋友臘賓的走緩了些，便落在後面，和學生的隊伍相隔，已有二三十英尺，校役只看管着前面的幾個，所以竟沒有覺察。我和臘賓剛從街上過去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問我們，我們便停了下來。

那人問道：『好孩子，你們可知道他們帶領着你們到什麼地方去麼？』

我們勉強地脫去了我們的帽子，對那不相識的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禮，溫和地回答說：『是呵，可敬的先生，教師們帶領了我們到浴室裏去哩。』

那不相識的人奇秘地笑着說：『爲什麼？去洗澡麼？』

『是呵，可敬的先生呵，我們去洗一個澡，因爲先生說，身體隔了兩禮拜，已是不潔了，須得洗一下子纔是。』

『那麼你們的先生說，精神要過了幾個禮拜，纔變成了不潔呢？』不相識的人問我們。

我們說：『這個，先生還沒有和我們說過。』

他笑了一笑又問道：「一個人是很容易弄髒的，只要一分鐘就夠，你們懂得不懂得？」

「啊，對了，可敬的先生呵！在陰雨的天氣，我們私下走到我們的花園裏，立刻就會得弄髒了我們自己；我們動一動手，走一步路，便到處都染了污泥了；但在那時候，先生只有責罰我們，訓斥我們，却並沒帶領我們到浴室裏去呢。」

那不相識的人聽了這話，便道：「在現在的時代，到處都是陰雨的天氣，我們只要動一動手，走一步路，便會得弄髒了我們自己，但是先生並不帶領了我們到浴室裏去洗一個澡，却只有訓斥我們責罰我們罷了。」

這時候是八月的下旬，天氣又晴朗，又乾燥，大約有兩三禮拜沒下雨了，所以我們聽了那不相識者的話，竟是莫明其妙。這時已經有許多人聚了攏來，他們看見我們臉上狐疑的樣子，和半張着口發怔的神氣，都不由地笑了起來。同時有一先生同了兩個校役，慌忙地趕過來，到了我們這邊，在我們頰上批了幾下，大怒道：你們須得結實地懲

罰一下纔好哩！我和你們說過多少次數了，叫你們不要和叫化子去講話！現在你們却在大街上，在大衆面前鬧出這樣的笑柄來？你們到底爲什麼要脫了帽！姑在這麼一個污穢的壞痞的前面呢？嚇，你們這些不可救藥的瞎眼兒呵！」

他和校役這樣地喊着，很猛烈地把我們拉到別的學生的隊伍邊去了。

到了浴室裏，先生喚我們到別一個房間裏去，他手裏拿着一條戒尺，說他要把我們大大地責罰一頓，因爲我們敗壞了學校的名譽。他說：莫斯科的人民聽得尊貴的盲童學校裏學生和街上的叫化子談話，他們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呢？他們想起學校教師和這個叫化子來，不知道又要怎麼呢？這樣可怕的叫化子，在我一生都沒有見過，他留着又長又污的指甲，披着一塊污穢的破布，頭髮結的蓬蓬鬆鬆地，從頭頂直到光赤的腳底都是烏黑黑地生滿了無數的蟣蟲。……』

那一條戒尺，怒氣勃勃地舉在空中，隨後在我的光赤的背上，恨命地打了一下，第二下是打到臘賓的身上去，第三下却又是輪到了我。

我那時咬緊了牙齒，也不呻吟，也不敢叫喊；但是第二下打臘賓身上時，他忽然喊起來道：『先生，但是，我們並沒有知道那不相識的人，是這麼一個可怕的叫化子呵！』

『那麼，你當他是誰？』

臘賓低聲地說：『我當他是個親王哩……』

於是我接上去說：『我們當他胸前懸着美麗的勳章，這一種勳章在俄國除了他是沒第二人會有的……』

一種奇異的呼聲，從先生的喉底發出來，我們聽得這呼聲，像是疑問，像是驚詫，又像是恐怖。戒尺從他手中落下來，躺在地上。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一剎那，先生突然間在他生活第一次——也可以說是最後一次——看見了黑暗的『夜之國』和『夜之國』中的親王，這一位親王從頭頂到了光赤的脚底都是烏黑的生滿了無數的蟻蟲，但是他胸前却懸着美麗的勳章，這勳章，在俄國除了他，是沒有第二人會有的。

從浴堂出來回到校裏，我們已等待着受嚴厲的懲罰但先生却沒有說什麼。我想這也許是因為先生不敢把這事情報告校長的緣故，因為教師這樣疏忽，由着學生去和叫化子說話，要是給校長得知了，這是免不得先把教師埋怨一頓的。

現在再說幾句話結束這一篇短文：從這樣看來『夜』教給我的事，第一件便是懷疑，——懷疑於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他教我不要相信我們先生的話，他更教不要聽信一切握權者的號令。什麼事情我都不信，一切的握權者，我都懷疑。我對於『神的善』和『魔的惡』一樣地懷疑，對於一切政府，和信賴政府的一切社會也一樣地不信。但是別的瞎子呢，『夜』却教他們把一切都當作真理，教他們各守自己的本分。在我的朋友當中，有一大半的人，他們都聽信先生的話，都服從握權者的號令，全沒有什麼懷疑的事。這一類的人，他們在社會當中，早就得到了相當的位置，有的是做音樂師有的是做教員，有的是做工人；他們都娶了老婆，生了兒子，安穩穩地度着他們的幸福的生。活。只有我呢，却一無所得，至今還是東西南北的漂流着。到了這處，不信這處，到了

那處，又不信那處。誰能說我將來到了被咒咀的日子，不會站在大街的暗角上，做『夜之國』中的親王呢？誰能說我將來不會伸了手向過路的人求乞呢？……

編者的話：

愛羅先珂是俄國的盲詩人。著有童話頗多。中文譯有『愛羅先珂童話集』，『桃色的雲』。

本篇發揮着人類真正平等的意義。在盲人眼裏沒有國界，沒有種族，沒有階級之別。盲人雖盲同于目不盲于心，世人雖有炯炯的雙眼，而心則盲也。

作者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本篇流露着無政府主義者的色彩極濃重。

第三十八篇 露莎的短簡

第一封

親愛的蘇尼丘加！現在我不能常常住在你的身邊，這是多少可悲的事情！但是，請你不要沮喪，不久就會再有很好的事情的呢！

總而言之，你現在非轉換一下你的心情不可，到些什麼風景很好而且有人照應的鄉下去玩玩吧！老是一動也不動地枯守着，有什麼意思呢？控訴的裁判，一定還要幾個禮拜呢，我希望你早一點到什麼地方去走走……加爾假使知道我到了鄉下，那麼他也可以安心，……到了明年的春天，我們一定又可以一起到鄉下去散步，和到植物園裏去玩要吧。我現在住在這裏很愉快地期望着。

但是，蘇尼丘加！總之，你該到什麼地方去走走！到保盾賽或者別的地方去吹吹南

國的風吧！但是，在你出發之前，我很想會你一次……以後，再請你立刻寫信給我！千萬不要擔憂呢！（在烏鷺凱、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你呀！

給我望望加爾！

海爾米和波啤的明信片，使我真的高興呢！

（註）蘇尼丘加是蘇菲的愛稱。露莎寫這封信的日子，正是加爾里卡克內西被判決懲役四年的日子，海爾米和波啤多是蘇菲的孩子。

第二封

……今天，我真覺得了許久不曾覺到過的悲傷！三點十九分的汽笛，告訴了我瑪維爾達出發的時間，我真像一個檻中的野獸，假使是平時，我早已在這些散步的牆邊亂闖了。我的心臟覺得疼痛，我自己獨語；「我不能走出這個地方的嗎？真的，我不能走

出這個地方的嗎？」但是，請你不要替我擔憂，我的心臟，已經好像是養熟的家犬一樣的了，我撫弄牠一下，命令牠沈靜下去。

關於我的事情，這一點已經夠了。

蘇尼丘加！你還記得嗎？我和你約好的事情，就是戰事完了之後我們就打算實行的事情。我們是打算到南方去呀！我們決計實行這個計畫吧！你，大約是想和我到意大利去吧，這個，大約是你的希望的絕頂。

但是，在我呢，想和你到考爾西加去，考爾西加的风景，比意大利更好。到了那裏，你便會忘記了歐洲。——最少，你也一定能夠忘記了近代的歐洲。啊，請你想像一下吧，那種英雄的风景！絕壁像切斷一般的一直掛到下面的谿裏，上面堆着灰色的裸岩，下面長着蒼鬱的橄欖，月桂的繁花，和栗樹的古木。一切，都像太古一般的沉靜。沒有人聲，也沒有鳥聲，可以聽見的，祇有在石床上面流過的溪聲和岩石中間吹過的風聲。在這裏能夠遇見的人們，都和這種風景非常的相稱，譬如，在山路的轉灣角上或許

可以不意的遇見農夫的行列。

——考爾西加的農夫，是不像德國農人一般的一羣羣的走的。

在前面走的，大概是狗，其次，便是山羊，或者，是背上載着栗子而緩緩地走着的驢馬，驢馬後面，大概是很大的騾子，在騾子上面，側坐着一個女人，她的兩腳隨便的掛着，在手裏抱着一個孩子。……在她的旁邊，有鬚的男子大脚步的走着，這種態度，是非常的靜默。他們多是靜默，好像是聖經裏的「神聖家族」。——這種光景，是不時可以遇見的。

我們一定去吧，到了那裏，我們再和從前一樣的晚上睡在不同的地方，早上起來迎接太陽，然後再到島中去散步吧！這樣的風景，你的心還不動嗎？我一定要將這個新的世界介紹給你呢！保重你的身體！你的露莎。（烏隆凱一九一七—一五）

第三封

……還記得去年四月，早晨十點時分，我用電話叫你到植物園來，聽到了正在叫着
 的夜鶯的歌聲的事嗎；我們隱在濃茂的森林裏面坐在潺潺小澗旁邊的石上。夜鶯叫過了
 之後，突然聽到了『誤利，誤利，誤利』！一樣的說的悲哀的單調的叫聲。我說
 那一定是水鳥的一種。加爾也和我同意。但是我們不能很清楚的知道，它究竟是什麼鳥
 兒。但是，怎麼呀？我在這裏迎了兩三日來的早晨，不意聽到從旁邊什麼地方，起來了
 和我相同的哀叫。我爲追究它究竟是什麼鳥，恨恨然了。……

它叫做『搖頭』，是比雀稍大一些的灰灰色，喙木鳥的一種。因爲它當着危險的時
 候，突然變了樣子，不住的搖頭，想嚇敵方，所以有這個名。……我追究出了發那哀
 叫的鳥兒，如得到誰個贈了什麼東西一樣的歡喜。這事試給加爾知道吧，一定很有趣
 呢。

我昨天讀了叙述爲什麼德國歌鳥減少的一書。……不是我悲哀人間失掉了快樂，想
 起來了那沒有防禦力的小動物，在什麼時候滅亡了的時候，自然地流下眼淚。我想起來

了，在紫農倚讀了的書中，知迫爾教授敘述了北美的一種人的滅亡。他們也和鳥兒同樣，漸漸爲文明人逐出了獵場？

……我很想怎樣地方能使自己不是真的人，而是有人形的鳥類。我要是蜂羣；在草原的牧場當然更好，就使是在這狹隘的監獄的園中，也都覺得比較我們黨中大會席上等。要來得舒服。就使這樣說，我也不怕；因爲你絕不會立刻就以爲我是反叛者。我如你所知，是希望爲着使命，死在巷戰，或者牢獄。但是我心深處的自己，與其說是屬於「同志」，無寧說是屬於山雀。

第四封

親愛的蘇尼立加……我在這裏已經十分安定了。……自然在這裏我已經沒有了像在烏隆凱一樣的比較自由了。……在這裏我只被關禁着。沒有新鮮的空氣，沒有花園，更沒有鳥雀，但是人是立刻也就習慣於什麼也沒有的東西。……

在我運動的敷石的庭裏，沒有發見任何東西的機會。我來往於那庭裏的時候，只見那灰石的敷石，我避掉看見在那裏動的囚人們。我很不忍，看見那淺色囚服穿着的他們。在他們之中，許多是在人類墮落的印下，完全被抹煞盡了性，年齡，與個性的人們。……尤其是那裏面也有獄衣一點也不壞，連怕畫家都悅目的人們。例如我曾經看見一個年青勞動婦人；那人修飾的很工整，現在圍頭巾下的端正的橫臉，使我回憶起了米勒的畫中的平民婦人。……

我的窗子，望得見男監。那照例是阻鬱的赤磚的建築。但是屏風的對面，可以看見什麼公園裏的綠梢。其中一株是高一丈左右的黑楊樹；在風強烈的時日，可以聽見它葉落的聲音。……窗是向西北，所以時常望見美麗的落日。請你想，那於我是我眺望紫紅色的新雲的補償吧。……

加爾希望關於鳥叫的書籍來了，我有點驚異，請你送給他關於動物分布的好書罷。……

(註)米勒(Millet)是法國的大畫家

第五封

……從現在起，恰好是一年之前，你到烏龍凱來見我；贈給我美麗的聖誕樹。今年我在這裏買了一株；但是拿來了真是難看，斷了枝的小樹。……我現在用心怎樣地把八枝臘燭給它加上去，我因此而惛惑！這就是我被關入牢裏來的第三次聖誕節。但是心裏憂慮起來的我，是如平常一樣的平靜，所以還好。

昨夜我在床上，醒着許久。我十點鐘就寢，但是在一點鐘之前，完全沒有睡。於是我在暗中輾轉。想起種種的事情。昨夜我的思想，是這樣地進行。——我始終這樣沒有原因，只如有什麼喜歡一樣的醉心，究竟是什麼理由？……我在這裏，爲黑暗，疲倦，不自由，冬寒等等黑衣包住！獨自默然的睡着。只此之故，我的胸中，以不可測的內心歡喜鼓動，這恰如在晴明的日光之下，散步在花多的牧場之中一樣……但是在我的心中永追那歡喜的原因的時候，在那裏什麼原因也沒有。所以不外自己笑自己而已。——於

是我相信，這祕密的關鍵，只在生命自身。這深沉的暗夜，要是真正的看它的時候，是如天鵝絨一般柔軟而美麗的東西。……我想使你也有不可思議的關鍵。……我絕不給你空虛的歡樂，或者禁慾主義的說法。我想使你體味到一切現實的快感。並且想給以我這盡藏的內的喜悅的感覺……

蘇尼立加！我先一些時。經驗一樁劇烈的痛苦。我散步的庭園裏，時常引入來了軍用車。在那裏面，堆積着從戰線來的米袋，舊衣服，褲子等等，怎樣地潰滿了鮮血。這些東西送到監房裏縫補，再送到軍隊裏去。那一天一架馬車不是馬，是被一隊野牛引入來。我近來沒有見過野牛。它們有比普通牛更大的骨格，額角很平，角橫而且曲的頭，好像那樣的羊。它們有黑大柔和的眼睛。它們是從羅馬尼亞來的戰勝品。據架駛的兵士們說，這動物很難捕獲，並且慣於自由的它們，使用很是困難……據說它們只在布列斯拉有一百頭，無慈悲的被驅使，胡亂的拉重担，幾乎到死的地步。

但是，那一天的馬車堆積着如山一樣的袋子，立刻來了：但是因為過重，野牛不能

走過木門的欄杆。於是，駕駛的兵士是野蠻的傢伙，用鞭的大的一頭，毆打那可憐的動物。這因為太過劇烈，木門的女看守怒起來了，向兵士問：不想想這動物可憐嗎？但是兵士說：對於我們人類，不是也沒有誰說可憐嗎？惡意地微笑，更劇烈的毆打。於是野牛通過了木門，把車引入裏面來；但是，其中一頭流出血來了。……蘇尼立加！野牛皮，是被引用來作厚的堅硬的東西的比喻的；可是，它的皮都破裂了。

其後東西拿了的期間，畜牲們完全疲倦至極，只是正正的站着，但是流了血的一頭，在它的黑臉上，與柔和的黑睛眼裏，浮起剛哭了的小孩一樣的表情，望着前面。這恰如小孩被劇烈的拷問，也不明白那理由，也沒有逃脫那暴力與痛苦的方法的表情。我站在那頭牛面前。於是牛正面的望我。從我的眼裏，滴滴的墮淚。那是牛的淚。……自由丰饒的羅馬尼亞線的牧場，如何的遙遠，如何地難於回復，被失掉喲！在那裏有怎樣地不同的陽光，有怎麼地不同的和風；並且有怎麼地美麗的鳥的婉轉，和如何的善意的牧人的呼聲啊！但是在這裏，可怕的街道，陰沉的牛廊，腐敗的藁，要催嘔吐了污穢的

枯草，不測的可怕的人類——於是毆打又毆打，從傷口就迸出來了鮮血。啊啊！我可憐的野牛喇！我可憐可愛的兄弟喇！我們在這裏兩個都是無力的站着。於是體味着同樣的痛苦，便利，與憧憬……

最親愛的蘇尼立加喇！不管有怎麼樣的事情，都請安靜地愉快吧！這是人生。我們要依樣的接受這人生，勇敢地，大胆地，而永遠也微笑着。

這五封信，是從露莎、盧森堡的「獄中通信」裏摘抄出來的。這些信，都是她一九一六入獄以後，寫給李卜克拉西夫人的，前二封，沈端先譯，後三封，馮憲章譯。

編者的話：

這五封信，是從露莎·盧森堡的「獄中通信」裏摘抄出來的。這些信，都是她一九一六入獄以後，寫給李卜克拉西夫人的。

盧森堡，和李卜克拉西是德國偉大的革命家，就和俄國的列寧一樣。可是，當我們

讀這些信札時，我們却只看見一個姣好的，心平氣和的姑娘了。

這些信札敘述大局之美，佔最主要的地位。而在這樣的敘述中流露着一種柔和的，濃郁的友情。有好些地方，是和散文詩一樣美麗的。



第三十九篇 世界和平日

俄國愛羅先珂作
胡愈之譯

母親同了兒子立在華麗的洋臺上面；他們眼看着戰勝的軍隊，從門前經過。母親很歡迎，因為這是世界平和的那一日，但是孩子却只是啼哭……

「好孩子不要哭；親愛的，快不要悲傷罷！世界的大戰已停息了，人類的痛苦已終止了。看那煊赫的旌旗喲！這不是平和的天使的翅膀嗎？看那戰勝的英雄們的面貌喲！滿目瘡痍的祖國，得到永久的安寧，流離顛沛的人類，享受無窮的福祉：在他們臉上不是可以看得出來嗎？聽啊，孩子，在壯士們的進行曲中，正在高唱美的理想的勝利喲；在戰勝的旌旗的煊赫中，正大呼詩人的夢想，全人類的高貴的希望的完成喲。爲了普遍的友愛，爲了全人類的平等，爲了一切的民族的自由……」

「母親呀，不要響，我求你，我懇求你不要響……在威風凜凜的煊赫的旌旗中間我看見……母親呀！……看見哥哥的一雙手，只有一雙手……在不能安眠的夜夢裏，我已

見過這一雙手了……這手溫和地握我，摸我的臉頰，摸我的頭顱，親親呢呢的放在……母親呀！竟是什麼也沒有，沒有胸膛，只是一雙捧着開花砲彈的手罷……我跌在深淵裏了……啊，不祥的夢呀，啊，可愛的手呀！……

『在那些猙獰的壯士們的頭顱中間我看見……母親呀！我看見了父親的頭顱……在不能安眠的晚上，可怖的夢裏我已看見過這頭顱了……父親向我微笑，和我說話，而且溫和地戲謔我，他要我和以前一樣的接他的吻，他……啊，母親呀！他用手從頭頸上面把頭顱捧了下來，他把頭顱送過來接吻，他用腰刀把割下的頭顱送過來……啊，可怖的夢呀！啊，最親愛的頭顱呀！……』

凱旋的壯士們的隊伍威風凜凜的經過。

『癡孩子，不要哭，快不要悲傷罷！聽聽壯士們的歌曲，聽聽喇叭的音號罷！』

『但是，媽呀，從壯嚴的進行曲中，只聽得悲哀的調子哩，從壯烈的軍歌中，只聽得淒切的哭聲哩。哭的是誰，哀訴的是誰，他到底是什麼人呢？聽得！……』

「癡孩子，在大凱旋的日子，誰又哭呢？在世界和平的日子，誰又訴苦呢？」

「但是，媽呀，細細聽一下罷……現在你還有沒聽得嗎？」

「阿，不錯，現在我已聽得了，這是你哥哥的愛物罷，這是我家的狗罷；自從哥哥死了之後，這狗只是嗚嗚的哭着，一點東西都沒有喫。聽了那凱旋的歌聲，這狗記起英雄主人來了……我早就想吩咐他們做的，現在我就立刻吩咐他們把這狗槍斃了罷。他沒有主人便要活不成的，那麼爲什麼不殺死他却叫他受苦呢？……」

「聽喲，母親，從壯士們的歌聲當中，聽得，我聽得痛苦的叫喊。雖然今天是凱旋之日，今天是慶祝和平的佳節，却有人在那裏受着苦哩，有人在那裏爲了痛苦而叫喊哩……」

「癡孩子，這是父親的馬罷；聽了壯士們歌的聲，這馬忽然記起主人來了，記起我們那個陣亡的英雄來了……我早就想吩咐他們做的，我現在就立刻吩咐他們，把這馬一併殺死了罷。他既然忘不了主人，而且他又不該在凱旋之日，在慶祝和平的佳節，不住

的悲嘶……)

『但是從得勝的旌旗的煊赫中，再聽一會兒罷，我聽得哭泣的聲音哩，聽喲！』

『異想天開的孩子呀，我並沒有聽得什麼哭聲。這是杜鵑的歌聲喲……』

『但是，媽呀，在凱旋之日，杜鵑爲什麼哭泣的呢？……看那俯在河中的楊柳喲，他們也在嘆息着哩；母親呀，在世界平和的日期，楊柳爲什麼嘆息的呢？母親吩咐獵人把林裏所有的杜鵑，都槍斃了罷；他們不該在凱旋之日哭泣着。吩咐啄木鳥把那邊所有的楊柳都啄去了罷；他們不該在世界平和的佳節俯在河中而且嘆息着。而且請你吩咐，母親呀，我求懇你，請你吩咐他們把我也殺死了罷。那狗沒有哥哥，便活不成了，那馬沒有主人，便不想活了；那是一樣的罷，我沒有哥哥便活不成了，我沒有父親便也不想再活了！讓我和我所愛的一塊兒死罷，讓我和我的最愛的一塊兒長眠罷！而你們呢……却在人類的淚和血流成的大海上面，在人們的憂患苦痛的汪洋上面，用那些死者的骨殖，建造偉大的高樓，在這高樓上豎起國旗，奏着軍樂，唱着凱歌，以慶祝勝利，以歡

賀世界全局的平和！……」

他哭了。現在一切都沉靜了，壯士們的行列，已過去了，只有從遠處還能聽得慶祝勝利的銅鼓和喇叭的聲音。他伏在陽臺的闌干上面，手捧着頭哭泣着。她呆呆的一聲的不響看着他，她似乎起首有些明白爲了祖國的勝利，爲了全世界的平和，他們已賣去她的靈魂的平和了……

一切都沉靜了，祝捷的銅鼓的聲音已在遠處消失了，勝利的喇叭的調子，已融化在美麗的空中了。一切都陷入寂靜當中，只有狗是在呻吟，馬是在哭訴，杜鵑是在歎息，俯在河中的楊柳是在悲傷；他伏在陽臺的闌干上面手捧着頭哭泣着。她呆呆的一聲不響的看着他，她似乎已起首明白世界戰爭的實質，明白全人類平和的實質了……

編者的話：

這一篇主要的內容是反對假面具的「世界平和的」。在帝國主義制度沒有消滅以前，

戰爭的危險時時刻刻在威挾着，真正的和平是沒有的。

這一篇中，假托母親和兒子兩人的對話，把「世界和平日」的假面具揭露無遺。所謂「世界和平日」只是在一切犧牲者的骸骨上面，掛起一塊空招牌而已。

作者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來反對帝國主義間的戰爭的。

第四十篇 爭自由的波浪小引

魯迅

俄國大改革之後，我就看見些遊覽者的各種評論。或者說貴人怎樣慘苦，簡直不像人間；或者說平民竟擡了頭，後來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貶，結論往往正相反。我想，這大概是對的。貴人自然總要較爲苦惱，平民也自然比前擡了頭。游覽的人各照自己的傾向，語了一面的話。近來雖聽說俄國怎樣善於宣傳，但在北京的報上，所見的却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寫出內部的黑暗和殘酷來。這一定是很足起禮教之邦的人民驚心動魄的罷。但倘若讀過專制時代的俄國所產生的文章，就會明白即使那些話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絞架，拷問和西伯利亞，是不能造出對於怨敵也極仁愛的人民的。

以前的俄國的英雄們，實在以種種方式用了他們的血。使同志感奮，使好心腸人墮淚，使劊子手有功，使閒漢得消遣。總是有益於人們，尤其是有益於暴君，酷吏閒人們的時候多；壓足他們的兇心，供給他們的談助。將這些寫在紙上，血色早已輕淡得

遠了；如但兼珂的慷慨，託爾斯多的慈悲，是多麼柔和的心。但當時還是不准印行。這做文章，這不准印，也還是使兇心的壓足，談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終是無味的國土裏的人生的鹽，而且大抵是給閒人們作生活的鹽，這倒實在是很可詫異的。

這書裏面的梭斐亞的人格還要使人感動，戈理基筆下的人生也還活躍着；但大半也都要成爲流水賬簿罷。然而翻翻過去的血的流水賬簿，原也未始不能夠推見將來，只要不將那賬目來作消遣。

有些人到現在還在爲俄國的上等人鳴不平，以爲革命的光明的標語一定是較光明的；做這書中所收的幾篇文章的時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給一切人們以一律的光明。但他們被拷問，被幽禁，被流放，被殺戮了。要給，也不能。這已經都寫在賬上翻就明白。假使遏斷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後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處的倒是最穩妥的地位。然而已經都寫在賬上了，因此用血的方式，到後來便不同，先前似的時代在他們已經過去。

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代表，自然無從斷定。然而，總之，平民總未必會捨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麵。只要翻翻這一本書，大略便明白別人的自由是怎樣掙來的前因，並且看看後果，即使將來地位失墜，也就不至於妄鳴不平，較之失意而學佛，切實得多了。所以，我想。這幾篇文章在中國還是很有好處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風雨之夜，魯迅記於廈門。

編者的話：

這一篇小引，作者用着冷嘲的口吻，指出歷史的必然。

作者的態度是很接近革命的。

「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時代。自然無從斷定。然而，總之，平民總未必會捨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麵」。像這樣的話，對於上等人自然是一種很有意義的剮苦的。

第四十一篇 奔流

郭沫若

樓外的川上，江中的溪水不分晝夜的流，流到平坦處，匯成一個小小的深潭，但是不斷的流，流到走不通的路徑來，又激起暴怒的湍鳴，張牙噴沫地作獅子奮迅。走通了，又稍稍遇着平坦處了，依然還是在流，過了一個急湍，又是一個深潭，過了一個深潭，又是一個急湍。宅爲什麼要這樣奔波呢？他那晝夜不停的吼聲是甚麼意義呢？他不是求坦路麼？他不是求達到大海的坦路麼？他在追求坦路的時候，總不得不奔流，他在奔流的時候，總不會沒有坦路。啊啊，奔流喲！奔流喲！一時的停頓是不可貪戀的，崎嶇的道路是不能迴避的，把頭去衝，把血去衝，把全身的力量去衝，把全靈魂的抵擋去衝，崔巍的高山是可以衝斷的呢。無理的長堤也是可以衝決的呢！帶着一切的支流一道衝去，受着一切的雨露一道衝去，混着一切的沙泥一道衝去，養着一切的鱗介一道衝去。任人們在你身上濯襟，任人們在你身上濯足，任人們在你身上布網，任人

們在你身上航行。你不要躊躇，你不要介意，太陽是炎熱的，但只能蒸損你的皮膚；冰霜是嚴烈的，但不能凍結你的肺腑。你看那滔滔的揚子江！你看那滾滾的尼羅河！你看那密西西比！你看那萊茵！它們終各努力着展到了坦途，浩浩蕩蕩地流向了汪洋的大海了！太平洋的高歌，在歡迎着一切努力猛進的流水！流罷，流罷，涇水不和渭水爭清，黃河不同長江比濁，大海裏面一切都是清流，一切都有淨化的時候。流罷，流罷，大海雖遠，但總有流到的一天！

編者的話：

這一篇和陳衡哲「運河與揚子江」都象徵着奮鬥的生命。

文筆的氣勢很是雄厚，也和「奔流」一般。

「啊啊，奔流！奔流！一時的停頓是不可貪戀的，崎嶇的道路是不能迴避的，把頭去衝，把血去衝，把全身的力量去衝，把全魂靈的抵擋去衝，崔巍的高山

是可以衝斷的呢，無理的長堤也是可以衝決的呢！』這樣一方面是寫水的力量，一方面是象徵着生命上作戰的戰士的勇氣。



第四十二篇 都霞

謝廖也夫

在梳粧台上的壁上，是掛着三層的像片。頂上面懸掛着用櫻桃色木框裝着的騎着黑馬的軍官玉照。其下列着些下級軍官的像片；他們的底下是一些戲裝的優伶；其第三層則爲一些很不值錢的，穿皮衣的人們的像片。這些梳粧台上的三層像片，是都霞生活的三個時代。在奢華的晚會和優美的幽會一些歲月之後，到來了可怕的年頭：什麼糖果店，跳舞場，繁華的街衢……一切都消逝了，僅僅在優伶的身上還留下一點美麗的衣服，亦只有在這一點美麗的衣服上，覺得還溫存着忽然消逝的，美妙的，生活之火光。後來來了一些陌生的人們，他們身上穿着皮衣，腰間掛着手鎗。在遇會的時候，他們並不說向女人獻媚的話：「呵，請寬恕罷！」他們的身上聞着野風與火車頭的氣味。都霞始而懼怕他們，但是……他們的皮肉中也跳動着粗魯的，或者也許是智慧的人類的心……

——爲什麼你從來不和我談話呢？——都霞從梳粧台轉過身來問華西禮。

華西禮剛剛走進來，在桌上收拾東西，從書包裏掏出一些紙片。

聽了都霞向他的問話，他望望都霞，就同他從沒曾看見過她一樣。用手理一理披鬆到面部的頭髮，便微笑着說道：

——我不和你談話嗎？……好，讓我們來談一談話罷！

都霞這時的面孔是莊肅的。

——你知道嗎？請你將茶預備好，而我有許多糖果——華西禮很高興地說道，——

然後……我們坐下好好地談話罷！

從大衣袋裏他掏出一包糖果來散放到桌子上。

——你看看，可不是嗎！……

都霞從未曾像今天這樣很小心翼翼地預備茶過。他將清潔的桌布攤上，並擺上一長腿的玻璃瓶爲放糖果之用。

——完全像真正的排場呢！——華西禮微笑起來，忽然向都霞問道：

——你多大年紀了？

——我的年紀嗎？二十四歲。

華西禮的眉峯很詫異地上豎起來，然而什麼也沒說。走向都霞的梳粧台，他看看那掛着的照片：軍官，優伶……

——這都是你的熟人嗎？

都霞很不愉快地想道：「爲什麼他要看看呢？爲什麼我沒有把這些照片收藏起來呢？」第一次，就同巨大的雨點一樣，從什麼地方落下來一種關於生活的思想，似乎過去的生活不是這樣過的。都霞用祈禱似的眼光向華西禮望着，似乎向他說：不要呵！不要提起這個呵！

在十一點鐘，華西禮將空的茶杯拿開，又摸起書包來了。在他的放開茶杯的雙手運動上，有兩句未曾說出來的話：

——呵，談了了嗎？現在別要擾亂我呵！

都霞起了一種感覺，就同他的手將她推到什麼地方去了也似的。這樣好像人們當要工作的時候，將一切廢紙從辦公桌上揀開一樣。從書包將一些紙條取出來之後，華西禮向着什麼微笑了一下，接着尖起嘴來吹了一聲哨子。在屏風的背後，都霞很久地，帶着憂悶地望着他那聚精會神的面孔。

x
x
x
這樣過了許多日子。

就同黑暗中的小偷一樣，白黨進攻的風聲偷傳了全城。團長太太現在常常到都霞的房間來，不斷地問道；

——還沒有跑嗎？

在那前一夜——當尙未黎明時震動着鎗聲，而到拂曉時，紅軍退出和白黨進城的前一夜，華西禮不見了。

在房間內留下兩本書和他的牀鋪。在一本書裏都霞尋出一封未寫完的信。信的起

頭：『我的親愛的加特林娜』……

華西禮在這一信上寫着關於他在這個城中的生活，同志們工作的情形，及其他一切的事情。都霞很饑餓的樣子將每個字都吞下去，而從每一行總是回到信的起頭：『我的親愛的加特林娜』……從信中立起來了一個不相識的女人的面貌。華西禮同這個女人說話是抱着對等的態度。他的每一句話都是很簡明而有勇氣的。他並不稱加特林娜什麼『克笛』，『加道克』，『克久莎』……

都霞從躺在枕頭旁邊的信抬起頭來，用尖銳的眼光向什麼地方注視也似的，輕輕地，分開地說道：

——加卜特——林——娜……

而自己聽着每一個字的聲音。

『……我同都霞住在一間房子裏，——華西禮在信的末尾寫道，——這是一個穿着短衣的畸形的女人，在三十歲還看着同女孩子一樣，用的是縮小的名字；依我想，這些

女人們是一定有很多的短小的情人；總而言之句話，這是一個短小的女人……」
都霞將每一個字母都讀得真切。她牢記着幾個彎曲的字「短小的情人」她並牢記着
每一個標點。把信放在一邊，她將鞋向着長靠椅摔去，只是將頭搖着，就同忽然被鞭打
了的馬一樣。

——畸形的女人……——她想再讀一遍，但是巨大的字行伸長到杳無涯際，而在信
上只一點一點地閃動着不可捉摸的墨點。

就同小狗一樣，都霞很輕地號叫起來，將頭低到那一封信上。

空空的，長的，奇異的一天充滿了苦痛。時間是不存在了。忍着嗚咽，都霞抬起頭
來，苦楚的兩眼看見了立在面前的加特林娜，加特林娜已經讀過這封信了。從讀過了
信，加特林娜在那裏向都霞望着。她望着都霞，就同強健的人望着殘廢的人一樣。唉！
白天是太小了，夜裏也是不夠，若要放置這一封未寫完的信的短小的五行！

都霞不知道是早晨，是日中，還是已經天黑了。有人用手粗暴地敲扣房門。

——開門

這一種扣門聲是很奇怪的，不明了的，而且是很可怕的，當全世界隱藏起來，如同在無底洞的靜寂的時候。

武裝的，猜疑的人們進來了。沒有一件東西不被他們看到了。黑髮的軍官，手中持着手槍，很驚奇地向失常的都霞望着。

——你是什麼人？

都霞並不即刻回答他，她記憶起來了什麼，理一理額上的頭髮，說道：

——娜達利亞。

——你一個人住在此地嗎？

——一個人。

——此地曾住過一個波爾雪委克？現在他在什麼地方呢？

——是的，他在此地住過！——鼠臉的團長太太向前惡狠狠地說道，——你看，這

是他的牀鋪，長靠椅，那個小箱子……

軍官理一理如弓形也似的鬍子，向都霞問道：

——你不知道他偷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都霞望着那華西禮用爲床鋪的長木靠倚。華西禮當讀書的時候，總是圓桌子挪到長木靠椅跟前，——都霞在屏風後總是看着他的側面。

伸一伸身子，都霞直向軍官望着，覺得有一種不相識的，巨大的，新的感覺包圍了她：她似乎忽然長大起來了，變成如那用大的字母所寫着的加特林娜一樣。

——就使我曉得，我也不告訴你呵！——都霞這樣很高聲地回答軍官。

軍官略略將身子彎一下，逼視着都霞說道：

——爲什麼你不告訴？你也是紅黨嗎？

都霞點一點頭。

——是的。

團長太太拍起掌來了：

——上帝呵！她瘋了嗎？別信，別信她呵！她眼是沒有腦筋了！……

呵，原來爲此！——軍官向誰個很有趣地擠了一擠眼，——紅黨呀？那我就
逮捕你了！

而都霞愈爲新的感覺所沉醉了；她看見了自己變爲別一種人，變爲加特林娜，而華西禮已經向她對等地寫了信。

——逮捕罷！我不怕呵！

哦，你是怎樣地勇敢呵！——軍官微笑着說道，——我一定將你逮捕，逮捕一
全晚上……我們在一塊兒吃晚飯，好嗎？

他走向前去欲摩都霞的下額。都霞很苦喪地躲開他。她睜着兩隻眼睛，望望軍官，
望望團長太太，又望望其他的人們……他們都在微笑着。

軍官笑起來了：

——好，我不動手，你別要哭呵！呵哈，你……女波爾雪委克，——他搖一搖頭——你不知道這個壞東西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房間空起來了。

都霞，立在房的中間，也就在此地順着向地板躺下，將手掩住面孔，輕輕地繼續着無從安慰的哭泣。

編者的話：

謝廖也夫是新俄作家之一。本篇都霞是從蔣光慈譯的「冬天的春笑」一書，「都霞」篇中節選出來的。

在這裏，側面地描畫出了一個革命黨人的面目，很深刻地表現出都霞嚮往新生活，厭棄舊生活的心理。用一個戀愛的故事，來象徵着都霞的心裏變遷的過程，覺得很是自然。

新舊勢力的矛盾，衝突，在這一篇裏面也是極有力的表現着。

第四十三篇 十三歲

柯洛索夫

時間是一架在織着光陰底無限的線帶的大織機。牠張着纏結在宇宙底滑車上的，白的和紅的條紋。而幾千個活着的人類老是在捲上他們底力量去，像捲在絲卷上一樣，又伸出了細絲，漸漸地交織在生命底活的線帶裏了。要是有一個遲鈍起來，散了開來——他便會離去了那機械。結着淡紅色的絲的，新鮮的小絲卷正在原料棧裏等着了。

非陀爾·伊伐尼赤——洛定同志——政治初步底教師，說生活是在移向共產主義去了。又說看守生活底織機的人是那些勞動階級底最好的人——那些共產黨員，堅固地密接在一起，他們用一把有力的鋼板在梳着幾百萬條細線，將牠們織成了最複雜的圖案。他們之中的第一個織工就是佛拉提米爾·伊利赤——特洛次基和卡利甯就是他底重要的助手。

絲卷有時候會感到工作困難，那銅板和助手也會這樣，但是一切工作之中最困難的

却是那織工領袖底工作。滑車動轉着，噤嚙着，飛輪揮舞着，調帶節奏地顫抖着，皮管喘息着。細線底織絲的灰塵浮蕩在空氣裏，黏住在臉兒上和衣衫上，使身體受了毒。似乎有一件東西快要破下來了，於是那巨大的機械便要停止。只有那前面的那堅強的彈簧不肯放鬆；眼睛底探海光固定地凝視着，助手固定地站力着。

夜裏凡卡和他底哥哥米特利睡在一間狹小的，黑暗的房裏的一張床上。凡卡睡着了。他夢見一輛力量極大的機關車掛上了那織機間。「嗚！」——牠放了一聲重汽，急迫地衝上前去，上去，上去，一直衝到莫斯科河邊。莫斯科河絕對不是一條河，却是一片海，那社會革命底海。那機關車，一停也不停——直截地穿過波浪去，波浪潑在屋脊上，一直流到機關裏面。爐子底火光閃動起來，燒着了海底貪吝的舌子，沉重的木材在發着急迫的言語和幽細的聲息。

而凡卡却是那在爐子邊的火夫。

他底皮膚上生滿了水泡；牠們像一個個小小的白瘤似地跳了起來；波浪又來鞭打着

牠們，弄碎了牠們。啊！……還不如離開了這該死的爐子，跳到這波浪底裏去，讓身體舒暢一會的好；但是凡卡聽到了一個聲音，

「倦了嗎：那查連柯同志？」

他向上面看去，便看見了——列寧！

水沫在心裏翻騰着。小兒在水沫裏翻騰着。嚇！……牠們怎樣地在跳舞，那××底孩子們！

「不……不倦，列甯同志。」

「那你在想些什麼呢——我們可要建設出共產主義來？」

「我們要建設的，列甯同志。」

「好，那麼再上去吧，兄弟；離這兒是不遠的。」

「對了，對了，列甯同志！」

他底皮膚上生滿了水泡，牠們像一個個小小的白瘤似地跳了起來，波浪又來鞭打着

牠們，弄碎了牠們。

突然地——停止了！……一個島！

島上正是夏天。日光底流動。風愛撫地飄着。屋子彩色地烙着。民衆來了。

「晨安，列寧同志，你同着這一位是誰。」

「這是Comsomoletz那查連柯。」

「不，列寧同志，我不是一個Comsomoletz。按照規律，我年齡還缺一歲呢。」

「呵，真的嗎？」

列寧突然地拿出了一張全新的Comsomol團證，將牠給了凡卡。凡卡在那上面看見了他底名字，他底姓。……啊！……

「凡卡，嚇，凡卡！」

「什麼事，列寧同志？」

他張開了他底睡眠，便看見了米特利。

「什麼——那證書呢——證書在那兒啊？」

「什麼證書？」

「團底證書。」

「誰底？」

「我底。」

「你從那兒弄來的？」

「是列寧同志給我的。……」

凡卡突然地想起了他只是在一個夢裏看見列寧——什麼事情都沒有真正地發生過。他非常痛苦地將這事情告訴了米特利。

米特利感動了：

「我看得出，凡卡，你一定會做一個好的 *Comsomoletz*。不過，你和我目前是在同一隻船上——你想加入 *Comsomol*，我却想加入黨。……我現在也很困難，正像你一

樣；——我年紀太輕了——他們是這麼說的……」

他哥哥的話在凡卡心裏像低微的雷聲般地回響着。

「很對，很對，米特利，我們兩個都還缺一年；讓我們約定了吧——明年我們一起加入。」

「這樣好極了！」

於是他底舌子一直震響到太陽出來的時候。

茶炊又像放在鐵上的鈍邊鑽鑿器似地呻吟着了。窗子又爲了昨夜底水汽潮濕着了。

父親和米特利沉默地在聽凡卡底夢。

「哦，哦，哦！」他底母親在身上做着十字架。「怎樣的夢，你做了怎樣的夢，寶貝！……」

她很溫存地將另外一小片麵包推到了凡卡面前。

凡卡沒有可以看他母親的眼睛，並且他不看見他底父親和哥哥。

「站在那兒，他親口說：『你在想些什麼，那查連柯同志，我們可要建設出共產主義來？』」我們要建設的，列甯同志，「我說。」

於是凡卡經驗了些以前永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他父親底強壯的手臂伸了出來，那孩子覺得了他粗糙的頭髮底接觸，他黑色的鬍鬚像一個刷子一樣。唧唧——火熱的嘴唇在微小的額上。

編者的話：

柯洛索夫是新俄的作家。本篇是從「十三歲」篇中節選出來的。

在這篇裏出現着的社會是動的社會，力學的社會，組織化了的社會。在這裏流動共產主義的戰鬥的思想。

「工作，」「時間，」「社會，」「做夢，」都有着機械的，力學的一致性。

這是一篇十分新鮮的作品，不管是在內容方面，或者在形式方面。

IV

(共十一篇)

在這兒，作者們企圖對於「生命」有所解釋，有所闡明，有所主張。他們差不多都以爲「生命」是超時間，空間的東西。生命的問題和社會的問題是完全分離的。

有許多的作家們常以爲在作品裏面研究社會問題，便是庸俗，便是功利主義，討論「生命」問題，則是超越，高尚。這自然是受了作家們的階級背景所限制的緣故。

第四十四篇 樓板

豐子愷

記得我小時的事：我們家裏那隻很低小的廳上正在供起香燭，請六神菩薩，離開蠟燭火燄兩尺就是單薄的樓板，樓板上面正是置馬桶的地方，有人在便溺的時候，樓下歷歷可聞其聲。當時我已經從祖母及母親的平日的舉動言語間習知菩薩與便溺的相犯。這時候看見了在馬桶聲底下請六神的情形，就責問母親。母親用一個「呸」字批掉我的責問，繼續又說：「隔重樓板隔重山。」

當時我並不敢確信「板」的效用如其大，只是被母親這「呸」字壓倒了。後來我在上海租住房子，才曉得這句古典語的確是至理名言，「隔重樓板隔重山」上海的空間的經濟，住家的擁擠隔一重板簡直可有交通斷絕，而氣候不同的兩個世界，「板」的力竟比山還大。

五六年之前，我初到上海，曾在上海的西門的某里租住人家的一間樓底。樓面與樓

底分住兩份人家，這回是我初次經驗。在我們的故鄉，樓上總是臥房，樓下總是供家六神的廳，決沒有樓上樓下分住兩份人家的習慣。我托人找到了這房子，進屋的前兩天，自己先去看一次。三開間的一座樓屋，樓上三個樓面是二房東自己住的，樓下左面一間已另有一份人家租住，中央一間正面掛着一張朱伯盧先生治家格言，兩壁掛着書畫，是公用的客堂，右面一間空着，就是我要租住的。在初到上海的我看來，這實是一家，我們此後將同這素不相識的兩份人家同居，朝夕同堂，出入同門，這是何等偶然而奇妙的因緣。將來我們對這兩份人家一定比久疏的親戚同族要親近得多，我們一定從此添了兩家新的親友，這是何等偶然而奇妙的因緣。我獨自起了這樣的心情，就請樓上的二房東下來，預備同他接洽，並作初見的談話。

一個男子的二房東從樓窗裏伸出頭來，問我有甚麼事。我走到天井裏，仰起頭來回答他說：『我就是來租住這間房間的，要和房東先生談一談。』那人把眉頭一縐，對我說：

「你租房子？沒有甚麼可談的。你拿出十二塊錢，明天起這房子歸你。」那頭就縮了進去。隨後一個娘姨出來，把那縮進去的頭所說的話對我復述一遍。我心中有點不快，但想租定了也罷，就付他十二塊錢出門去了。

後來我們搬進去住了。雖然定房子那一天我已經見過這同居者的顏色，但總不敢相信人與人的相對待是這樣冷淡的，樓板的效用這樣大。偶然在門間或窗際看見鄰家的人的時候，我總想招呼他們，同他們結隣人之誼；然而他們的臉上有一種不可侵犯的顏色，和一種拒人的力，常常把我推却在十里之外。盡我們租住這房子的六個月之間，與隔一重樓板的二房東家及隔一所客堂的對門的人家朝夕相見，聲音相聞，而終於不相往來，不相交語，偶然在里門口或天井裏交臂，大家故意側目而過，反似結了仇怨。

那時候我才回想起母親的話，「隔重樓板隔重山，」我們與他們實在分居着空氣不同的兩個世界，而只要一重樓板就可隔斷。板的力比山還大！

編者的話：

本篇是描寫人與人間的隔膜和陌生的文章。只是一板之隔而已，便和生活在那個世界上面一樣，這是多麼明顯地說明了人類社會的冰冷無情啊。

在這裏，作者是對於冰冷的社會，寂寞的人生提出他的抗議來了。

第四十五篇 燕子

米顯萊

誰都承認的，燕子這種鳥，拏在手裏，湊近眼睛去看看，是醜陋而奇特的；但這正因為燕子是頭等的鳥，在一切生物中，生就是為鳥的緣故。天稟的性質都用在飛行這一點上了：形貌，燕子是不顧的，所想的。只想活動；她多麼成就，靜止的時候就是醜陋，飛行的時候正是一切中最為美好的。

羽翼是剪，眼睛是箭，頭頸是零（為的增大二倍氣力）；腳是一點兒簡直等於沒有；一切是羽翼，羽翼是一切，這燕子瑩瑩的特點，再加上一個極大的嘴，老是張開着的，時刻不停地在啄取活物，飛着，一閉嘴，又就張開了。

如此，她飛着吃，飛着飲，飛着浴，飛着喂她的兒女。

燕子雖沒有像老鷹那麼能霹靂一般地從天而降，燕子却更是自由的；她會旋轉的，旋出幾百個圈子來，旋出一個形式無定的迷宮來，旋出一個變化曲折的迷宮，旋轉，再

是旋轉，旋轉到無窮盡。敵人暈眩在她的旋轉裏，迷失在她的旋轉裏，昏亂在她的旋轉裏，簡直不知道做什麼好。

燕子把敵人弄得精疲力盡；敵人只好收拾野心，放棄了她；她却還是一點沒有疲倦。這真是空中的女皇；以其無可比量的活動能力，將整個宇宙收爲己有了。請問那一個能夠時時刻刻這樣變化地活躍，這機敏捷地旋轉？沒有的。追逐那老是動着的東西，像飄蕩無定不走直路的蒼蠅，蚊子，甲虫以及千萬的虫豸，這正是變化無窮，輕率異常的狩獵啊。自然這狩獵是練習飛行的最好學校了。飛行的優良就是燕子所以能高出於百鳥的地方。

天生到這種地步，生有這樣唯一的羽翼，却有一個極兇的條件，就是把腳來取消的條件。稱爲長翼燕的，教堂裏的大燕子，腳是萎縮的。羽翼却占勝着了：人家說她在一個小時裏竟能飛到二十五個里安（每里安等於四四四四米突）。這樣可驚的速度簡直和海鷗相等了，海鷗的腳是極短了，長翼燕的腳却只是一片。她停下來時是用皮肚的；所以

她總不停下來的。恰恰和其他一切生物相反，活動是她唯一的休息。要她從高塔裏飛射出來，在空中任意飛翔，那末大空戀戀地搖蕩着她，載護着她，給她休養。要是她躲下來，也行，可用着她纖小無力的腳去攀援。但是她的停下來，是畸形的，簡直像麻痺了的一般，她要感到多麼殘酷啊，萬有引力的暴虐的命運就要控制她了；鳥類之中頭等的鳥便要像爬虫一樣了。

要她從一個地方飛躍起來，這是最最爲難的：她的窠要做得那麼高，就是因爲出發時，在她自然境遇裏，能得任意選擇的機會是必要的緣故。一落入大空裏，她就自由了，她就做空中王了；但是一經做慣了家僕，依賴着一切東西，所以肯任意讓人家去捉住她的。

燕子的真名字，能一語直破的，便是希臘名稱，「無足」(Apode)。燕子的大族，總有六十種，充滿着大地，以其飛翔，呢喃及其優美，使大地愉快而成爲可愛。但是她這種呢喃飛翔等等可愛的性質，却是靠那畸形而來的，就是靠那小的，極小的腳而

來的。她在鳥類之中，以其天性，以其飛翔的能耐的完全而占第一，同時在另一方面，她却是最歡喜住在窠裏的。

古燕子族裏，脚全不幫助那翼的忙的，稚燕的教育只是羽翼的教育，長期間的飛翔練習，使稚燕長期間守看窠巢，長期間訓練那細心，發展那慈愛與謹慎。鳥類中最活動的鳥，却以心來結合的。那窠巢不是一時的夫妻的安樂窠，却是一個家庭，是一座屋子，是訓練那極難的教育的，互相犧牲的一個親切有味的舞台。是有一個溫柔的母親，一個忠誠的妻子的；我將怎樣說呢？加之稚年的姊妹都搶着要幫助母親的忙，自己就做了小小的母親，喂食那更加細小的孩兒。小鳥對着更小的鳥兒具有着母親的慈愛，互助的細心的教育的。

編者的話：

米顯萊是法國作家。

這一篇寫燕子的生活和命運，寫牠的活動的力量，是給予人生的教訓的意義很偉大的。

「一落入太空裏，她就自由了，她就做空中王了；但是一經做慣了家僕，依賴着一切東西，所以肯任意讓人家去捉住她的」。

不但燕子如此，人生不也是如此嗎？

第四十六篇 山上樹

尼采

查拉圖司屈拉的眼睛看見了一位青年從他逃去。有一晚他一人從環繞着彩牛鎮的山中經過時；你看；他在途中得見了這位青年，得見他倚在一株樹旁坐下，倦怠的眼光看着谷底。查拉圖司屈拉扶着那株青年所倚坐的山樹，如是說道。

「假使我要想用我的兩手搖這株山樹時，我恐怕是不能夠。

但是風，這是我們目所不能見的，能夠擾牠，撓牠，任其意所欲爲。我們最怕是被目所不能見的手裏撓擾。」

於是青年踉蹌地起來說道；「我聽了查拉圖司屈拉的說教，我在思索他。」

查拉圖司屈拉答道；

「你爲什麼驚駭？——但是人是正同樹木一樣。

他愈想向上爭光，他的根便愈強烈地努力向地心，向下，向黑暗，向深處，——

向惡』。

「是，向惡！」青年叫出。「你如何纔能夠，把我的靈魂發現呢？」

查拉圖司屈拉微笑而說道：「有許多靈魂人是永遠不能發現的，除非是人先把他們經驗過」。

「是，向惡！青年再叫出一遍。」

查拉圖司屈拉喲，你是說着真理。我自從想向上，我連我自己也再不能自信了，人們也沒再信我的，——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我太輕於變換了；我的今天反對我的昨天。我上梯時，總是跳級，——階級却不想我。

我在上時，我總覺得孤獨。沒人和我談論，寂寥之霜使我戰慄。我究竟爲甚想向上呢？

我的輕蔑和我的熱望並增；我愈登高，我愈輕蔑那攀登者。我究竟爲甚想向上呢？

我真以我的上昇和踉蹌爲可恥！我真自嘲弄我的急喘！我真是恨那飛者！我真是倦於向上了！」

說到此處青年便沉默了。查拉圖司屈拉看着他們所倚傍的山樹，如是說道：

「這株樹孤立在這兒山上；牠向上地生長；超過人和獸。

倘若牠想說話時，牠不會有個可以理解牠的人；因爲牠是生得太高了。

牠是只好等待又等待，——究竟等待甚麼呢？牠的位置太與雲接近了；牠怕是在等待原始的電火？」

查拉圖司屈拉說後，青年呈激烈的姿勢叫道：「是，查拉圖司屈拉，你說的是真理。我要向上時，我甘願倒踏，你便是我所等待的電火！你看，自從你出現之後，我還是在甚麼呢？擾壞了我的，便是對於你的嫉妬！」——青年如是說而痛哭。但是查拉圖司屈拉挽着他，把他引開了。

他們同行一會之後，查拉圖司屈拉便開首說：

「這是使我心碎。你的眼睛說出你全部的危險，比你口舌所能說的更明晰。你還不是自由，你還在追求自由。你的追求徹夜地作用你，使你不能睡眠。你想上自由的高處，你的靈魂渴仰着星辰。但是你不良的衝動也在渴仰着自由。你的野犬們想向自由；你的精神想打開一切的牢門時，牠們在圈中歡吠。據我看來。你還是在經營自由的一個囚徒；啊，這種囚徒的靈魂聰明了。但也狡猾而惡劣了。」

精神自由的人也還須自潔。許多囚牢和泥垢還存在他的心中；他的眼睛也還須潔化。

是，我知道你的危險。但是我以愛與希望來對你發誓：別把你的愛和希望拋去了！你自己還覺得是高華，對於你厭惡而白眼的人也還覺得你是高華。你須知，高華者對於一切的人是障礙。

高華者對於好人也是障礙；即使好人們稱他是好人，他們是這樣地把他除外的。

高華者想創新，想創一種新的道德。好人想守舊，想保存古物。

但是高華者的危險，不在他成爲好人，是在他成爲破廉恥者，嘲弄者，破壞者。

啊！我知道那些失掉了最高希望的高華者。於是他們在誹謗一切高尚的希望。

於是他們無恥地在無聊的快樂之中過活，他們終日之內幾乎沒有一個目標。

「精神也是淫樂」——他們如是說了。由是他們精神的羽翼破折了；他們在四處匍匐，嚙物而污損之。

從前他們想成爲英雄；如今是成爲享樂者了。他們以爲悲憤與震恐便是英雄。

但是我以愛與希望來對你發誓：沒把你精神中的英雄放逐！崇高地維繫着你最高的

希望罷！——」

查拉圖司屈拉如是說。

編者的話：

尼采是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

本篇『山上樹』是一篇談論人生哲學的文章，大意是說生命之不可思議，和向上的，獲得精神自由的艱辛。是一篇說教的文章，字文却是異常的優美而生動的。

第四十七篇 悲多汶傳序言

羅曼羅蘭

「我要證實那無論誰，只有他正直和高尙的行爲，才能以擔當不幸」。

——悲多汶。（寄維也那市區，二，一，一八一九）。

環繞我們的空氣是這樣的陰沉。全世界窒息在一種濃腐的氣圍裏，——一種淺陋的物質主義壓在頭腦和心靈的上面，同樣的妨礙着政治的運用及個體的發展。且來推開窗戶放進那自由新鮮的空氣，呼吸那英雄的氣息。

人生是嚴肅的。在那些不甘於靈魂的庸俗的，是一種日常的戰鬥。在許多人是一種慘傷的戰鬥，——無所謂崇高，無所謂幸福，只是暗地裏默默地掙扎着。重壓在貧苦和家累之下，在無目的地消耗精力之過度而又無味的工作之下，沒有一線的希望，許多的靈魂都彼此分離開，對於陷於不幸的朋友也不能伸出手來慰藉一下，他們誰也顧不了誰。他們只好仰賴着自己；往往就是最強的也不能不在煩苦之重擔底下低頭。於是他們

一齊喊將出來，——他們需要朋友。

那麼，且聚攏些古代的英雄在他們的周圍，——那些爲了普遍人性的善而困苦了的偉大靈魂，作他們的朋友。偉人的傳記不是爲了驕傲或野心；反而是要獻給不幸的人們。而且有誰當真不是（不幸）？對於那些困苦的人們，我們貢獻這消除他們高潔的困苦之香膏。沒有那一個是在單獨地作戰的。世界的黑暗將藉着這些英雄導引的靈光轉爲清明。

我們稱作英雄的只是那些以心的善性成功了偉大的人們，——那些以無限的智力或只以體力奏了凱歌的都不在數。悲多汶說：『我相信在人類中沒有更尊崇的標識過於「善」的』。沒有了性格的偉大就沒有了偉人，甚至沒有偉大的藝術家，也不會再有什麼偉人的事業；只有一些偶像供一般庸人不值一文的，短命的稱譽；時間會將這些東西一齊給削掉，浮面的成功沒有什麼要緊，惟一的事情是要偉大，不是要『像煞有介事』。

英雄的生活是一篇長期的殉道史；悲愴的運命要他們的靈魂在物質和人事的悲傷，

疾苦以及病痛的鐵砧上經受過鍛鍊。由於他們的不幸，才造成他們的偉大，因為這些剛健的靈魂們輕易不怨謗他們的不幸，這裏邊便有了最善良的人性，我們且從他們的懷中取得勇氣吧！因為他們偉大的胸懷裏湧洩着穩靜的力和鼓人神興的善的奔流。就是沒有參酌他們的著作或聽取他們的聲音，從他們的眼光裏，我們也可以讀出他們生活史中的祕蘊，——經歷過煩憂，並沒有什麼不好，反倒從那裏性格上獲得了更偉大的偉大，更幸福的幸福和更享樂的享樂。

x

x

x

x

這位堅強而又純潔的悲多汶在困苦中，希望以自己作榜樣給別的不幸者以助力……「那不幸者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在發見了別人像他一樣的不幸，而又不顧一切的困難和障礙，努力來實現那作「人」的價格，不使辜負了人這個名字的時候」，以幾乎超於人性的努力，經過多年的奮鬥來制勝他的困苦，完全他平生的事業。——吹噓一些更大的勇敢在貧弱的人性裏，這位制了勝的 *Prometheus* 望着「一位過於求助上帝的朋友，這

樣喊道，「啊！人呀！你要自助」，

他的高尙的箴言，會使我們鼓舞起來罷，由這個人對於人生的信仰及穩靜的信賴自己的榜樣，吹給我們一種生命，我們要從新的振起精神。

編者的話：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是法國現代最大作家之一。他是一個極有名的人道主義者。

他作了悲多汶傳，並寫了這篇「序言」。在這裏充滿着一種爲靈魂的高尙而奮鬥的喊聲。充滿着爲「善」，「正義」的努力的銳叫。

在這篇短文中，把他對於人生的見解可說是發揮盡致。對於悲多汶的景仰以及悲多汶的人格，亦是完全躍現紙上。沒有一個字是浪費的，也沒有一句話不深刻的。

第四十八篇 托爾斯泰(Tolstai)給他夫人的信

給他的夫人 F. Anastasia

你和小孩子們的情形都好麼？沒有什麼事故麼？自兩日以來我的心中至爲不安。我前天在阿薩馬斯(Atsamass)過夜，並且遇着一樁完全非習見的事體。當着夜間兩點鐘的時候，我覺得非常疲倦，祇想睡覺，我突然爲思想與恐懼所侵襲，這是從前未常表現過的。這種意外事情的詳細情形我將來告訴你，總之，這樣惱人的情緒我從未遇着過，上帝也要承認，任何人沒有遇着過。我於是起來。令用人預備車子。事情弄妥，我再入睡，迨醒來時，便完全康健了。昨天在途中又發生這種惱人的感情，不過遠不及從前的厲害，但我已有準備，決不爲它屈伏，特別是它不甚厲害，我尤其不怕它。我今天不涉

及這種思想，又覺得新鮮活潑了。我在此次旅行中第一回感覺到我是怎樣掛念你和小孩子們。如果時常有事做，我雖是獨自一人，十分安適，如前在革斯拜一樣，但現在沒有事做，我便覺得單獨生活是不能堪的。

一八六九年九月於便沙 (Pereh)

二

……你的行止無論你怎樣決定，此事的出現無論怎樣無關於我們的意志，然你不要忘記，我從沒有責備你，也沒有責備我，並且沒有起過這種念頭。除掉我們的好或壞的行爲外，一切事物的出現恰如上帝的意旨。當我呼上帝的名字時，你不要生氣，——你

有時是這樣的——我不能免去這個名辭，因為它構成我的思想的基礎……

我又是於晚間在同一船上寫信給你。小孩們都活潑，和氣，他們現已睡了。現在是晚上十點鐘；上帝如果允許，我們明天早四點鐘可到薩馬拉 (Samare) 晚間可到村莊坐。日間很安適很舒適地過去了。我和耶特卡 (Wjalka) 的人談話，覺得特別有趣味；

他們是些農民，商人和有體面的農僕，聰明，正經的人。我們對於信仰曾作一種莊嚴的談話。

一八八七年在赴羅馬的船中

三

我所經的路程比我想像的還要壞些。我的脚走傷了，稍微睡一下，現在覺得非常之好。我在此處買了麻製鞋，取其輕便，易於行路。像這樣的旅行是適意的，有益的，富於教訓的。上帝如果允許我們全家再歡樂地相逢，使你我不致遭遇不幸的事，那我此行再也不會反悔的。

大家看見這個偉大，真實的上帝的世界，不能夠領略它對於有性靈的人們（對於人生觀）是怎樣新鮮，重要和有益，至於我們所建設的世界，我們雖走遍全球，也一無所獲。約多洛維從陪我走到阿蒲提拿。他的爲人靜默而和善。我們到色利頑諾夫，住在

個富農家內，此人前做過村長和佃農。我在阿多茶夫和茶列夫兩處都寫過信給你。我很注意衛生，今天買了一些無花果送我的肚子。你昨天倘若在我歇夜的地方看見那個年紀和密哈司不相上下的女郎，你一定喜歡她：她沒有說什麼，但什麼都懂得，她笑個不住，却沒有人注意她。我以為最要緊的是一種新的感覺，是一種認識，這是站在局外觀察，不是站在局中去觀察的。今天一個農民叫我們坐在他的車子上：「喂，老先生，往那裏？」——「往阿蒲提拿」——「你也在該處停留麼？」——我們的談話就是這樣開始的。

大小孩子們如果沒有弄得使你不安寧；討厭的訪問如果沒有降臨；你自己如果覺得舒適；你如果沒有遇着什麼事故；我如果盡做好事，你也是這樣，那一切都好了。

一八八一年七月二日

我遇着一樁很困難的事體：我要管理家庭經濟，這並不是指我行操其事，只是指我必須和主持此等事的人接洽。一個人要想不分身，要不因工作而犧牲對人的關係，是很難的；但他要管理家庭經濟，他必須花去一部分時間。無論如何如果顧全個人利益，還是顧及對他人的關係，這個問題一經出現，他必須選擇後者。但我為勢所迫，也不得不努力於這一道……

我今天已經管理家庭經濟，於是騎馬出遊。幾隻狗對於我是很忠實的。密協洛拿說：如沒有兩三頭狗，他們一定要依賴其他家畜了，他將瓦斯卡一同送去了。我的試驗我的打獵的熱情，於四十年的平庸生活之後，騎着馬去逐野獸了——這是一樁絕妙的事。可是當一隻兔子跳起來我便對它祝福。我竟怕……

我不能有別個樣子，我的心愛的，你不要生氣，但我對於這種金錢是並不重視。這不是重大事件，這不是像疾病，婚姻，生育，死亡，求得的智識，好的或壞的行爲，良好的或不良的習慣，以及我們所親近的人們那樣重要的，這只是我們建設的形態，

我們現在取了這種形態，也可以另取其他千百種形態的。我知道，我在此處所說的話，你和孩子們常是覺得無聊，並能忍受（我相信這種情形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必須時常聲明，我們的幸與不幸不繫於我們的付出，或收入金錢，但繫於我們自己是何種人。遺下財產一百萬給拜斯特耶，他會因此更快樂些嗎？事情不是這樣平常的，一個人對於生命必須真正看得更自由自在些。像我們兩人的生命不少悲觀的了，它一旦度過，在實際中就變成我們孩子們的生命；因此我們必須幫助他們獲得曾經使我們快樂的東西，並且幫助他們避去曾經使我們不快樂的東西。詞令，文憑，世界，尤其是金錢，對於我們的幸與不幸是沒有佔一點成分的。所以我們付出多少金錢這個問題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一個人如果把這個問題看得特別重要，它就會驅逐真正重要的事業，篡取其地位了。

一八八二年一〇月

編者的話：

尼啊，托爾斯泰（N. Tolstai）是俄國十九世紀最大的文學家，著有「戰爭與和平」，「復活」等書。

這裏的四封信，是他晚年，離家求道，寫給他的妻子們的。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道貌和孤獨的向上之心。

不管他的思想有沒有錯誤，是他偉大的。

他的偉大便是在他的奮鬥的力量。在他那樣暮年中，還不曉得妥協。還在爲他的理想而奮鬥。這便是他的偉大的地方。

這幾封信中，瑣瑣說及家務和他自己身邊雜事，是那樣和平而又固執啊。

第四十九篇 大眾

契訶夫

「火車又來了，我怎麼還要喝酒呢！我……我應該不受一切誘惑。工作的時候到了，這應該起來工作……你既歡喜拿薪金，就應該本着良心，盡心盡力，老老實實工作，不貪圖安眠，不要貪圖適意，咕噪咕噪的灌黃湯真安逸呀。我的孩子，你只曉得拿薪金，不曉得做事——真不應該……完全不應該……」

總查票員卜太京一個人自言自語，教訓了自己好幾次，便覺得非去立刻工作不可了。這時已經是半夜一點鐘，他不管這些，還是喊醒查票員，偕同他們到車廂裏，走來走去的查票。

他一面輕快的響着軋票的剪子，一面不住的喊「票——票——票子拿——拿——拿出來！」

車廂裏的搭客，在半夜裏驚覺。他們都搖搖頭，把票子拿了出來。

二等車裏有一個搭客，身體很瘦，裹緊了皮衣，蓋着粗氈，墊着枕頭，正在好睡。

卜太京走到他面前說：「票——票——票子——票子——拿出來！票子，拿出來！」

瘦子沒有回答。他還沒有睡醒。總查票員拍拍他的肩，耐着性子又說了一遍：「票——票——票子，拿——拿——拿出來！」

搭客驚醒過來，睜開眼睛，驚慌的看着卜太京。

「什麼？……誰？……啊？」

「我說得很清楚：票——票子，拿——拿——拿出來！對不起！」

瘦子悲哀的說：「天哪！天哪！我有病……三晚不曾睡覺了！方纔喫過嗎啡，安安穩穩的睡覺，你……又來要票！太兇殘，太沒有人道！你要是曉得我好不容易纔睡了一覺，你也不至於像這樣的無理取鬧，把我喊醒了……太兇殘，太荒謬！你要我的票幹什麼！真蠢！」

卜太京心想，要不要發脾氣呢？——還是發脾氣罷。

「不許喊！又不是茶館！」

搭客咳着嗽說：「茶館裏的人比你總講人道一些……你以為醒來以後還可以睡得熟麼？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樣子！走遍天下，沒有人問我在半夜裏要票，你卻要了一遍又一遍，好像有鬼附在你的身上似的……」

「你走遍你的天下去罷，我票子總是要的。」

「先生，你真蠢，搭客在車子裏擠擠軋軋的，喫了許多煤煙和冷空氣，已經夠受的了，難道還要用紅帶子來勒死我們麼？真是碰着鬼！你一定要票！也未免太熱心了！誰坐車不買票呢？」

卜太京發怒說：「先生，你聽我說！你如果還是這樣喊叫，擾亂大眾，到了下一站，我一定要趕你出去，報告鐵路局長。」

「大眾」發怒說：「豈有此理！膽敢窘迫病人！你放聰明一點！」

卜太京帶點威嚇的樣子說：「這位先生他先罵我呀！好……我不要票……聽你的便

……不過你要知道，我查票是盡我的本分……如果查票不是我的本分，那麼……你可以問站長……隨便你問哪一個……」

卜太京聳了聳肩，從病人身邊走開了，起初他覺得很傷心，還像有點受欺侮，後來查了兩三個車廂以後，良心上又覺得有些不安了。

他想：「真不應該喊醒病人，雖然不是我的錯……他們一定要以為我是暴虐，不曉得我是在盡職……他們不相信，我只好把站長請來了。」到了一站，車停了五分鐘。在第三次鐘響以前，卜太京又走進那個二等車廂裏來。站長戴着紅帽，在他後面慢慢的走來。

卜太京說：「就是這位先生，他說我不應該向他要票，還發脾氣罵我。站長先生，請你解釋給他聽罷……我查票是為公還是為私？」卜太京又喊着瘦子說：「先生，先生你要是不相信，你問站長罷！」

病人又驚醒過來，好像有人刺了一針似的，睜開眼睛，滿臉憂愁的倒在坐位上。

「天哪！我又喫過嗎啡，剛要睡熟，你又把我吵醒了……我求求你，可憐可憐我罷！」

「你問站長，……我不應該查票。」

「我真受不了！票子拿去……拿去！你只要肯讓我安安靜靜的死，我甯願出五倍錢！你自己難道沒有生過病？太沒有良心了！」

一位套着軍裝的先生發脾氣了：「簡直是窘迫！我沒有見過這樣頑固的人。」

站長皺着眉，拉着卜太京的袖子說：「算了算了……」

卜太京聳了聳肩，慢慢的跟着站長走了。

他的心亂了，想道：「他們不高興！我爲了他，把站長請來，他總可以明白，安慰了罷！」

又到一站，車停了十分鐘。第二次鐘響以前，卜太京正站在飲食店裏喝汽水，兩個人向他走來，一個人穿着技師服裝，一個人穿着軍裝外套。

技師向卜太京說：「總查票員，你要曉得！你對於病人的行爲，大家都抱不平。我

名叫普式西，是個技師，這位先生是陸軍大佐。你如果不向那位病的搭客賠罪，我們就向鐵路局長告發。局長是我們的朋友。」

「先生們！自然我……自然你……」卜太京害怕起來。

「我們不高興聽你的廢話。現在警告你，你如果不賠罪，自有辦法。」

「自然我……我要賠的……一定……」

半點鐘後，卜太京想好幾句賠禮的話，既可使搭客滿意，又不失自己的身分。想完便走進車廂裏來。他喊病人道：「先生聽呀……」

病人嚇得跳了起來：「什麼？」

「是我。……怎麼樣？……請你不要生氣……」

病人喘着氣，抓着心口說：「呵！水……我剛喫過第三次嗎啡，快要熟睡，你……」

又來了！天哪！這種苦頭幾時纔受得完呢！」

「我不過……請你恕我……」

「唉！……下一站你把我趕出去罷！我可受不了啦……我……我快要死了……」

「大衆」都抱不平，喊道：「太討厭！滾開些！如此窘迫病人，非收拾你一下不可。滾你的！」

卜太京失望的搖了搖手，歎了一口氣，下了火車，他走到分站辦公室，坐在桌前，非常疲倦，自己訴苦道：

「唉，大衆！他們總沒有滿意的時候！何必這樣辛辛苦苦的工作呢！還是喝酒罷……你不做事，他們要生氣；你做了事，他們還是要生氣。沒有法子，只好喝酒！」

卜太京立刻喝乾了一瓶酒，早把工作，責任以及誠實拋在一邊，不再想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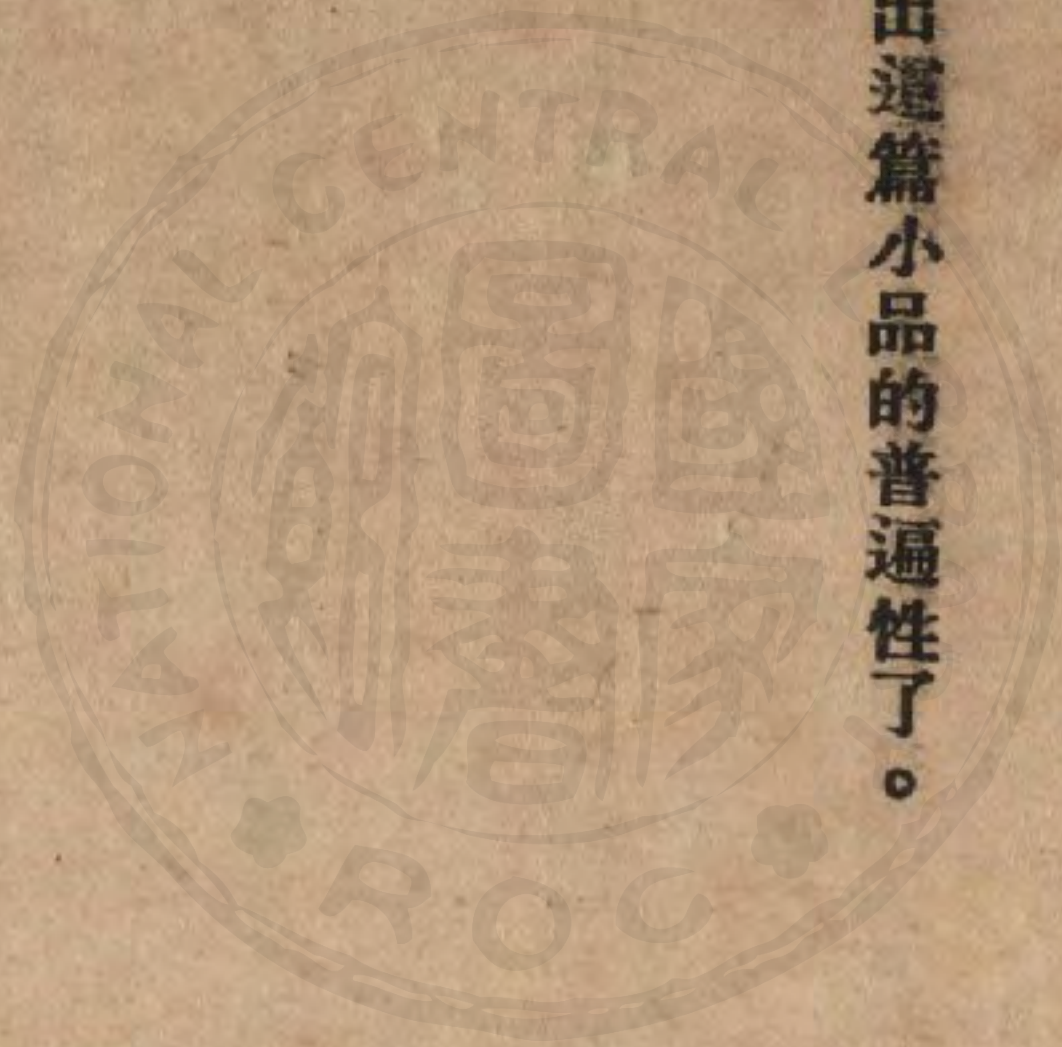
編者的話：

這一篇「大衆」描寫了大衆生活的真相，解剖了大衆的心理，另一方面却指示出沒頭沒腦的人們在這大衆中所碰到的釘子。

這一篇是異常的寫實的，牠的教訓也來得很實際。

在柔盾的社會裏，差不多任何現衆都是矛盾而且滑稽可笑的。「大衆」這一幕滑稽的喜劇，不僅在以可火車廂上表演出來，恐怕在任何旁的地方，都可以隨時隨地表演出來吧。

在這種，便表示出這篇小品的普遍性了。



第五十篇 藝術家的祕密

須林娜

昔時有一位藝術家，他畫一幅圖畫。別的藝術家都有豐富而珍奇的顏料，畫了許多貴重的畫片，他只用一種顏色畫它的，但有異常赤烈的光華，來往的人都說：「我們歡喜這幅畫，我們歡喜這種光華。」

別的藝術家走來說：「他的顏色從那裏得來的呢？」他們就問他；他笑說：「我不能告訴你們」；於是他低下頭去繼續工作。

有人到遠東，去買高貴的顏料，製成一種奇珍的顏色用來繪畫，但過了幾時，畫便褪色了。有人讀了古書，製成一種豐富而希有的顏色，但當他將顏色放到畫上時便死版版的了。

但是這位藝術家繼續繪畫。常是作品越青越鮮，這位藝術家越變越蒼白，後來，有一天他們發見他死在畫前了，於是他們抬起他來去埋葬他。有人在所有的顏料缸裏去察

看，但是他們找不出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當他們脫下他的便衣穿上壽衣時，他們發見他胸的左部有一塊傷痕——那是一塊很老的老傷，必定是終生在那裏的，因為傷痕的邊是老而且硬了；因為死是緘封一切的事情，他拉攏了邊緣，將傷處閉起了。

他們將他埋葬了。人們依然都說：「他的顏色從那裏找來的？」

過了許久，這位藝術家是被忘了——但這作品是不朽的。

編者的話：

艾林娜是南非的有名女作家。她創作了許多的婦女問題小說，其中以「沙漠間的三個夢」一篇為最有名。

本篇「藝術家的秘密」說明偉大的藝術品，必須用生命去換取。

「但是這位藝術家繼續繪畫。常是作品越青越鮮，這位藝術家越變越蒼

白，後來，有一天他們發見他死在畫前了，於是他們抬起他來去埋葬他。有人在所有的顏料缸裏去察看，但是他們找不出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這樣，便已經暗示出爲藝術家用生命去換取他的作品的全部內容了。

第五十一篇 小小的火

柯洛連科

以前，在一天深黑的秋夜裏，我順着西比里亞一條形勢險惡的河流航行。忽然在前面河流的轉灣處，烏黑的山脚下面，閃動着一點燭火。

閃動得又明顯，又強烈，並且十分臨近……

我喜歡着說道：「唔，老天的保佑！快近住宿的地方了！」搖櫓的人回過頭來，從肩上看那燭火，又落落實實，去搖他的櫓。

「還遠呢！」

我不相信！燭火明明顯在無定的黑暗的前面。但是搖櫓的人竟說對了：實在顯得極遠。

這種夜火的性質——是臨近，是戰勝黑暗，是閃動，是用他自己的接近去引誘人。大概僅須搖兩三下櫓，路就完盡了……可是——遠着呢！

於是，我們還在深黑似墨水的河流中間航行了許久。險隘和懸巖迎面而來，漸漸的進行，泗過去了，已經留在後面，落到蒼茫無盡的遠處，可是那點燭火還站立在前面，一閃閃在那裏招手引人，——總是這般近，還總是這般遠。

現在我時常憶起這條險惡的，深黑的河流，和這點活潑潑的燭火。許久燭火在以前後，用自己的臨近引誘的不是我一個人，但是——人生總在這種險惡的河裏流着，燭火還離得遠呢。又須努力去搖櫓。……

但是總……總在前面的！燭火呀！……

編者的話：

柯洛連科 (Korolenko) 俄國文學家。曾被政府流放西伯利亞。獲赦歸後，發表了他的中篇小說『瑪加爾的夢』立刻得到了偉大的成功。

本篇『小小的火』是象徵着人生的程途，象徵着人們頭上的希望。

在這兒流露着作者對於人生的見解是黯淡的。

「還遠呢！」是作者微微帶着失望的神情的叫喊。



第五十二篇 鐵匠

左拉

鐵匠是一個高大的小伙子，在鄰近最高大的，他的肩膀是隆凸的，他的面孔和胳膊都被鐵舖裏的火燄和錘子下的鐵屑染得烏黑了。他有一對小孩子的大藍眼睛，像鋼一樣明淨，安在一個四方的頭上，在厚亂的頭髮下面。他那重大的嘴部充滿了笑聲和响亮的呼吸，如同他的風箱的聲音：當他舉起胳膊做出滿意自己的力量姿式時候——這個姿式他常常要在打鐵的時候做——他總好像說，雖然他已五十歲了，却更能擔得起他那「青年姑娘」，一個二十五磅重的鐵錘，一個在繼龍和陸蔭之間只有他一人能使這跳舞的可怕的少女。

我和鐵匠住了一年，很健康的一年。在那以前我曾失了我的心靈，失了我的腦袋，離開了居所，無目的地亂走，竭力要一個地方可以安靜地工作，可以恢復我的力量。這樣在一個晚上，當我經過村子的時候，我在路上看見那個鐵舖正孤獨地，熊熊地，立在

十字路旁。那時的火光是如此輝耀，以至穿過鋪門，使對面的空地發亮，使沿河的白楊冒煙。錘子的聲音一直响到一哩以外，在平靜的黃昏之光中，好像一隊鐵騎走近。於是，在那窄小的門前，在火光裏，在鬧聲中，我停了脚步，心裏已經非常快樂，因為看見了那偉大的勞動，見了那扭彎成折斷紅鐵條的人手。

就在那一個秋天的晚上，我第一次見了鐵匠。他正打着一個犁頭。他敞着衣服，露着寬胸，他的筋骨在每一呼吸都顯出他那鐵似的骨格，他把身子從後一仰，再從前一撲，就打下一錘。他無止息地這樣做，自如地搖着身子，強硬地動着筋肉。錘子輪成整個的圓圈，帶着火星，放着火光。他這樣用手使動的是「青年姑娘」；同時他的兒子，一個二十歲的健壯的小伙子，也用一個鉗子夾住那塊紅鐵來打出一些沈悶的聲音來，把他老子的少女的跳舞愈襯得鏘鏘可聽。得，得；得，得；你會把牠聽做一個母親教她孩子學話的聲音。「青年姑娘」接續地舞着，旋起她的衣角，每次落在砧上必在犁頭上印一個脚印。一片紅光向地上飛去，照出兩個工人的輪廓，把他們的大的影子映在鐵鏽的

黑暗的牆角。漸漸地，火光滅了，鐵匠也停了手。他站在那裏，又黑又直，扶着錘子的柄，連額汗都顧不得揩。在他兒子的緩慢的風箱聲中，我可以聽見他的胸部仍舊在喘。

那天晚上我睡在鐵匠家裏，而變成了他的一個常客。他有一間空房在鐵鋪樓上，他把牠讓給了我，我要了。從早晨五點鐘起，在天亮以前，我就可以聽見我的房主的工作。我醒來時他們全家已經興高采烈了，這樣一直保持到天黑。錘子在下面舞着。這像是「青年姑娘」敲着下面的房頂，強制我起床。我那陳設簡單的房子，連牠的大的碗櫃，牠的方的桌子，牠的兩把椅子，也整個地噪着催我。於是我便不得不走下去。在下面我看見鐵鋪已經發了亮，風箱正响着，在一股股的風兒之下，一片紅藍的火燄從煤炭裏冒出來——煤炭正像一個星兒似的亮着。同時鐵匠也正預備着他本天的工作。他搬運着牆角的鐵塊，轉動着犁耙，查看着車輪。一看見了我他便把拳頭頂在腰間笑了起來，使他的嘴一直張到兩耳。他覺得把我在五點鐘從床上提起來是很可笑的。我相信他所以一大早就錘的緣故不過是爲了自己高興，大概想要用他那可怕的錘聲使人知道到了起床

的時候。他把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上，如同對小孩子說話似地屈下身子，告訴我，我自從在他那鐵塊中生活以來，氣色已經好了許多。每天早晨我們總要坐在一個反置的舊的小車底上喝白酒。

我常常整天在鐵舖裏。特別在冬天當天氣多雨的時候，我差不多把所有的工夫都用在那裏。鐵匠與他那如意的生鐵的無止息的爭鬥，像一個有力的戲劇一樣，很使我入迷。我用眼隨着鐵塊從爐上走到砧上驚奇地看着牠在鐵匠的強力之下，彎着，伸着，滾着，如同一塊白蠟。當犁耙造好以後，我跪在牠面前，已不能認出牠是原來那不成形的鐵塊了。我查看那些鐵器，幻想到那些不用火便可以把牠們取出造成的大手。有時我也不禁微笑，當我想起了一個相識的少女，她從前曾住在我的對門，整天地用她那纖手彎一些銅絲，然後又用線把一些人造的紫羅蘭花繫在上面。

鐵匠從來沒有抱怨過。在晚上，在打完十四小時的鐵以後，我還有時看見他痛快地笑着，得意地擦着胳膊。如果房子要倒了，他會把牠撐了起來。如果冬天到了，他會說

在他的舖子裏又舒服又煖和。在夏天他就把舖門大開，讓乾草的香氣進來。每當好天氣的時候，我總要在晚上和他同坐在門口。我們是在一個小山的腰上，坐在那裏我們可以看見全谷。他很喜歡看那整片耕過的田地，——在黃昏之光中牠一直隱到天邊。

鐵匠時常開玩笑。他說那整片的田地都屬於他，他說他的鐵舖子供給鄰近的犁耙已有二百年了。這是他的白驕。沒有他就沒有一點莊稼可以長出。如果田野在五月是綠色的，在七月是金色，那麼那些顏色也是由他而來的。他愛莊稼如同自己的女兒一樣，出太陽的時候他就狂喜，下雹子的時候他就大怒。他常常把遠處一塊田地——看來還沒有我的大衣的背心大的一塊田地——指給我看，告訴我他曾在某年某月替那片燕麥或小麥做過一個犁耙。有時他在工作之中把錘子放下，出去用手遮着眼向道旁看。他是看那犁耙怎樣插入田地，怎樣前後縱橫地做出框子。山谷裏鋪滿了犁耙。看牠們成羣地慢慢地動着，你可以說牠們是軍隊的前進，犁頭在日光之下銀子一樣地閃耀。於是他就伸着手，喊我，嚷着叫我去看牠們做的工作是多麼漂亮。

在我的房下鏘地响着的鐵塊把鐵質灌入了我的血液。牠比藥房還有效。我不久就聽慣了那種鬧聲，幾乎必有錘子打在砧上的音樂才能覺得自己是活着。因此在我的房裏——牠整天地被風箱的酣聲噪得非常熱鬧——我恢復了我的可憐的腦袋。得，得；得，得；得；牠好像一個規定我的工作時間的時計。每到工作最激烈的當兒，當鐵匠發怒的時候，當紅鐵在狂暴的錘子下作响聲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手腕裏已有了巨人的熱血；我大有一掌就可以把世界打平的趨勢。末後，鐵匠的鋪子裏安靜下去了，我的頭裏也寂然了；我下去，看見那些紅鐵已經成熟而仍舊冒着煙，就不由地要對自己的工作自愧。

啊！有些炎熱的下午，鐵匠在我的眼裏是多麼高貴喲！他赤着上身，他的肌肉是緊張而降凸，好像米齊耳安吉羅的彫像，堅決地挺着身子。看見他，我已找到了現代彫刻的模型，我們的藝術家却不辭勞苦地要在希臘的殊迹中去找。在我眼中他是一個因勞動而偉大的英雄，一個完完全全本世紀的健兒，——他整天地在砧上替我們打着分析的工具，用鐵從鐵裏造出將來的社會。他把他的錘子當做玩物。當他高興時他就拿起他的「

青年姑娘」來打。於是他便開始在爐火的紅光中打雷了。我幻想我好像聽見了做工的人的嘆息。

就在那兒，在鐵匠的鋪子裏，在犁耙的中間，我把我的困懶和懷疑的毛病治好了。

編者的話：

左拉 (Emil Zola) 是自然主義的大師，法國十九世紀的大小說家。

本篇『鐵匠』，作者展開了勞動者的生活的姿態。讚頌着勞動者的『力』和『美』。

在結束的地方，作者很有力的這樣敘述着：「就在那兒，在鐵匠的鋪子裏，在犁耙的中間，我把我的困懶和懷疑的毛病治好了。」

第五十三篇 硬殼蟲

米爾萊

我記得六月裏的一個早上，四點鐘的辰光，太陽已經升得很高，當我還是很疲倦，睡魔未退的時候，突然被驚醒了。

我是在鄉下，住的一間房屋，既沒有窗簾，也沒有百葉窗，却正朝東方向，太陽光一直射到我的床上。一個精壯的硬殼蟲不知怎麼會在我的房中，快活地在太陽光裏飛回着，嚙嚙地鳴叫。那聲音叫得我討厭起來。我從床上起身，心裏想他是要飛出去，我來替他去開窗。但是全然不對的，他並不想出去。

晨光雖則美麗，但很清涼的，并且很潮濕；他甯願在房裏，在良好的溫度裏，能使他乾燥暖熱；房外，是四點鐘；房裏却是日中心；他的行動正如我所要幹的，全然不走。出房去。我給他時候，我讓窗開着，我重行去睡了。

但是想盡方法要安睡總是不行。房外的涼氣侵進來了，他也更侵進房裏來，在全個

房中亂飛。這位不要臉的頑固的客人使我有點發火了。我從床上起來，決定要用武力來驅逐他。一方手帕便是我的武器，可惜我使用這件武器使得不大高明。我把他弄得嚇昏了；他旋轉不停地飛來飛去，竟愈加不想出去了。

我的暴躁更加強烈起來，我更加兇一點來趕，定是兇得過分一點了：他就跌倒窗檻上，不再起來。

死了呢還是昏了呢？我不把窗子關上，我想，在這個境地裏，空氣能夠使他蘇醒轉來飛出去的。我於是再去睡覺，心上却不大舒服。總之，這是他的錯處，爲什麼他不飛出去呢？這是我自己所持的第一個理由。接着，細細想想，我對我自己嚴厲起來了，我自認着我的暴躁。這就是人類的殘酷。他是全然受不住的。這個萬物之王（意即萬物之靈，譯者），正合一切的王一樣，是暴虐的：只爲了小小的反對，他就震怒起來，他就暴烈起來，他就屠殺起來。

早上是極美好，清涼，但是一點兒一點兒，已經幾乎是燠熱了。幸而這地方這時節

的溫度是冷熱交混的；這是六月裏，在諾爾孟提。這一個月的特性，和其後的月份相分別的特性，就是在那靠植物生活的無垢的虫豸都生長出來了，但是需要活物的兇毒的虫豸却還沒有；有蒼蠅，却還沒有蜘蛛。……

這一切的念頭都來了，但全不是快樂的。在這祝福的神聖的時節，一切都相互信任而生活的時候，我却已犯了屠殺了；只有人類破壞那天主的和平。這個思想；使我感得痛苦。不論被犧牲的是大是小，死亡總是死亡。既沒有嚴正的理由，又沒有什麼挑撥，我就亂暴地擾亂了這個春天的甜蜜的調和，妨害了宇宙的純潔的眷愛。

浸在這一切思想裏時，我有時從床上向窗子望望看，我要看看這個硬壳虫一點不動了嗎，真地死了嗎，但是不幸，一點也不動，完全不動。

這樣大約經過半小時或三刻鐘的功夫，突然間，一點沒有預兆可見的，我看見那硬壳虫一飛而起，確實，有力，一點沒有躊躇，彷彿沒有受到什麼一樣。他飛到庭園裏去，那時候庭園中已經溫暖充滿着陽光了。

我老實說這在我是一件幸福，是寬了我的心。但是在他，他是全然不會想到這樣的事情的。我覺得，在他小小的聰明裏，他是思想過的，他想如果恢復生命的樣子一顯出來，那個劊子手就要把他結果性命的。所以他非巧妙地裝作死了，等到氣力夠了，呼吸夠了，翼子乾了暖了，一切都預備得能夠載着他去的了，他就『再會』也不說一句，一飛而去。

編者的話：

米顯萊 (Jules Michelet) 是法國的名作家。這一篇故事，作者是以人道的立場，來寫着他對於一個小生命的憐愛。在他的筆下這小生物是很狡黠的。在這一點上，和蘇東坡的黠鼠賦很有點相似。

第五十四篇 天鵝哀歌

契訶夫

角色——衛斯禮·斯維洛維妥夫，一個丑角兒，六十八歲。

尼其妥·伊凡尼洽，一個當舞台提示員的老頭兒。

（景：是一個鄉下劇場的舞台上。夜間，戲已經散了。右邊一列粗草又沒有油漆的門，各通到化裝室。左邊和舞台後方堆散着各樣的瓦東西。在舞台的中間，一隻凳子傾在那裏。）

衛——（手裏拿着一隻洋燭，從一間化裝室裏出來，大笑）哈哈，哈哈，這真可笑！這真是個好笑話兒！戲都散了，我在我的化裝室裏睡着了，人家都已離開這戲院了，我還在這兒打呼嚕呢。哈，我真是老渾蛋，我真是個可憐的老東西！我因為是又喝了酒，所以才坐着睡在這個地方。那是很妙的！對你很好啊，你這老孩子。（招呼）亞戈加！比居斯加！你們這些壞東西都在那兒啦，比居斯加！這東西必定是睡了，我看現

在就是天塌地陷也驚不醒他們！亞戈加！（說時把那凳子翻正了坐下，把洋燭放在地板上）嘿，連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啊？倒是只有回聲答應了我。我今天給了他們一人一份賞錢，爲什麼現在跑得連個影兒都不見了。這兩個一定是走了，大概把劇院的門也鎖上了。（轉頭向四下裏看）我喝醉了！今晚這戲演的是於我有好處的，你看就是想一趁機裝進嗓子多麼些酒就得發嘔。好幸會！我的全身都發燒了，我覺得口裏好像有二十個舌頭似的。咳，這真可怕！真傻！這老罪人又喝得個大醉，所祝賀的是什麼都不知。道。哇！我的頭要爆裂了。我渾身都在抖索着，我心中覺得和地窖一般的又黑又冷！卽或說我不在意有損於健康，我至少也要記住我的年紀啊，我是個老呆子！話說得一點兒也不錯，我有這麼大年紀了！但這當得了什麼呢！我能扮傻瓜，我能胡吹亂噓，我還能裝作青年，可是現在我的生命確已度過了，我吻這代表已度去的六十八年的枯手，現在我是不能再見它們的了！我又竟把瓶子倒個乾淨，所餘的只還有瓶底上的幾滴和些糟滓罷了。對呀，對呀，正是如此，衛斯禮，你這老孩子。你排演裝死屍的時候到了，

不論你樂意不樂意你也得去幹。死正向着你來了。（抬頭往上注視可）是這也奇怪，我在舞台上到現在有四十五年了，這却是我在黑夜間燈光都熄了後看見劇場的第一次。這是第一次呵。（往前到腳光的地方）多麼黑呀！我什麼東西也不見。咦，我只將將地辨別出那提示員的箱子和書桌了，其餘的就像憩在了深深的黑暗裏，這暗黑無底的深坑，好像一座墳，那裏邊死或者正藏着。……但但但。……多麼冷哪！從這空劇場吹來的風就好像從石頭煙囪中吹來的。這怎麼不是鬼魔住的地方啊！涼風就在我的後背上上下下的跑着。（招呼。）亞戈加，比居斯加！你們一對兒都在那兒了？世界上倒是什麼東西叫我想這裏這上癮的東西呢？我應當把酒忘了；我是個老人，不會再活的多麼久了。人們到了六十八歲的時候都到教堂去預備身後的事，可是我呢還在這兒呢——我的老天！我這麼一個污濁的老酒徒，穿着這渾人的衣服，簡直看着都不順眼。我應當立刻就脫換了去。……這真是個好怕的地方，我若是在這兒坐一整夜就要嚇死了。（向他的化裝室走去；同時尼其安穿一件白長外衣從舞台最後邊的化裝室中出來。衛斯禮看見

了尼其妥，就很恐怖地叫喊往後退步。）你是誰？什麼東西？你要什麼？踏（他的脚）你是誰？

尼——是我，先生。

衛——你是誰？

尼——（慢慢地向他走來。）我呀，先生，我是提示員尼其妥。是我，先生是我！

衛——（不能自主地往凳子上坐下，呼吸得沈重的，抖索得很激烈的。）老天哪！

你是誰？是你……你尼基杜斯克麼？幹什麼……你在這兒幹什麼啦？

尼——我每晚都在這些化妝室中住夜的。只求你別說訴亞力弗米啊，先生，我沒有旁處可以住夜的地方；我實情是沒有的。

衛——哈！是你尼基杜斯克啊，是吧？你就想一想，觀衆們把我招呼出六次來；他們送給我三個花圈和許多旁的東西，他們都是熱心熱得狂了；可是啊，當戲演過去了之後，就沒有一個人來叫醒我把我可憐酒醉的老頭兒送回家去了。我是個老人，尼基杜

斯克哪！我六十八歲了，還有病。我沒有再往前幹的心了。撲、伏在尼其妥的頸上哭。）你別走啊，尼基杜斯克；我是又老又無憐助的，我覺這正是我死的時候。哎呀，這真好怕，好怕！

尼——（很柔和地謹肅地。）親愛的先生！這是你該回家的時候了，先生。

衛——我不回家，我沒有家——沒有，沒有！——我沒有家！

尼——哎喲！你在什麼地方住都忘了麼？

衛——我不上那兒去。我不去！我在那裏是孤孤零零的。尼基杜斯克呀，我任什麼人也沒有！沒有妻子——沒有兒女。我就像一陣風吹過了荒涼的田野。我快死了，我死後沒有一個人會記得我的。孤零地活着是極可怕的事——沒有人鼓舞我，沒有人照顧我，我若是喝醉了時也沒有人扶着我上床去。我屬於誰呀？誰需要我呀！誰愛我呀！——個人也沒有呀，尼基杜斯克。

尼——（哭着）你的觀衆愛你，先生。

衛——我的觀衆都回家去了。他們全都睡覺了，把他們的老丑角兒早已忘掉九霄之外了。說起來，沒有人需要我，沒有人愛我；我既沒有妻子，又沒有兒女。

尼——唉，唉！別因這個就如此不快活呀。

衛——但我是一個人哪，我究竟還活着咧。這貴族遺傳下來的紅熱的血液在我的血管中還正震動呢。我是個貴族，尼基杜斯克；我在降落到這般地步之前，我在軍隊礮隊服過務，那時我是多麼漂亮的一個青年！又漂亮，又勇敢，又熱心！這些東西都跑到那兒去了呢？從前的那些生活都變成了什麼了呢？一個大坑把這些都吞下去了！我都記得清楚。我的生活的四十五年都在這大坑中埋着，尼基杜斯克，這是什麼生活呀！我看得這些事就像看你臉似的一般清楚：青春的狂慌，忠實，熱情，戀愛女人——女人，尼基杜斯克！

尼——這時候你應該去睡了，先生。

衛——當我頭一次上舞台演戲的時候，正在青春的熱情方長，我記得有一個女人，

因我演得好愛我。她美麗莊嚴得似一棵白楊木，幼小，天真，純潔，光明，似夏天的初曉。她的微笑可以把極黑的夜晚迷走。我記得有一次我站在她的面前，就如現在我站在你面前一樣近。她以前總沒有那次使我覺着可愛的，她也很可愛地對我眉語——這「秋波的一轉」！我永遠也忘不了的，就是到墳去也忘不了呀；多麼溫柔，多麼柔膩，多麼深沈，多麼漂亮又多麼年青啊！我的魂也消了，心也醉了，就跪在她的石榴裙下，我乞求我的幸福，可是她說：「上舞台去！」上舞台去！這句話你懂麼？她愛一個戲子是可行的，但說到嫁給他——那可是萬難！我記得那天我方演戲，我扮的是一個愚傻的丑角，當我演作的時候，我覺得我的眼開了；我才明白我從前持爲神聖的藝術的崇拜不過是個錯見和一場空夢罷了；我也明白了，我不過是一般陌生人頹惰中的奴隸，渾蛋，玩意兒罷了。我那時才看透了我的觀衆，從那天而後，我就不相信他們的喝采，或是花圈兒，或是熱誠了。說起來，咳，尼基杜斯加！人們都給我喝采，都賞我的照像片，但我終是他們的陌生人。他們都不認識我，我就像他們腳下的塵土。他們很願意會見我。……

……但要教他們的女兒或者姊妹來嫁我這敗類，那是萬難！我對他們至今一點兒誠意都沒有，（往凳上坐下）一點兒信心也沒有。

尼——嘿，先生，你臉上看着灰白的可怕，你簡直要把我駭死了！走，回家罷，你可憐可憐我罷！

衛——那一整天我就思來想去，智識就因此很貴的買到了。尼基杜斯克！那一回以後……當那女子……咳，我就起始無目的地彷徨，過了一天說一天，一些也不爲後來計算。我扮的都是丑角和低級喜劇角，一任我的心隨意破碎。哎！但我從前是個大藝術家，只是一點兒一點兒地我把自己的天才拋掉了，扮着花衣的小丑，把我的容顏喪掉，把表現自己的能力喪掉，到末了只成了個『小丑兒』（Merry-Andrew，意即專以娛樂別人爲業者。）簡直不成爲人了。我已經被那個大黑坑吞下去了。從前我並未覺得，直到了今夜，我醒了之後，就往回下裏糊想，想我已往臚列着的六十八個年頭兒。我才剛剛明白了怎樣叫做年老！所有的全完了。……（哭）……全完了。

尼——我說，我說，先生！安靜些……鎮靜些！（招呼）比居斯加！亞戈加！

衛——你看我從前是怎樣一個偉人哪！你簡直幻想不出我那時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口才；我從前是多麼風雅多麼溫柔；有多少絲弦（說着打他的胸間）在這胸間顫動哪！這都阻止我再去回想！聽着，等一等，等我喘過這口氣來；好，現在聽這一段：

「兇惡的伊凡的陰影，現在歸回，

藉着我的嘴唇，煽起來反抗：

我是那死的低未提瑞！

在熱焰中，我要布瑞司死於他的寶座之上。

夠了！人將不能看見皇帝的後輩對着倨驕的波蘭女王下跪！」

（註：這是從普希金的“Boris Godunoff”中取下的）

你說這壞麼，嘿？（趕緊說等）——等，再聽這還有『李亞王』（“King Lear”）裏的一段。這是說天是昏黑的，明白麼？雨傾瀉着，雷也轟轟着，閃光吃溜吃溜地在天上左

劈右劈的，那麼你就接着聽罷：

「吹啊，風，把你雙頰吹爆裂了罷！發起狂怒罷！吹！

你海濤與風雨也盡管傾瀉，

把我們的尖塔與其風信淹沒了為止！

你硫質的炙燃的火焰，

你是能劈橡樹的雷電的先導，

把我的白頭燒焦了罷！還有你急顫的雷電，

把這世界的厚圓體毀平了罷！

把自然的鑄爐爆裂了，所有造不快心的人的種子，

都可立即傾瀉出來。」

（等不得的樣子）來，輪憑人角色了（踏他的脚）快呀，扮這憑人的角色！快着，

我不耐煩等啊！

尼——（裝「李亞王」中的愚人）「呵，叔父，清淨的屋子裏的獻媚不比這戶外的雨水強得多麼。好叔父，進去吧；去叫你女兒們給你祝福吧：黑夜是不憐惜人的，無論
是聰明人是愚者。」

衛——「轟爆你的盈滿罷！噴哪，火！瀉哪，雨！

無論是雨，風，雷，火，都不是我的愛女；

四行哪，我不是刻責你們以冷酷的非禮；

我永不曾給過你們國家，莫叫過你們兒女。」

呵，有勁兒，你真有天才！我是個大藝術家！你看這兒還有這一類的東西，可以把我的青春招回來，譬如，取這「哈孟雷特」中的一段來，現在我起始背，……讓我想一想，它是從那句入手的？噢，是了，這麼着。（扮哈孟雷特）

「哦，笛子！把一枝給我。——你們到這兒來，——你們怎麼這樣想「占我的上風」呢，好像要把我趕入羅網裏去似的？」

尼——「啊，殿下，假如我們奉職太無狀了，那是我們愛戴殿下的表示太鹵莽了。」

衛——「我不甚懂你的話。你吹一吹笛子罷！」

尼——「殿下，我不能吹。」

衛——「我請你呀。」

尼——「我真不能吹。」

衛——「一定要請你吹。」

尼——「殿下，我簡直不知如何動手的。」

衛——「這和扯謊一樣容易；你把大指和小指制卸着這些小孔，口裏向這個孔裏

噓氣，它就會奏出極流麗的音樂來。你看，這些就是音孔。」

尼——「可是我吹不出一點和諧的聲音來；我沒有這種才能。」

衛——「嚇，現在你看，你把我當作一個什麼不值錢的東西！你想要吹弄我：你想知道我的音孔；你想要發出我心裏的祕密；你想要把我的音區中一切高音低音都吹出

來；這個小樂器裏面也藏着許多音樂，許多優雅的聲音；你却不能使他發聲。哼，你難道以爲我比笛子還容易吹麼？你要喊我作什麼樂器隨你的意，但是你祇能恨我，却不能吹弄我！」「大笑，鼓掌。」好哇！再來一次！好哇！那老年所惡的惡魔在什麼地方了？我並不老，說我老簡直毫無意識，一股勁力的旋流從我身上衝過來；這就是生命，新鮮，和青春！老年與天才是不共戴天的。尼基杜斯加，你那樣兒似乎是聽得目瞪口呆了。等一會，讓我恢復過我的感覺來。啊，好殿下！現在請聽！你會聽見過這樣溫柔，這種音樂麼？嘶！輕柔地；

「月已消沉。沒有一些光亮，

除去那孤寂的羣集的夜星

灰光露在天際，適巧將

薔薇谷中的紅夾竹桃照亮，

使螢火蟲們羣去尋香，它們的

小火光，閃閃地，似愛情的羞怯的希望。」

（有人開門聲。）這是什麼聲音？

尼——是比居斯加與亞戈回來了。是的，你是有天才的，有天才，我的先生。

衛——（轉身向門聲處招呼。）到我這兒來！（向尼。）我們去裝飾去。我並不

老！說我老的都是傻瓜渾蛋！（歡快地大笑。）你哭喊什麼？你可憐的自擾的庸人

（Granny），你，現在是怎麼一回事兒？不許這麼叫！告訴你，告訴你一點都不許這麼

叫！來呀，來呀，夥計，別這麼直眼兒了！什麼叫你這樣直眼呢？這兒來，這兒來！

（掉着淚抱他。）別哭喊！凡是有藝術和天才之處，就決不能有着老年或孤寂或病厄這

一類的東西。……就是死它自己也是一半。……（哭）。不，不，尼基杜斯加！我們的

這些全過去了！我是何等的天才呢？我像一個榨過了的檸檬果，像一隻爆裂了的瓶子，

你呢——你是劇場中的老鼠子，……一個提示員！走啊！（他們走。）我不是天才，我

只配作弗庭伯拉的隨員，就是作隨員我也嫌太老了，……好呵。……你記得「黑將軍」

(Orhelo)中的這幾行麼，尼基杜斯加？

「再見罷恬靜的心！再見吧慰安！

再見罷，使奢望成爲美德的，

驕奢的隊閥與戰殺！啊，再見罷！

再見罷嘶嘶的駿馬，高銳的戎笳，

抖起人精神的小鼓，刺耳的笛呀，還有皇家的大纛，與光榮的戰爭的特質，誇耀

情況，與節儀！」

尼——啊！你是個天才，是個天才！

衛——底下還有：

「去了！月下的原野昏黑，

疾馳的雲飲盡了黃昏的末一線灰輝：

去了！集聚起的風行將黑暗叫歸，

茫茫夜中的把天之朗光蒙昧。」

（他倆一同出去，幕徐徐地落下。）

編者的話：

這一篇「天鵝的哀歌」是很有力地表現出藝術家的悲哀。田漢的「名優之死」很有點近似，但沒有此篇的深刻。

「我不上那兒去。我不去！我在那裏是孤孤零零的。尼基杜斯克呀，我任什麼人也沒有！沒有妻子——沒有兒女。我就像一陣風吹過了荒涼的田野。我快死了，我死後沒有一個人會記得我的。孤零地活着是極可怕的事——沒有人鼓舞我，沒有人照顧我，我若是喝醉了時也沒有人扶着我上床去。我屬於誰呀？誰需要我呀！誰愛我呀！一個人也沒有呀，尼基杜斯克！」這便是一個藝術家的悲慘的下場呀！這樣的命運，斷不是某一個藝術家的命運，而是一般的藝術家的命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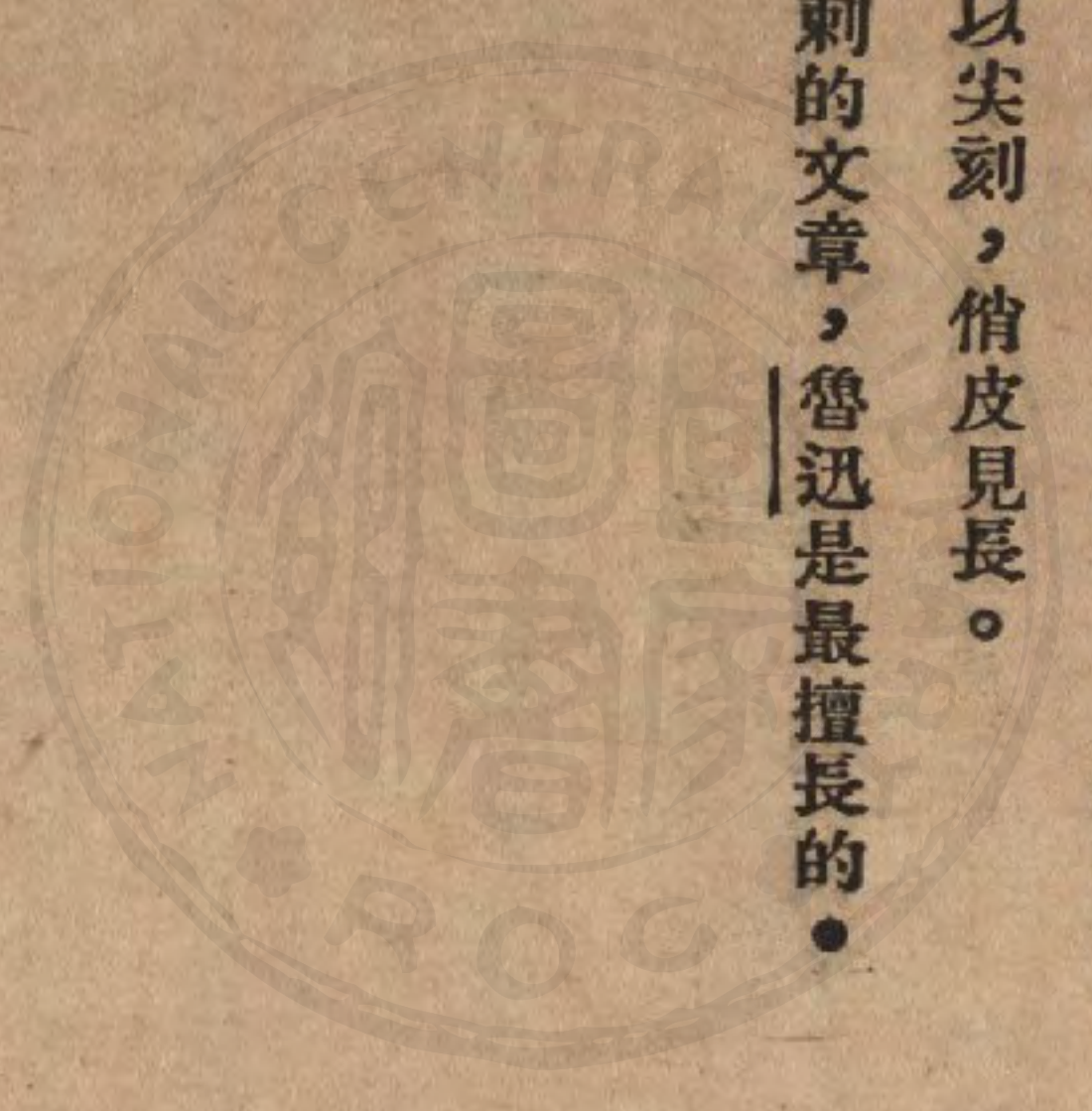
(共五篇)

這五篇，都是諷刺的文章。

這一類的文章，大都用以暴露社會黑暗面的。

諷刺的文章，以尖刻，俏皮見長。

在中國，寫諷刺的文章，魯迅是最擅長的。



第五十五篇 長舌婦

契訶夫

娜達利亞，一個年輕的婦人，早晨從亞爾城回來，吃午飯時，不住的對自己的丈夫敘述克雪姆省的風景如何美妙。快活的丈夫敘着很感動的樣子望着她的愉快的臉兒，傾聽着，間或發幾句問話……

「但是，聽說那里的生活非常貴，是嗎？」他問。

「怎麼對你說呢？按着我的觀察，生活貴是他們瞎吹的，親愛的。並不像他們說的那樣貴。比方我和郁利亞住的一間很好的方，便的房子，只是二十盧布一天。所有我的朋友都羨慕，嫉妬我們。自然，如果你要想去遊山……比方遊亞彼得里山……要雇一匹馬，請一個嚮導人——唔，自然那就很貴了。真貴極了！但是，瓦西赤喀，那裏的山風景多麼好啊！你試想想，高高的山，比教堂高一千倍……山頂盡是黑雲，盡是黑雲……山麓有很大的石頭，很大的石頭……和松樹……呵哈，我不能夠回想了！」

「說到這兒……我想起在某雜誌裏讀過一篇關於那里的嚮導的韃靼人……真討厭極了！在實際上，他們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的人們嗎？」

哪達利亞做出輕視的面孔並且搖頭。

「他們是平常的韃靼人，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說：「但是我只遠遠的看見他們，一會就不見了……他們指示給我看，但是我不注意。我時常覺得討厭，對於這些韃靼人……希臘人……回教徒！……」

「聽說，他們是狠愛亂來的男人。」

「許是吧！有些愛亂來的男人，他們！……」

哪達利亞忽然跳起來。好像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事一樣；她用驚奇的眼光望着她的丈夫半分鐘之後，每一個字拖長的說道：

「瓦西赤喀，我告訴你，他們是多麼沒有道德啊！呵哈，多麼沒有道德啊！你知道，他們不是平常的人。也不是中等社會的人，却都是貴族，這些騙人的壞東西，狠奇

怪：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到死的時候，我也不會忘記！唔，可以忘記嗎？到這樣的地步……呵哈，我簡直連講也不願意了！比方我的同伴郁利亞……這樣好的丈夫，兩個兒子……屬於體面社會的人，常時是貞節的——忽然之間，你自己可以想得到……不過這自然是祕密的事……你可以發誓，不對誰說嗎？」

「唔，那兒的話！自然，我不說……」

「你可以發誓嗎？你看！我相信你……」

婦人放下叉子，臉上表現神祕的樣子說道：

「你自己可以想得到是這樣的事情……這個郁利亞去遊山……天氣是好極了！她同她的響導在面前走，我稍微在後一點。我們走了三四里路，忽然之間，你明白吧，瓦西赤喀。郁利亞捧着自己的胸脯叫喊起來，她的韃韃人摟着她的腰，不然她會從駱駝上掉下來……我同自己的響導走到她跟前……什麼事？你幹什麼。她喊：「噯喲，我要死了，氣悶得狠啦，我不能去了！」你試想一想：我多麼恐怖！於是我說：「那麼我們回去

吧！」——「不，娜達利亞，我不能夠走回去！我如果只是走一步，就要痛死了！我的轉筋病發作了哩！」於是她請我和我的蘇列滿，看上帝的面子，轉回城裏給她買藥水去，治她的病的……」

「慢點說……我完全不明白你……」丈夫摩了一下額頭說：「先前你說：你只遠遠的看見那些韃靼人，現在你說同一個蘇列滿。」

「你又吹毛求疵了！」太太蹙着，心裏有點擾亂。「我不能忍受這種懷疑，我真不能忍受！」

「我並不懷疑，但是……爲什麼不說實話？你同韃靼人一塊騎馬出遊，唔，這有什麼……但是爲什麼要掩飾？」

「哼！……這就奇怪啦！」太太擾亂的說：「難道你嫉妬蘇列滿嗎！如果沒有嚮導，你怎麼能夠去遊山！怎麼能夠去！如果你不知道那裏的風俗，生活，如果你不明白，那你不如別開口好點。別開口！沒有嚮導，那里是一步也不能走！」

「可不是嗎！」

「請你別要這樣蠢笨的微笑！我對於你並不像郁利亞一樣……我固然不能證明她的貞節……但是我……我雖然不是神女，但『貞節』我是永不忘記的！我的蘇列滿並沒有逾禮的舉動……沒有！馬篋特苦，有時老是坐在郁利亞旁邊，可是在我那里，剛打了十點，我就說：『蘇列滿，前進吧！你走吧！』於是我的愚蠢的韃靼人就走了！他在我身旁，狠本分的……剛在他數錢或者別的動作的時候，我就說：「怎麼樣？什……麼？」什……麼？」這麼他的心靈有印象……哈——哈——哈……眼睛，你明白嗎，瓦西赤，真黑極了，好像煤炭一樣，韃靼人的臉龐這樣愚蠢，可笑……我就是這樣的約束他！就是這樣！」

「我想……」丈夫說。

「你太蠢了！瓦西赤！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但是，我向你證明，他在我旁邊，就是在遊玩的時候，也沒有一點逾禮的舉動。比方，我們去遊山，或

者去看烏長夫瀑布，我常時對他說：「蘇列滿，離開一點走！唔！」於是他永遠離開着我走，可憐的人……就是在那時候……在最感動的地方，我對他說，「但是你不要忘記，你是個韃靼人。我是八品文官的夫人哩！」哈——哈……」

太太哈哈大笑，後來表現驚恐臉色，望着丈夫說：

「但是郁利亞哩！呵哈，這個郁利亞！我明白，瓦西赤喀，因為上流社會生活的枯燥，爲什麼她不能夠開心呢？爲什麼不許她休息呢？這一切都可以……開心，遊戲，沒有誰說你……但是莊嚴的做作，像做戲一樣……不，隨便你，這個我不明白！你以爲她嫉妬我！是的！有一天馬篋特苦走來找她，她的情慾……她不在家……唔，我叫他到那裏……談話起來……他們，你知道，是亂來的人們！……忽然，郁利亞飛了進來……於是她嫉妬我和馬篋特苦……對我們假裝莊嚴的態度……我這不明白，瓦西赤喀……」

瓦西赤喀咳了幾聲嗽，蹙着眉在房裏踱起來。

「你們在那裏的生活一定很快活，這是無可言說的！」他厭惡的微笑着說。

「唔，這多麼蠢！」那達利亞受了侮辱了。「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事情！你都是卑污的思想！我以後什麼也不對你說了！不對你說了！」

太太生氣起來。於是沉默了。

編者的話：

這是一篇諷刺的作品。把『長舌婦』的品格姿態，刻骨地描畫出來。

寫實的手腕是異常高明的。雖然是諷刺，但絕對是真實。讀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好像在什麼地方自己親自看見這一幕滑稽劇一般，牠絲毫不使我們有一點幻滅感的。

第五十六篇 一幕

埃頓白格

房主人的工作室。

一位青年婦人，縮着頭，將兩隻扣着的手放在膝踝中間，坐在椅子上。丈夫在自己
的書棹後面安樂椅裏，——吸烟，立起，在屋裏走來走去，重新坐下，重新立起，走，
又重新坐下。

他們頑固地避免彼此相視。長時的悶壓的一幕，

丈夫抽開一個書棹的抽屜，從那裏面取得一個橢圓的小匣，把牠打開，拿出一柄手
鎗。

年青的婦人扭頭往側面看望，微微戰抖一下，又照樣的停着不動。

——到電話那邊去，拉芒達；——露出丈夫的聲音。

她立起身來，走近牆上電話跟前。男子將一個電話筒交給她，另一個自己拿着。

——你的戀人電話多少號？

她不作聲。

——你的戀人電話多少號？

——5712。

她叫了電話在筒子裏說道：「5712」……

沉默。

——拉芒達有話說……——丈夫向她低聲示意。

——拉芒達有話說……——她隨着他重複說道。

小小的中輟，爲回答被呼到電話跟前的先生。

——我爲着愛和戰驚成天耗神……該咒罵的生活……丈夫低聲示意說。

她重複着。

——我僅僅和你，和你在一起才得修息修息……丈夫繼續低聲示意說。

她重複着。

——丈夫今天一早忽然走了，在外面要過三天。你就到你的拉芒達這里來吧……

——丈夫重新背給她聽。

她不作聲。

男子抬眼望着她。

她不作聲。

他舉起手鎗。

她含糊不明地在電話裏說出丈夫背過了的話。

先生回答的話聽不着。

——不要來！他在家：他全都知道了！——她突然在電話裏叫起來。

丈夫舉起手鎗，預備着開放。

她挺起身子預備着死，嘴唇上現出勇敢的笑來，直瞪着他的兩眼。

他失手落下手鎗，走近書棹跟前坐下。

長時的沉默。

——那末這有什麼辦法呢，當婦人實實在在地愛別人的時候！……——丈夫沉思似地說出。——去你的吧，拉芒達！

她緩步從屋中走出，

編者的話：

這一篇「一幕」用諷刺的筆調，寫出一幕夫婦間的悲劇。

丈夫用着手鎗，對付着他的有外遇的婦人，婦人却在死的威嚇下還站在她的情人方面。

最後，丈夫是失敗了。

「那末這有什麼辦法呢，當婦人實實在在地在愛別人的時候！……去你的吧！拉芒達！」這便是失敗了的丈夫的呻吟聲。

第五十七篇 狗的駁詰

魯迅

我夢見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

一條狗在背後叫起來了。

我傲慢地回顧，叱咤說：

「吠！住口！你這勢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還接着說，「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麼？」我氣憤了，覺得這是一個極端的侮辱。

「我慚愧：我終于還不知道分別銅和銀；還不知道分別布和綢；還不知道分別官和民；還不知道分別主和奴；還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我們再談談……。」他在後面大聲挽留。

我一徑逃走；儘力地走，直到逃出夢境，躺在自己的床上。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編者的話：

本篇選自作者的「野草」。

在這兒，作者殘酷地用「狗」和「人」來對照，說明人類之「勢利」。

第五十八篇 立論

魯迅

我夢見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向老師請教立論的方法。

「難！」老師從眼鏡圈外斜射出眼光來，看着我，說。「我告訴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謝。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幾句恭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

「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你遭打……」

「我願意既不謊人，也不遭打。那麼，老師，我得怎麼說呢？」

「那麼，你得說：『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麼……。阿唷！哈哈！Hehe! he, h

ehehehe。』』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

編者的話：

本篇說明「立論」之難。

結論是用滑頭來對付「立論。」

「那麼，你得說：『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麼！……。啊唷！哈哈！

Hehehe, he hehehe。』』

懂得這樣滑頭的應付一切的人們，在這世上大概會成大功的吧。

第五十九篇 說胡鬚

魯迅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後，胡里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纔慄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麼可談呢？我於是說：「沒有什麼怎樣。」他於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今天喝茶之後，便看書，書上沾了一點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鬚又長起來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頰旁的，下巴上的各種胡鬚，大約都有特別的名號諡法的罷，然而我沒有這樣閒情別致。總之是這鬚子又長起來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湯帶水。於是尋出鏡子，剪刀，動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緣平齊，成一個隸書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記起長安，記起我的青年時代，發出連綿不斷的感慨來。長

安的事，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大約確乎是游歷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子，挂着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麼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一件長袍，而鬚子向上翹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鬚子就是日本式的鬚子。」

誠然，他們的鬚子確乎如此翹上，他們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但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而必須對了鏡子，以自己的鬚子爲法式，則其手段和思想之離奇，真可謂「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男子的鬚鬚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象中的信士像，凡有鬚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鬚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而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憚煩，孳孳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邃谷廢墟荒地裏？

我以爲拖下的鬚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却當作國

粹了。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爲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則認拖下的鬍子爲國粹亦無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黃帝的子孫？又何以說臺灣人在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

我當時就想爭辯，但我即刻又不想爭辯了。留學德國的愛國者X君，——因爲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說我的毀謗中國，是因爲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們宣傳本國的壞處麼？我先前不過單舉幾樣中國的缺點，尙且要帶累「賤內」改了國籍，何況現在是有關日本的問題？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麼宗的鬍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于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麼大相干。我於是連連點頭，說道：「噲，噲，對啦。」因爲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鬍子的左尖端畢，想，陝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去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雖對於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只會「噲，噲，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

騙了。

我再向着鏡中的自己的臉，看定右嘴角，剪下鬚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

那已經是老話，約有十六七年了罷。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麼宗似的向上翹起的鬚子，坐在小船裏，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麼會……」

「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並沒有帶着家譜，確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即使帶着家譜，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並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麼宗

的畫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

凡對於以真話爲笑話的，以笑話爲真話的，以笑話爲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于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噫，噫，……今天天氣多麼好呀？……那邊的村子叫什麼名字？……」因爲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現在我想，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區君的高見不同，其原因只在于鬍子罷，因爲我從此常常爲鬍子受苦。

國度會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只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鬍子是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

「你怎麼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鬍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兼愛國者

發過一篇崇論宏議之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麼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鬍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鬍鬚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後，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鬍鬚，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麼？雖然他後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這一場辯解大約要兩分鐘，可是總不能解國粹家之怒，因為德國也是洋鬼子，而况我的身體又矮小乎。而况國粹家很不少，意見又很統一，因此我的辯解也就很頻繁，然而總無效，一回，兩回，以至十回，十幾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罷了，况且修飾鬍鬚用的膠油在中國也難得，我便從此聽其自然了。

聽其自然之後，鬚子的兩端就顯出毗心現象來，于是也就和地面成爲九十度的直角。國粹家果然也不再說話，或者中國已經得救了罷。

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這也是應該的。我于是又分疏，一回，兩回，以至許多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

大約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罷，我獨坐在會館裏，竊悲我的鬚鬚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於是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

「呵，你的鬚子這樣了？」當初也曾有人這樣問。

「唔唔，我的鬚子這樣了。」

他可是沒有話。我不知道是否因爲尋不着兩個尖端，所以失了立論的根據，還是我的鬚子「這樣」之後，就不負中國存亡的責任了。總之我從此太平無事的一直到現在，所麻煩者，必須時常剪剪而已。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編者的話：

從胡鬚說到國民性。

以胡鬚的翹起爲非國粹，來刻劃保守者的心理。全篇談諧中有諷刺。文筆則老到毒辣，是作者特色。

這三篇都是論小品作法及其意義的文章，是可以供給讀者參考的。

這三篇中，馮三昧的一篇專論小品的特質，夏，劉合著的一篇很具體地指出小品的作法，戴叔清的一篇則專論前人所作小品，並舉出許多例子來。我們把這三篇小論文一綜合起來看，對於小品的各方面，都可以清楚了。

第六十篇 小品文（節錄）

夏巧尊
劉薰宇

第一節 小品文底意義

從外形底長短上說，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內的短文稱爲小品文。長文和小品文只是由外形而定。因此小品文底內容性質，全然自由，可以敘事，可以議論，可以抒情，可以寫景，毫不受何等的限制。

小品文，我國古來早已有了。如東坡小品，就很有名；普通的所謂「隨筆」也可看做小品底一種。近來在各國，小品文更盛行；並且體裁和我國向來的所謂小品文，大不相同。現在的所謂小品文，實即 sketch 底譯語。大概都是以片段的文字，表現感想或實生活底一部分的。

第二節 小品文在文章練習上的價值

小品文自身原有獨立的價值，且不詳論。練習小品文，對於作長文也很有幫助；就

是可以增長關於作文所需要的各種能力；所以對於文章練習上，利益很多。茲述一二於下：

(一)可爲作長文的準備 畫家學畫，須先從小部分起；非能完全描一木一石的，決不能畫全幅的風景；非能完全寫一手一足，決不能畫整個的人物。文章也是這樣，不能作部分的文字的，即使作了長篇的文字，也決不會有可觀的價值。所以與其亂作無謂的長文，不如多作正確的小品文。換句話說，就是學文須從小品文入手。

(二)能多作 文有三多：多讀，多作，多商量；這是學文者無可反對的條件。但長篇文字要多作，實不容易，小品文內容既自由，材料又隨處可得，並且因字數很少，推敲，布局都比較容易，很便於多作。能多作，作文的能力就自然進步了。

(三)能養成觀察力 小品文形既短小，當然不能容納大的材料。因此，要作小品文，無論寫情寫景，非注意到眼前事物底小部分，將牠底特色生命來捕捉不可。這麼一來，結果就可使觀察力細密而且銳敏。細密而且銳敏的觀察力，實在是文人最要條件之

一。

(四)能使文字簡潔 要作小品文，因牠底字數有限，斷用不着悠緩的筆法，非有扼要的手腕不可。所以學習小品文，可以使文字簡潔。初學作文，最普通的毛病是冗漫，寬泛，因為初學者對於材料還沒有選擇取捨的能力，不容易得着要領的緣故。若作小品文，這毛病立即現出，漸漸自然會簡潔起來，而對於材料也能精於選擇取捨。這種工作，原是作文底第一步，也就是作文方法底一切。如果真能通達，已可算得有作文的能力的了。

(五)能養成作文的興味 初學作文的人，往往因為作得不好，打斷興味，而自覺失望，這是常見的事。長篇文字所需的材料既多，安排也不容易，初學的人，當然沒有作得好的可能，屢作都不好，興味就因而萎縮了。小品文以日常生活為材料，並且是斷片地收取，因而容易捕捉。材料既不複雜，安排也容易，即使作了不好，改作也不費事。為了這樣，學作小品文，既容易像文字，而很好的成績偶然也可得着；作者底興味

當然可以逐漸濃厚。

學作小品文的好處如要細述，還不止此，但這已很足證明有學牠的必要了。讀者要學作文章嗎？先努力作小品文罷！

第三節 小品文練習的機會

小品文本隨時可作，隨地可作，不必再待別別機會。這裏姑舉一二便於作小品文的機會於下：

(一) 日記 日記因人底境遇，職業不同，種類當然很多，但大體可別爲二種：一是只記述行事的，一是記述內面生活的，在普通人底日記中，兩種時時相合。前者重事實方面，後者重心情方面。兩者雖任人自由，沒有限制，但爲練習文章計，應當注意這兩方面的調和；一味抒述內心生活，雖嫌虛空，然賬簿式的事實的排列，也實在沒有趣味。因此，最好的日記，是於記述事實之中，可以表現心情的作法。

一個人每日的生活，必有幾事可記的。一日的日記，如果分析起來，實有幾個獨立

的小品文可成。但通常日記，却不必使每一事實都成小品文，只要使一日的日記全體爲一小品文，或於其中含一小品文就夠了。

日記底價值，可說的很多，練習文章，也是價值之一。因爲日記是實生活底記錄，日記底文字，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陳套；要作好日記，非體會吟味實生活不可。所以從日記去學小品文，是很適當的。

(二)書札 書札與普通文字，徑路不同，儘有能作普通文字而不能作書札的。書札有實用與非實用的二種。實用的書札，普通都是隨筆寫成，不加功夫；至於非實用的，則非有練習功夫的人，是不能作的。日常的書札中，往往含有這實用的與非實用的兩方面。例如：作書托友人介紹醫生，而附述自己病床底景況，前者是實用的，後者是非實用的。又如：作書約友人來遊，而敘述所在地底物，前者是實用的，後者是非實用的。

講到趣味，作書札比作日記更多。因爲日記是獨語，而書札卻是對話了。知友把他

底生活情況來報知我們的書札，我們都非常樂讀；我們能於書札中表現我們底生活，使朋友曉得，他們將怎樣地歡喜呢！

書札中能彙述生活情趣，就能不呆滯而饒興味。舉一例說，即如署名下的月日就可有各種記法。『某月某日，』『某月某日燈下，』『某月某日遊山歸來，』『某月某夜蟋蟀聲中，』這些記法，後面的比前面的，趣味就有多少的分別。

這裏所應注意的，就是要真實無飾，若專襲套語，徒事修飾，是毫無用處的。只要能表現實生活，就可以使讀者引起情趣；若徒把古人或今人底美辭麗句來套襲，就要成呆板討厭的文字了。舊式書簡中，很多這種毛病，不可不知。

第四節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着眼細處

小品文是記述實生活底一部分的東西，以描寫部分爲目的。要寫全體的事象，當然不是小品文所能勝任的。所以作小品文，必須注目於事物底細處，就極微細極瑣碎的部
分發見材料。習作小品文所以能使人底觀察精細銳敏，原因就在這一點。

欲在一小文中，遍寫一切，結果必致失敗。初學者作『春日遊某山記，』往往將上午某時出門，途遇某友，由何處上山，在何處休息，何處午餐，遊某寺某洞，某時下山，怎樣回家等，一一列舉於短小的文字中，結果便成了一篇板笨的行事賬簿，當然沒有甚麼趣味可得的。

不但描寫景物是這樣，即在抒情文，感想文，議論文中，也是如此。小品文底材料，與其取其系統的整個的，不如取偶發的，斷片的。

就事件底全體來做小品文底材料，結果只能得到點輪廓，不能得其內容。用譬喻來說，輪廓的文字，好像地圖，是不能作為藝術品的。我們要作繪畫樣的文字，不需要地圖式的文字。因為從繪畫上才有情趣可得，地圖上是不能得到的。

從許多斷片的部分的材料中，選出最可寄託情感的一點，拿來描寫，這是作小品文底祕訣。好像打仗，要用少數的兵去抵禦大敵的時候，應該集中兵力，直衝要害，若用包圍式的攻戰法，就要失敗的。

第五節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印象的

精細的部分的描寫，勝於粗略的全體的敘述和說明；這是從前節已可知道的。那末，甚麼叫做描寫呢？

描寫是照了事象把牠來從筆端現出的意思，和繪畫所用的意義相同。說明固不是描寫，敘述也不是描寫。舊式文章中，說明和敘述底分子很多，近來的文章，除了批評文感想文等以外，差不多都以描寫底態度出之了。

但從另一方面看，所謂描寫的，就是『印象的』底意思。我們與事物相對時，心中必有一種反應或感覺，這普通稱為印象。描寫是照了所觀察的事象如實寫出，就是要把印象寫出。所以如果是描寫的文字，必會成印象的文字。上面所舉的描寫諸例，都是印象的，都能將自己對於事物所得的印象，傳給讀者。

將自己所得的印象，不加解釋說明，直現出來，使讀者也得着同樣的印象，這叫做印象的。

第六節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暗示的

前節的所謂部分的描寫，並非一定主張絕對地描寫一部分，目的是要從部分使人髮髯全體。既然能印象的描寫，把部分的印象傳給別人，全體底影子，必然在其中含着，所以必能將全體底光景，暗示讀者。說明的文字易陷於輪廓的，範圍常有一定，文字就往往無餘情可得；描寫的文字，部分雖小，範圍却無限制，可以暗示種種複雜的情景於讀者。所以數千字的說明，敘述的文字，有時效力反不及百字內外的描寫的文字。小品文底價值，大半在此。如果部分的描寫，只能收得部分的效果，那就不是好文字。在這個意義上，小品文遠比別的長文來得難作。據說，法國彫刻家洛丹，彫刻一胸像的時候，先作一全像，完成了再截去手足，而只留下胸部以上的部分。作小品文也非用這樣的態度不可。

不要說明的和敘述的，要描寫的，要印象的，暗示的；其實這許多話底根本完全相同。說明和敘述必無餘情，能描寫，自然會成印象的，同時也自然是暗示的了。

用了部分去暗示全體，才會有餘情，在這裏，可以覺悟小品文並不是容易作的；所謂部分，要有全體作背景才可以。並且，部分與背景中間，最好要有有機的不可分的關係存在。譬如水上浮着的菱，雖只現一小部分的花葉，但水中却有很繁複的部分潛藏着；而水中潛藏着的繁複的部分，和水上所現出的簡單的部分，還有着不可分的有機的關係。

暗示是小品文底生命，但所謂暗示，却可分兩部分來看：一是筆法底暗示，一是材料底暗示。前者比較容易，後者實在很難，如能用暗示的筆法去描寫暗示的材料，那就是最理想的了。

第七節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中心

前面曾說：小品文好像以寡兵抗大敵，非集中兵力，直衝要害不可。又說：如果取整個的，多數的材料，不如細密寫少數的部分的材料。這裏所謂中心，也就是這種態度底別一方面。

所謂中心，就是統一的意思。小品文字數不多，如果再散漫無統一，必致減少效用，沒有可以逼人的能力。

沒有中心，文字就要散漫無統一，散漫無一的文字，斷不能動人。但所謂中心，不是一定限於事項的統一，事項雖不前後聯絡，只要情調心情上能統一時，仍不失為有中心的文字。

第八節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機智

小品文如奇兵，平板的筆法，斷難制勝，非有機智不可。我們觀察事物，有正面觀察和側面觀察二種。正面觀察每多平板，常不及側面觀察的來得容易動人。因為正面的部分，是大家都知道的，側面的部分，往往為人所不顧及的。能將人所忽略的部分，從事觀察，文字就容易奇警，而表現也容易成功。

側面觀察，就是於事物底普通光景以外，再去找出常人心中所無而實際却有的光景來；這雖有賴於觀察力底周到，但基本却在機智底活動。凡是事物，無論如何細小，要

想用文字把牠表現淨盡，究是不可能的事。用文字表現，要能使人讀了如目見身歷，收得印象，全在一二關於某事物的特色。只要是特色，雖很小很微，也足暗示某事物底全體。

以上是機智底一方面的說明。機智還可從別一方面說：就是文字有精彩的部分，和平常的部分可區別。文字壞的，或者是句句都壞；文字好的，卻不是句句都好。一篇文中，有幾句甚或只有一句好的，有幾句平常的。在好的文字中，這好的幾句底位置，常配得很適當。

在平常的文字中，加入幾句，使成好文字。這種能力，是作文者大概必須有的。特別地在作小品文時，這能力格外重要。在小品文中，要有用一句使全體振起的能力才好。

第六十一篇 小品文與現代生活

馮三昧

從幾十萬言的敘事詩而到三行四行的抒情詩，從五幕二十景的複幕劇而到一幕一景的獨幕劇，從百數十回的長篇小說而到一讀即完的短篇小說：這是現代文藝的新趨勢，也就是現代文藝的特徵之一。這趨勢的由來：第一，是文學自身的進步，斯賓塞說，爲文之道，千言萬語只是經濟一件事，故文藝愈進步，表現方法也愈經濟；第二，是小報雜誌突然增多，對於一讀即完的要求格外熱切；第三，是生存競爭的激烈，使現代人的生活都成惡戰苦鬪的生活，沒有裕餘的時間可以賞作長大的作物。百數十回的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現在已少一氣讀完的人。民衆劇的精忠傳和義妖傳，也都變成片截的風波亭和水沒金山等等了。至如新近的影戲的風行，更足證明一般人對於時間的奢侈的節儉。在我們這素負好閒盛名的民族，尙且如此酷嗜小品，其他真在生活競存的大海中的不必說了。

但將小品流行的原因，盡歸上述三者，而把現代人的內生活的變遷完全撇去，也是門雞眼的看法。現代人的『生活難』與工商業發達，使鄉下的稍受教育而有活動力的人們，都從鋤頭堆中跳入都會裏來。倫敦的 Cheapside 和巴黎的 Champs Elysees 不必說，便是被稱爲世界的小都會的上海，只要走上天韻樓去一看，也夠教人感到熙攘往來之足驚人了。惠爾哈廉喻都會爲『有吸盤的章魚，』大概就是爲此。

都會的物質生活與繁劇生活，使人的身心方面都呈劇烈的變化。試就上海說罷，夏有電扇汽水，冬有火爐『水汀，』不但沒有寒暑，而且缺少氣節，某君的
都道秋到了。

畢竟秋在那答？

若不是——

黃了菊花，

香了桂花，

教人們，教人們呵，

怎也認得？

便是寫上海的無秋的。他如白熱的電光，迅捷的汽車，以及網一般的妓院與菜館，無一不足使人失少自然的抵抗力而成病的狀態。惠爾士在他世界解放中所預言的『攜帶藥丸時代』(Pills Carrying Age)，怕就是這時代了。

現代人的惡戰苦鬥的生活，造成了疲勞與苦悶，因此想從各種方面求取刺激與麻醉，新近的烟酒消費額的激增便是明證。餘如愛抹強烈的香料，喜用發光的飾物，都足證明刺激要求的熱切。

然在文字方面，真要取得強烈的刺激與興奮，悠長的作品是不行的。美國詩人愛倫坡在他所著詩之原理中說：

詩的價值在能興奮讀者的精神，但是精神的興奮，是心理的必然的結果，是一時的沒有永久持續的性質，所以長篇的敘事詩，畢竟不及短小的抒情詩。

又其論短篇小說云，

長篇小說失之過長，非一次所能讀完，時讀時止，而全篇的完整之力因亦減損。蓋停閱之際，世事紛繁，讀者所得印象，自必受外界之影響而改變。嚴言之，停閱一次，真正的合一已失。但在短篇小說則不然，閱者讀時，精神思想全操縱於作者，內外影響俱不能乘，厭倦欲棄之事自可免了。

這雖是愛氏對於詩和短篇小說的解釋，其實可作一切小品解的。沙塞亦云，「文字猶如日光，愈是凝聚，愈易燃燒。」這便是說，要使文字有力，必須緊湊。試將等量的沙糖融入一杯的水中，和融入一缸的水中，其甜味必將大有不同。一握的鬆散的槍子，不及獨粒的鉛彈更爲有力。普通動物如蜘蛛的捕蠅，螳螂的捉蟬，多叫的總是失敗的蠅和蟬，勝利者卻往往是不聲不響的。故在某一意義上看，洋洋數萬言的大作，有時反不及一二百字的小品文。小品二字，聽去似乎非常輕鬆，其實不然。用數百字或一二千字切取人生的一角，和打靶子的一發就要中的一樣，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長篇作物爲要誘掖讀者的興趣，往往故意造成『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折，因此文字反易陷於暗淡而無生氣。塞加賈Leschard開首七八十頁枯澀無味的文字，在小品文中就無從發生。且從製作上看，凡一作品，必有其產生的情景與靈感（Inspiration），長篇巨製，非有經久的情景與持續的靈感，便非先定雛形再事擴大不可，但作品經此兩大階段，便易失卻真趣。小品文本身就是雛形，可在靈感發作或有這情景時一氣呵成。有此種種原因，現代的文藝作品都從長大而向短小的新徑進行，而所謂二十世紀，也便成了小品文的世紀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

第六十二篇 小品作法

戴叔清

東坡說子美黃四娘『詩清狂野逸，』這個批評，大可以反轉來批評東坡自己的小品，他的小品無往而不具着這一種精神。我深深的感到，如其讀古人的長文，不如讀古人的小品；在小品中我們可以找出古人的性格，在長論裏我們能找着什麼呢？即以東坡而論，十篇范增論留侯論也抵不上一篇小品能代表他自己。許多古人，在論文裏並不說自己的話，祇有在詩歌，小品，以及一部分抒情文裏，能衝決紙糊的假冠，將真面目於真性情中流露給人。所以，我們每讀過一個古人的大文與小品，往往覺得有非一人手筆的感想。即以東坡所推崇的歐陽文忠公說，我們讀過他的文集，我們覺得他是說不盡的莊嚴，找不出一點浪漫的痕跡；他的詩詞呢，却活畫出一個風流瀟洒的文士了。

有人說，小品是文章中小道之又小者，這話是錯誤的，其實，我們後世的人，想認識前賢的真面目，反而要從他的小品裏去會意。所以鶴見祐輔說，『人的真實的姿態，

是顯現於日常不經意的片言隻字之中的。」這裏，我們說東坡，我們且舉他的小品來說。他的小品，我們大致可以找出三種，第一種是毛子晉輯的東坡題跋，第二種是東坡短牘，第三種便是東坡志林了。在這三種小品裏我們可以看出他的一生細細的研摩，簡直是他的一部自序傳。我們且舉例於下：

(一)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我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耳。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詬病也。——與李公擇

我們就以這一例看，就可看出東坡的性格是怎樣的在紙上活躍，他的全人格，在這篇短短的書牘裏是表現得如何明顯。至於他的狂傲梗直，以及表現始終保留着的赤子之

心，我們從他的小品裏，也能以知道是至死不二的；這就很可以使我們認識他所以流離擯逐懷才不遇的重要原因了。有一兩則有趣的例子，可爲證明：

(二)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以爲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生平願効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跋退之送李愿序

(三) 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百凡粗遣，春夏間多瘡患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生平所得毀譽，始皆此類也。——答范蜀公

(四)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雖吾亦不能知也。——自評文

他的狂傲，自負，以及在當時所受的毀謗，在這幾條例裏，已是很透闢的說明了。

他的個性的值得後人尊重，於此可見。在他的長文裏，我們能找到這樣有趣的活鮮鮮具着生命的文章麼？他不僅正直，狂傲，自負，他的爲人亦很慷慨，雖窮而又好濟貧。他的濟貧的方法是很有趣的：

(五)宗人鎔貧，甚苦，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以五百千購王希甫帖，吾書不下希甫，而其人則吾之所恥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之。然事在五百年外，賈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生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書贈宗人鎔

(六)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答賈耘老

(七)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爲此固吾所喜；但舍外無薪米者，

亦爲之耿耿不寐，悲夫——書雪

他常以他的技能，去接濟貧寒者，力有不及的時候，是時增悵惘。在以上的幾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東坡的爲人的各方面，和他的個性的輪廓了。古人祇有在這些地方能流露出真性情來的。

小品的好處不僅如此，能赤裸裸的表現人生；小品文的表現的技術，也是值得讀者深味，欣賞的。小品文學和日記文學的方法，並沒有什麼異樣，都是用老鍊簡明的語句，在短短的體材裏，具體的表現出作者的思想，行動，及人間的事實，及自然的偉大與景物，使讀者獲得整個的印象，放在腦海裏發酵起來，換句話說，就是使讀者讀完了時，還覺着有有餘不盡的意思存乎其間。這種技能，有兩方面好說，以上的是說描寫，我們可以補兩句說明取材。小品文字的取材，是和短篇小說一樣的，是和攝影一樣的，截取一切現象中的最精采的一片段，將牠收到腦裏，再用技術複現出來。放翁詩說，『詩材滿地無人取，』小品材料也是這樣，遍地都是，祇看你會取不會取，取得恰當不恰

當。這恰當一個問題，是沒有法子解說的，是全恃作者的天才與經驗，正等於攝影者之於配光一樣。這一類的東西，東坡表現得很不差，我們先看幾則關於寫景的例：

(八)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竈頭，取雪堂規模。東蔭修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

書贈古氏

(九)靈泉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屋，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獲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遊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與蔡景繁

(一〇)臨泉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上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

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設耳。——書臨泉風月

這三例是表現三方面，書贈古氏完全是寫景，與蔡景繁却是寫景兼記事，兼寫情，書臨泉風月則側重感想。分量都很短，而又都是一篇全整的文章。若是將它鋪張開來，便是一篇很長的文章。這可以說是文章的縮寫，也就是中國畫中之所謂大筆畫，西畫中之 Sketch。這繪畫與小品文寫作的理論，是完全可以溝通的。這是說的寫景文。記事文，這裏且舉幾條關於繪畫的例：

(一一)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視耳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狀狀，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題鳳翔東院右丞畫壁

(一二) 有吳道子絹上繪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跡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爲作記，並求的便附去。——答寶月大師

(一三)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遠甚，

正可比羊欣耳。——跋庾征西帖

(一四)黃荃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書黃荃畫雀

(一五)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室以百數，有戴嵩畫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鬥牛也！牛鬥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鬥，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書戴嵩畫牛

這些簡潔的記事，意味都很深長，簡明，生動，有力，這都是從每一例裏可以證明的。我們覺着寫小品，正等於寫詩，寫漫畫一樣，在興趣極濃厚時，輕輕的點上幾筆；興到神會，自然能表現出深刻的意味來。不過這一種文並不容易作，有分量上的限制，有剪裁上的限制，語句在無形中亦有字數的限制；又要捉着扼要，又要寫得恰如其分。

如東坡所說，『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不然，作品就要成爲笨伯。作小品文，應該先多讀小品文，仔細體驗其他作家是怎樣的取材，怎樣的表現。小品文還有這種特色，就是能表現閑適的情趣，閒情逸致，往往在一兩行裏整個的烘托出來，使人嚮往。這一類的材料比其他的題材尤難攝取。下面引東坡的例；

（一六）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餤已入末限，聞此當伺駕耶。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與巢元修

（一七）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存：『簾卷窗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與黃師是

（一八）或謂予，草木之長，常在明昧間。早起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竹筍

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於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若推之者；或綴於莖心，或綴於葉端，稻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故書以寄之。——書寄子由

（一九）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唯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

這幾例，真可以說是小品文字中的神品，寫得多麼清逸。這裏面所表現的真是所謂藝術的生活，生活的藝術化。不是了解生活的真意義的，誰能捉着這樣強烈的生活的藝術的美的紀載？着眼於細小處，是真會咀嚼生活的，我們應該在這些地方注意。我們可以說，無論那種生活，都有他的本身的美，能領略的，對生活便能感到興趣，不能領略的，祇覺着苦，我們看東坡的這幾例，我們可以悟到，應該從生活裏捉到他的美，他的趣味。我們要寫這樣的小品文，我們祇有一個方法，沒有第二個，那就是細細的咀嚼你

的生活。小品文也可表現傷感，這是當然的，還有一例，附在這裏：

(二〇)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乎？若得稍聚，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與陳輔之

關於東坡的小品文的漫話完了。中國像這樣的小品，我們很可以找出許多來欣賞，如當時的黃山谷，如清代的朱竹垞，都是善於寫題跋的，舉一反三，也不必盡舉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再版

每冊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模範小品文讀本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者 林蔭南

印刷者 光華書局

發行者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光華書局

地址：四馬路中市

電話：九五二五八

